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58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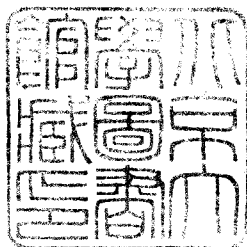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58 册



第五十八冊目錄

劉子年譜卷四十下	一
劉忠介公年譜	一四五
天備子年譜	四八三
黃忠端公年譜	四九一
周吏部年譜	六〇七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門人董 瑒編次

附錄二 年譜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
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年病瘵卒復撫其遺孤
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
吾母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
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
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
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產若干畝家中麤糲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閩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

以世之讀是書者訛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
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
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
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
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旣是一事決不是
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
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
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
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
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閔晚年

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罷

他日先生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

也固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

○是時諸生

互辨儒釋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修不當黨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

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蔣葬域爲平田欲得吉壤改築時壻
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葬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
決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斂成禮先
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旣寔疏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
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
洵偕毓著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著執弟
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
贄者必日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
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既續置祠產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會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閒嘗旁參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凡九容九思應事接物未免多疎略處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已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卽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

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厯雜卽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
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
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已有
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
言爲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說者
衍之閒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
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爲尙書儀
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
傳之說爲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尙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

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

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

一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

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

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

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簡餘樂記附鐘

呂考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傅餘簡還賈誼

勸學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

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正六本顏回子路初見

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

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

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

雜取說苑韓詩外傳

孔叢子等書

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

用兵少閒

即大戴記餘篇

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

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

子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

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

大

學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

學記下

即原學記

四書曰曾子

十篇

論語孟子子思子

中

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

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

月薛子

吳子

康齋胡子王子 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為經禮記

書大抵如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為書不必

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暗不得

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

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

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始

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爲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傅學記下卽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卽戴記古本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物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玄拱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己巳夏著約義一編謂旣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月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節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

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略晚年以所
疏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筭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
而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
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
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
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
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
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
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
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
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
功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

無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諡曰文覺操文以祭略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遞啓宗門先生益排玄鑰直令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辨難惟虛已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為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

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聖

統 蘇有明上邇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

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

子張子程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

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制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臯

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玄氏而終以吾道干城

逆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

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 ○時有答文司理德翼沈中

明退唐子而進羅子

桂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築下蔣先塋衣冠之藏耐葬章夫人

先是下蔣啓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

營舊宮葬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

中先生為夫人志墓且附以自況稱劉子合葬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糜而紳士各出私困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議卽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餼戶上中下三等上行粥賑法中下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春季夏季粥賑亦在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

能舉者年有郵不論豐歉為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為任任滿交代書其事宜為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

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

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

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次問官

首孔子問官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代六次入官

官考曰官制士田典禮兵制法平準次入官

官次春秋諸臣論次職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

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

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

之以王道

起少宰任尙攜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十一一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

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

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為慨嘆久之

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

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

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徐俟定論

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

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辰李公邦華倪公

列二
卷一百一十
下
九

元璠黃公道周吳公麟徵邢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
 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
 公以稱引鄭鄞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
 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
 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
 疏及之旋為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癰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

初九日

發自家

先生患癰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

堅城蹶然起日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

死一日為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洵從行宵渡錢塘

及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七月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
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
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
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三曰崇聖學
以需治化上覽疏謂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疏載
集中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
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文載
全集治念說者言念與思
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

于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申救黃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尙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

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嘗惺而嘗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

必於斯為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二十三日北進候旨八月丁未初十日次臨胸前疏報聞

不允癸丑十六日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躡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傳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

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

初三日

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

十二日

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

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請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為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二十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一

曰貞法守一曰崇國體一曰清伏奸一曰懲官邪一

曰飭吏治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掌即嚴勅諸

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贓的指實叅

來其餘諸款俱不行疏載集中

甲子二十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減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

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敘之典特糾御史喻上
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
又薦舊給事袁愷戍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快然不
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
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

十一日

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日打喧鬧禁賭博捕盜
賊叅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陵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
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
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
題叅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

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長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

十二

拜疏條奏備邊大略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應詔陳言略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虛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

誤國姦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違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虛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

十四日

趨召對

先生既拜疏屢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先生典選必闕已華貫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閒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

薦候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略可用并請
上親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
選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況樞輔乎遂上疏明職
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
怒是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
出太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
臣何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
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
命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
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
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
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

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
邪條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
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
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
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
再考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
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二十日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
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覲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
者謁先生贄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

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姦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

二十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著實舉行先生隳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

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二語意不懌奉旨憲

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疏載全集

閏十一月己未

二十九日

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

規卸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垚見之曰此必奸人

入蜚語謀翻局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

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

是先

六月枚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宵小忌之思有以中

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

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

推一二人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上大怒下吏

議垚罪會上又開弘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

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頷之
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顧絳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
獄并收塚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
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
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
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塚
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
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
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尙何顏立交
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
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

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
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
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
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
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
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埃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
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
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
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
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釋曰火器乃中
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其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

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闡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师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旣忽邊防聽兵闖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謀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

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
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
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
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
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
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
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
國人爲用舍慨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
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
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
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
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

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
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
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
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
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
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
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
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曰先才而後守先生奏
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緣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
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
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
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

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
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因勅先生起時太宰以
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款語申救採開元上巳拒
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
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
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
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
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
宥鑒於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前蒙皇上使過之
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
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旨豈二
臣可得與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
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
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
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
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
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
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
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
宗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硜直與開元竝無
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
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
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

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
旨劉宗周復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
改今乃藐抗狗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
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
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採開元以獲罪不
得上六卿臺省詞林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
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
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兩元刑
大司寇徐石麟奪官并司官降級爲民者數人○晚
近憲度陵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
六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
然以天下爲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
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

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為憾副院為張瑋僉院即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

初七日

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

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

馳一蹇見者歛歔竦嘆

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

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寶錄也

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

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採開元及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

故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恇懼

先生草疏欲糾既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

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迥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語必竟日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中人舊遊馮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

先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為心之主宰即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為發心為存亦非截然以意為存心為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筌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為意進而納贖於先生北面稱弟子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既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

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為聖似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即天即地人心具有大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蓋矣誠擴前聖所未發

也

二月丁丑十三日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為上詰責先生不自安
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為歸歛金以贐先
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往往形之
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
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彖辭次爻
辭孔子傳十篇首彖傳上次象傳下次象傳上小象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
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

在今古之間每卦首象辭次爻辭次象傳大小象一

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

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

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

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

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

夏四月己巳初六日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日至

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總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

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

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為祝淵淵既得

罪滯京邸欲上書指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
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洵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
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
發林臯興進修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
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啓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
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二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
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
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嫠五卹喪六助婚若
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醮婦同蓋於存

邱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水而外通錢塘江江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築壩以障之自麻溪築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春夏雨集外江潮汐與山洪會天鄉之民盡爲魚鼈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圯江復歲決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天鄉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沮而罷是時先生憫天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煌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困當事允之舊制閘

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
築其上半如壩開口僅高丈許舊制開一重今於門
內加板一重內外局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鄉少水
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
孝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
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
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
下

著證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證學雜解二十

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又著良知說一篇文俱

集中○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為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言良知以孟子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玄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

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

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

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

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

奚適乎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

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與情對

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

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分性為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

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

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

心之所以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其處

曰誠意為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

則子

卷四十年譜下

三

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
失之玄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
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命
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
至矣乎

崇禎十七年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

初四日

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

庸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

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

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錫鐸

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

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

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
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
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
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啓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
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纒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
京師坐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
破可旦夕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
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
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
廷臣諱之竟不行

五月己丑

初二日

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

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徬徨者彌月初二日門人蒼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繯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諸生秦弘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變先生跣而號迎謂曰當日既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衛廳事一時蠶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鄘來會先生具

告所欲爲云云。鄜戰慄，不敢出一語。目視移時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尚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醜，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洵洵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

鳴俊默不應既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嘻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緇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與師意以大義無逃而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托言封守爲重先生太息曰

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
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趨趨
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
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
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
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沖章公正宸熊公
汝霖爲書郵致總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
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豎靡不接引措畫旬
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味日
啜糜粥數盃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饜無所出
方在計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

壯其氣為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

至先生乃弛其任

初大典坐墨先帝勒饗三十萬向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

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豕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

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強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

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

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

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

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

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遭此

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

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

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豕宰兩次

戊申

二十一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

初八日

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

及請誅內外不職諸臣奉溫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

略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

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

江左非徧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

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

有嚮應而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銳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專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日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廷旣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

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祕爲賊行閒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略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迨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尙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清國釁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

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王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閒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溫旨褒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與慎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

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新君北伐無
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鎮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
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
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
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

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
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
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尙懸故再疏請罪按淵即
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冠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
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
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後海寧失守結帨自
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

二十

次丹陽侯旨

即前三疏之旨

秋七月己丑初四日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愬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
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又進求
之設誠之地且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
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
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
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
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間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

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
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
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
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
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
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蔭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
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許太
宰張愼言引舊輔吳甡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
勳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愼言及司空程註少宰
呂大器而加銜勳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鍼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盧

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弘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鉞
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尙未寢先生不勝
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略曰天道有陰陽而
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
泰之象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
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
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
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羣
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
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

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復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汛地而置若棋奕洵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闕之臣能樹功於方

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亟勅士英仍出督
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
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
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若夫京營提督亦
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一美政
宗社幸甚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
相未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
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汧日時下
邪正尙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
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後溫旨
出高必圖
姜日廣所票二公皆正人且○時四鎮暨士英見先
晚室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
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入覲抵

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統攝鳴俊不得陞見高劉二鎮又遣人刺先生見先生主僕

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衍枵然相與慨惜告謝

而去伯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鳳壽黃得功封

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日十七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尙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

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日簪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

有當新君嗣服之初取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
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
生結黨蝨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
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興善
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
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并
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卽
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
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
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
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

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
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
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
丹沈碧化獨臣尙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
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
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
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許以私疏先
生置不校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

初六日

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旣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
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

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
 今若袒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
 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
 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
 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隨請面恩
 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
 荷溫綸最後有面諮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
 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構死黨三千潛
 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
 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
 王愈畏忌不果召

所云構死黨三千
即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略曰漢臣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共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奉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險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楨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鏐金毓峒魏瑄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巡鹽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尚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

按楊爾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
徐一掄請王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
量從未減或竟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雨淮
巡鹽楊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
一敬巡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略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
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下令所司畫赭衣以當辟永廢歸
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
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
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莫重於察吏而與其徒言察吏無寧言風吏仍倣周官六計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廉善責招撫也二曰廉能責開墾也三曰廉辨責均役也四曰廉法簡獄訟也五曰廉正責教化也六曰廉敬責備禦也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款以請告未及頒行

乙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並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既謂王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

三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
疑廷臣之有黨始借一人以示罰夫厥衛設而宦官
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姦矣言路阻而
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
蜚語含沙下陵上賤妨貴遠閒親淫破義法紀蕩然
長此不已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姦而其
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責
九月戊子初三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奉令旨詰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鍼詔拜兵部右
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卽草疏糾之略曰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

之辨而才諳爲次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
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夫一大鍼耳樞輔
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
勲臣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
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總之大鍼進退關
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
旨阮大鍼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
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鍼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
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初十日再疏請告賜馳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
辭
王子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

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卻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
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
高弘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
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
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
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位而憂時疊疊復拜疏陳悃一日脩聖
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
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
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王不省

辛丑十六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初三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切齒權姦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齒不茹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

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卽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溯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

林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
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
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遵名參疑
蓋積衆疑而參之略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
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緝
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
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
以明格物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
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

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

石經為偽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

何病況其足為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先生

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參疑本視高本更為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之以俟論定

夏四月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

時有答夷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即知止之知格物

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

雜記雜記尚未畢草先生臨絕命洵補之敬受命成書

列子全書 卷四 年譜下

四

六月丙寅

十五日

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
罪狀指黜遂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鍼等事士英
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清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踉蹌出奔或
傳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改國於杭而良玉檄
辭及巳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
城趣撫按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驄士英私
人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洵偵動定洵西渡則士英擁
太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
有一人及乘輿者洵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

之罪不必言焉有身爲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
某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
行士英至杭奉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
佳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尚欲袖手坐視乎
遺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時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
能以死對使者抑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
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
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
功方對語得功裨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顛死雄遂
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
潞王監國而仍祕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

守道于穎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又寓書章格菴
正宸及餘姚熊雨殷汝霖趣入城共治守具諸書俱
失錄
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穎遷
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
遁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
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
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
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
決固圍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
有次第而闐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曠毋徒以
去爲汲汲也穎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

英又縛內侍屈尙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愆患之
謂宜立發第二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弊
尙忠於杖下且曰吾越有險可恃一成一旅斷有濟
於天下事所恃執事一人執事存越則存天下矣穎
不能用始終無所措置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
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
戰慄旦晚且行遜先生忠憤填胸莫可告語六月十
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十五日午
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
遂不食僵臥榻間洎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燧
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臥內憑几而見之應燧

進曰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猶有

魯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

名華

先生何遽言死聞黃

石齋越在近郊

時以祭告禹陵使越

曷不擇諸王賢者與黃公

開道走閩檄鄭帥以海師直搗南都吾浙之兵不攻

自去此千載一時也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

褻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

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南京失守

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

生御史大夫乎應燧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

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

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

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

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願予老矣力不能勝徒
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其不知量耳
予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
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
功乎吾死矣夫匡復之事付之後人已矣應燿反覆
數四先生心慙之命往見于穎爲後事圖十六日吾
越爭鑿金犒師應燿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
出城更圖計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
也吾將安之乎應燿知不可奪卽以死激先生曰古
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今城降矣卽欲死豈先生死
所先生爲邑動曰姑從子出城覲變遲數日授命耳
晚始粒遣人訪石齋復趣格菴兩股急趨郡

書失錄
十

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外之水心菴越

數日雨殷約期來會曰爲今日計宜別擁賢王畫江

自守首則借資方藩

方國安

次則藉援未孩

朱大典先是大典亦

以禦良玉駐兵江上王被執大典引兵趨浙是時歸金華

若聞兵數十艘見泊蛟

川使其列防錢塘東岸自足寢兵窺江更從徽寧間

道邀約左兵擣虛建業彼當退而自顧如此則恢復

可期矣卽當趨候指使長者之前不敢一字欺先生

又以書邀之曰辱手諭足盡今日措置事宜門下若

有意高皇一綫急宜捐軀入郡吾輩斷無生路行亦

死佳亦死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墨墨而死毋寧烈

烈而死況事尙可爲乎若不做便合速死矣隨命洵

以兩般書上穎不遇

丁丑

二十日 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忍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愨賚圖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一日門人王毓著痛子衿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著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洵不敢以書呈時雨殷爲邑人所覺避入山中格菴以書辭踪跡石齋無所遇而二生亦竟去先生聞毓著死曰王生死我尙何濡滯哉先是壻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疊山袁闕事言死尙有待先生覽書爲進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

尙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
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
迨杭州失守監國降矣今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尙
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
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
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曰焉必待
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
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
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
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尙有地可逃
也今逃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

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洵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

村甚薄敘用孝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

弗刻文集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
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
省身克己又繫以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
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昧爽乘小舸駕言進鳳林辭
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
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行十數丈舟子急挽
權救而先生尙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
此矣毋悞我願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
未濕也隨進鳳林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峯寺是日
李羅徵書至同先生徵者八人在越爲高弘圖去位
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及先生洵入靈峯言狀先生寓越
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態同殷諸君不忘明室故

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
頓首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
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
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
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
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
入口二十六日洵錄書付使者并來書不啓封歸之

戊寅

二十七日

舍於楊枋

洵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屋旁二十
八日友人來候復勸先生請進少飲先生曰勿入吾
耳士可殺不可辱書來復問爲乎壻王毓芝入門先
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

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著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旣而曰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巷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
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
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
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
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洵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
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洵再請先
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
洵曰下蔣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
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洵下曰
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
也已而曰曾中有萬斛泪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
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閨

六月初一日毓芝復來候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

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蚤覺撫胷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此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肯之

閏六月戊子

初八日

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再復指儿上筆硯毓芝攜至前先生捉筆書魯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頷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齧齒擊牀

太息者再戍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
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
八歲遵遺命斂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旌曰皇明
蕺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

二十七日

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

遵遺命補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

初七日

葬先生於下蔣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蔣之原暨夫
人合葬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其他婚配子女及卹典謹綴之末簡元配爲章夫人
累封淑人先生官南憲弘光登極覃恩宜贈一品夫
人先生辭不受子一卽不孝孤洵以先生官京兆尹

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周公夢
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次祖祥適王毓芝
太學生次于汴適秦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
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義女次士林
娶吏部尙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聘
江西寧泰兵備參政祁公承燦子貢生駿佳女次道
林未聘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
子善禎先生沒之三日越中師逸魯王監國所司以
褒忠請贈先生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
書謚忠端與祭九壇給全葬勅建專祠曾祖父母王
父母父母及配夫人贈如先生官廕一子世襲錦衣
衛千戶是時閩中特設先生暨祁中丞彪佳位親臨

哭奠撰祝辭贈先生東閣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諡忠正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
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絲敬入
誠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
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
心完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
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
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
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
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
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其堂雍雍

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撫甥
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壻家
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
疎而閒焉其待宗族也袒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
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置
義田百畝以贍乏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
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
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
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
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
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
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

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弘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非一誠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非一誠之所貫徹而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兼仁義兼盡死合夷齊首陽曾子易簣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居齋莊端肅見之者

不寒而栗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
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
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
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
晦菴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
朱陸畢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
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
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
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
參疑卽內而卽
外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濂溪明道
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
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

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掃蕪燕
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洵負罪
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諷宗黨退考遺文聊
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其大旨而
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
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
浣之日不孝洵泣血百拜書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山陰族裔劉驥校刊

劉子年譜錄遺

不孝男洵謹輯

先生八九歲在外家諸舅母有私食於中表者先生知必引避之

先生六歲冬無綿絮仲舅萃臺公與一縕成人衣也服之如襪襖然每歲以之禦寒至十五六釋去及長就室於章不能具新衣服太夫人舊衣而往先生不以介意

先生初名憲章今名其字也試童子時納卷者誤以字書遂以今名進膠庠督學爲伍公袁萃家貧不能製藍衫巾笥萃臺公以故物遺之後官總憲是笥猶用以盛朝冠終身不易也

先生再上公車念兼峰公與太夫人年逾衰暮思得升斗祿以供朝夕顧國家令甲凡乙榜必入監方許謁選先

生抵京卽入太學以是科不第決意受官故也晚年嘗曰吾一生思退後結果當再上公車年尙少卽圖謁選養親及筮仕行人歸已有終隱之志自後再躋再起每登啓事輒不樂不意晚年竟叨膺仕乃爾

先生居喪舉家疏食承重兼峯公次女患久痢不愈家人烹鷄療之先生知終不許食丁太夫人艱小祥後猶啜粥飲水以爲嘗

先生弱冠後猶躬親勞役之事晝則讀書夜則與夫人昇水或爲太夫人滌溺器登第十年始買一婢子服起居前此官京師攜一婢歸輒贈女兄寧使夫人自操井臼云

先生與女兄極友愛平日自爨煬小竈及女兄歸寧命夫

人鬻大竈炊之事之如上賓已病瘵盡力以瘵卽已無
參藥弗顧也時先生赴官抵杭聞病亟復返棹親爲調
治而後行及卒養其子一匡越數年亦病瘵先生又以
儀曹復命抵吳門知病篤亦買舟潛歸親爲調治之
先生平日不赴人飲亦不招人飲越中縉紳有蓬萊會月
一治具燕集先生登第後有邀與會者先生曰不談道
不講藝爲此無益之舉無論虛費資財卽光陰詎不可
惜乎固辭不往前輩窺先生雅操云

先生饗殮不給歲貸米於大善寺僧取之如外府然恒越
一年償其直前貸方償畢而後貸復已一年如是者二
十載然故舊窮嫻就食者嘗滿座先生朝夕蔬糲悉與
共之絕無難色也至官僕少時夫人始以紡績之餘置

田二十畝得免貸米事

先生仲叔中望公無子迎叔母朱養之事之如母以降朱
 欲子其從子兼峰公不許先生委曲勸之始得繼公不
 許見復稱兒佳不置口公方令之見朱患病先生親調
 湯藥以進繼子長則課之讀撫字如親弟已為讒者所
 閒欲分爨先生輒自艾曰古人數世同居今吾一叔母
 不能安其心何古今人不相及一至此耶數引過請合
 朱不從聽之別居仍歲時迎養不絕後朱卒棺殮悉具
 自先生復畀已山以葬之繼子備喪位而已

先生再從弟宗祐茅山公長子之後祖父皆客死於外止
 遺宗祐一人流落閩中先生以其為宗子訪之歸冬製
 絮衣夫人衣以布先生見而恚曰兄弟誼屬一體吾衣

純而彼衣布一體之謂何而爲此爾我之形乎亟命易之尋爲之娶婦越十餘年夫婦相繼死又爲之撫其遺孤

先生有從叔來顧以衣敝不能更製爲言先生卽解所衣紫花布袍贈之

先生嫁二從妹令壻親迎於門妹升席醮而命之歸嫁女亦然洵冠迎周寧宇先生爲賓門人章明德壻王毓芝爲贊次第行三加如儀越中冠婚禮久廢賓友知先生復行古禮咸造門聚觀焉

先生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人每請膳先生手書注目而視若弗聞者往往過時弗食大病三年少閒卽莊誦經史不以病廢也

先生官行人時夜夢陞衛經歷心甚不快既寤深自刻責
書於案曰予雅欲謝病去官不知此夢從何來終是不
忘榮進念頭在乃知平日滿腔子皆是聲色貨利不經
發覺人自不察耳猛省

先生在大行將上書糾沈一貫脫草以示友人友人曰公
有老親萬一加以不測之禍奈何先生默然明日遂請
終養友人復來訪之曰公昨且擬疏今胡爾耶先生曰
既以老親故不得行其志不告歸更何待乎

先生設教石家池嘗示諸生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先矯輕
警惰道在人倫日用之際事親從兄

先生閱漢書取政事之大制作之美詔令之善者采集成
篇如尙書典謨訓誥體曰高紀曰王政曰文誥曰變刑

曰南越諭外裔諭曰至言曰治安策曰太初厯曰輪臺
詔曰霍命曰金城方畧曰珠崖議曰遇巷折檻曰洪範
五行總名曰後古書蓋將續書也先生卒業六經慨然
有續經之意大畧欲以周子太極通書續易刪後世詩
歌之有裨勸戒者續詩取後世詔令奏議之有益治忽
者續書朱子家禮續禮綱目續春秋有志未就

先生辭劉公一焜扁額有曰克念聖罔念狂敢不勉予衾
影實勝善名勝恥庶幾奉爾韋弦

先生官大行給假歸江西巡按韓浚上疏叅先生比之爲
少正卯謂行僞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尙方加
誅以爲惑世誣民之戒歸子願劉廷元復相繼攻之蓋
爲先生脩正學一疏發難也越丁巳考察京朝官主計

者盡黜東林諸君子浚入掌河南道必欲以考功法處
先生時功郎爲趙士諤言於衆曰劉大行貞脩拔俗士
諤昔令會稽稔知之非相倚爲名高者也且論人不以
職業爲衡而橫持方隅之見豈得爲虛公之道乎浚乃
止先是浚以巡薩接浙行部至越中脩年誼謁先生者
再先生正患病謝之浚疑爲僞也一日屏騎從單車造
門蒼頭報按君至而浚已入臥室先生亟從幃後避之
浚恨絕之甚遂有此狂詆

先生以曾祖以下三世之喪未葬卜地得菱山引山主陸
姓者成約交直方半或云不吉先生惑焉乃謂山主曰
日後用此地足其直否則聽公別售可也已再闕歲卜
地無勝此山者遂決意營兆於是足其直舉三世之柩

窆焉居閒者族叔某也閱數歲山主以山價未足言於族兄乾陽公公轉聞之先生先生曰已償之矣豈有直不足而可以遺骨葬入山者乎因言過付爲叔某云時叔已謝世無可質山主付之不言先生晚年疑是金爲叔乾沒屢動諸懷曰是非直不足而以遺骨葬入山者乎復如數償山主山主亦故訪其子而畀之

先生官儀曹無錢僦屋寓本部朝房上雨下風不問也時法紀陵夷庶僚僭用肩輿先生獨策一羸馬蹙蹙長安

道中

先生遷太僕寺少卿同辭同志爭挽之曰小臣無辭官禮先生曰小臣固無辭官禮然廉恥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挽者又曰衆正在位國事猶可爲何公若是憇乎

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匡俗未之有聞異日

藉口君父而托身權門將自吾儕開之耶國朝故事三品大巨方許

辭官先生於尚璽五品也即擬疏辭為李懋明所阻不

果僕少右通政四品也京兆尹三品小京堂也皆例所

不許而先生累疏控辭自此

以上必三四辭而後受事

趙儕鶴先生為太宰力以激濁揚清獎恬抑競為首務每

言先生辭出卿一節為不可及以風厲一時士大夫當

先生之起右通政也舊例檄小卿用文憑趙公改用照

會不敢以嘗禮待先生照會語有曰千秋開氣一代完

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宜膺不次之擢緣本

宦夙操難進易退之節故仍以舊秩起使賢者聞命而

憚然也又遺書先生曰高景逸入國門魏廓園未去署

中多剛方之士乃敢請翁臺來來則真君子之氣勝天

下事尙可爲願勿遂忘世而辜天所以生我之意其相與推重如此

有吳生者工堪輿術嘗從先生遊貧甚一日持東坡醉翁亭記墨蹟進之先生曰此東坡真筆也敢以奉我公得二金易薪水足矣先生曰如果真直不止二金吾不敢欺子吾亦無從得二金置此無用之物也請爲子藏之以待識者後攜之京師無所售閱十餘年遇一貴公子好古蹟先生出示之其人曰果東坡真筆也酬之三十金先生轉與吳生生喜出望外先生晚年間述其事曰吾平生無他玩好類如此

先生當黨禍杜門倪鴻寶以翰編歸里三謁先生不見復致書曰先生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動以孔孟之至貴而

爲賁諸荆卞之所難璐心服之誠如七十子之於夫子也每於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誦及必曰劉先生云何先是越之矜士無不信先生爲眞儒而縉紳未嘗不訕笑之獨鴻寶號於衆曰劉念臺今之朱元晦也於是始有信之而願學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爭以著蔡奉先生

舊例京兆莅任有設供帳器具先生入門卽命撤去每升堂視事庫掾供午餐遇嘗朝日中貴爲之主冬設爐火夏備扇箆異時居閒以取償有事城南別有館人治具以待先生悉嚴拒之每出或置餅餌袖中或終日不食而返先生前後居官凡公堂器具一物不持歸

時值警急先生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銓部因謂先生知

兵推兵部右侍郎先生移揭銓部謂五日京兆而推亞
卿百年近事所未有已受事地方報稱有自終不敢借
時變爲催官符以干清議後朝命亦不下

先生在京兆歲終有餽遺鄉紳木炭例本府官屬亦分給
有差其炭解自霸州先生念屬邑受殘破已甚何堪復
事誅求移文於州令免解而裁革鄉紳之餽及本府所
應給者然府屬藉以供歲事一旦議裁不免有後言先
生仍不欲拂情復取贖緩十餘金市炭遺之而已則一
清燈卒歲舊規遂報罷其他罷去無藝之征類如此
先生構小樓於葢山之麓讀書其中書壁帖曰讀書有要
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已出做人有
方只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

人譜六事工課一日凜閒居原文爲主靜坐先生以爲落偏乃改今文

門人問先生近功何似先生曰近來夢境頗清無雜夢亦
有無夢時若嘗惺惺者門人曰先生已打破夢覺關矣
先生謝不敏先是先生嘗書門聯曰舊學還章縫新功
卜夢寐時年五十一歲

先生里居不與戶外事自京兆歸謝絕當途如故然遇地
方風教民生休戚不避嫌怨任之如表章沈烈女周孝
愍之節發南糧之弊白欽賦之誣尤其較著者郡守杜
其初漁食富民先生致書切責之至他日不敢過門山
陰令某以私加南糧先生持之竟去官近而鄰里遠而
鄉邑再遠而通郡無日不踵門質平得一言爲心折去

先生赴欽召浙撫致郵符先生謂不以官召義不當乘傳
辭之後北銓南憲俱自治舟輿行門人疑而問焉先生
曰北銓吾欲在途請告故不用南憲則當國破君亡爲
人臣子投死無地尙敢擁騶從揚揚負弩前耶曰北銓
中途何以復用郵符乎先生曰請告不獲命意在赴闕
故乘傳而進率本心之所安而已

先生候召在京邸適上嚴禁餽遺士大夫每於揖見時袖
中相授受有萬壽寶表官來候先生亦以是法行之先
生謝不受退而負愧曰此何爲至於我哉知平生不足
取信於人故有是餽耳自反者累日

先生葬夫人卜地諸氏而請之族議不協訟於官先生聽
之贖邑令竟斷營葬先生暫舉夫人之柩殯之越三年

遷於他所曰吾已許贖矣不可負前言也

先生家居恒杜門謝客兵垣徐耀以督糧使浙載幣請教且涉江造謁先生辭之耀托倪鴻寶介紹曰昔宋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頃立雪程門不得望見清光卽歸去將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破例見之又有都督劉應國者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泣再拜自言不遠萬里而來以得見先生爲幸云先生赴少宰召次臨胸候旨縣令以寸金相餽先生爲資斧告馨姑受以易薪水時山東奇荒斗米千錢先生日市麪作餅啖之或鬪進米飯從者有愠色而先生處之恬然安也及行有故人見遺者先生以爲可受而受之輒還令入金因謂洵曰此不當受之物安得以一時乏

絕而輒爾妄取乎其平生介操如此

上以司禮監王裕民漏洩所聞下三法司治之尋改刑部
按驗先生莅總憲時少司寇徐石麒擬戍以請疏內仍
列院寺名上謂法司故縱人罪召先生及司寇石麒大
理卿孫晉廷詰之趨朝石麒始以爰書呈先生既入對
上首傳先生過責以所擬未足蔽辜先生奏曰此事非
臣鞫問不敢妄對上益怒先生譟委先生奏曰前下法
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得與聞然頃閱石麒所具
爰書可謂曲盡事情矣上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辟
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先生奏曰司寇所執者三尺法
耳法如是而止石麒非有意貸裕民也上曰欺罔實甚
卿等不知耳先生奏曰就事論事裕民之罪止於是若

內廷有隱微之姦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也先生及
二臣退越日石麟以大辟請上即日付西市先是中貴
人劉元斌統禁旅勦禦縱士卒淫掠爲南臺王孫蕃所
糾會還孫蕃再糾之詔未下而元斌辨疏至時司禮秉
筆者裕民上怒裕民洩旨誅元斌而治裕民罪故及之
先生入朝步趨皆有軌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其容輝如
也內寺見而歎曰真御史大夫每朝畢士大夫與首輔
周延儒通殷勤移時先生獨正色拱立久之習少變
先生在掌院遇冬至遙祭祖考所存錢二百文市脯醢酒
果數事而少紙錢貲灼以告先生先生曰此浮屠氏之
教也吾久欲革之而不果今旣無錢可買罷之可也以
祝文焚於爐告虔而畢禮

先生召對中左門得罪因有警滯京邸憚日初欲上書請留先生經筵以輔道主德又上命詞臣輯宋六子遺書疏中言惟先生足以司去取之衡宜勅之兼治此書張二無止其疏不上先生聞之遺書日初且自咎曰僕益反而自艾名利場打不過洗不淨盡必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覷及處至使朋友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

先生在北憲遺書越中守令凡有引某姓名干請武斷者槩置之法時宗人訟牒俱署總憲名不論曲直求勝不已守令方難之得先生書悉論如法而且以書揭於屏宗人不勝憤恚曰門內之道恩掩義將以宗族博名高乎具狀當道數先生罪爲當道呵責而散先生歸謝宗

人曰是予之過也相待如初

越郡縉紳大家不值繇役附在十甲之外名曰附甲致勢
 家田連阡陌萬畝不當差而細民以百畝值役者有之
 獨先生族自族兄方伯乾陽公及先生不立附甲與通
 族一體當差戶田八千畝執筆飛坊十甲不他徙然視
 細民懸甚先生每於冊期倡均役之說當事者不能從
 歲在辛巳復屆大造黃冊先生復倡議曰請自某始邑
 令躋之將行之通郡諸紳無何先生赴召北上諸紳各
 中變遂格不行而邑令以均役發自先生欲以劉族八
 千畝分二十甲族人大不服曰均役通郡事也豈獨予
 劉而以予劉分細民之謗哉諸紳咸不平出公啓爭邑
 令乃減六甲定為十四甲明年先生罷官歸時先生已

執筆飛一甲役均出者應族人趨辦族人日均役之議
倡於公公可逃役乎先生又役昌安三甲計先生戶伍
百畝執兩年繇役視細民之不均抑又甚矣然先生供
命惟謹而不辭者蓋其通細民肥瘠爲一體其心實有
所不容己已先是均役議定族人詬先生曰爲法自敝
一至於此旣而曰未嘗非至公之心久之輿情大歡先
生乃筆其始末爲義役記事

先生有從嬭秦氏無子依其壻通州從事孫時先生以司
空請告歸道出通州秦欲附舟南還不果因以白金五
十四兩有奇及衣飾數篋付先生別贈錢三千爲道里
費未幾孫以在官事敗擬戍有同役者謂孫曰得鑑一
百六十兩可爲子免戍孫與之已而竟遣戍同役者越

人也秦致書先生述壻受欺狀求索金先生追金如數
乃悉合前後金及所贈里道費置田二十二畝以待越
數年秦卒於通會京師陷通於京畿邑也孫令次子扶
秦觀歸越先生乃割祖塋餘山爲秦夫婦營葬焉以所
置田六畝立爲祭產以十六畝及見寄衣篋歸孫氏其
所置產又積租一百金悉以昇之又爲孫氏子娶婦平
生不負所托類如此

先生赴官大行有戚屬奕姓者從行途中墜馬傷足先生
留數金暨一僕爲之調治越三月死及解任攜其柩歸
後官司空遇念彬魯師之子於京師其人落魄無依先
生矜而趣之歸尋卒於途次先生告歸載其柩俱還將
抵家爲薦脯醢奠告如禮而去

先生在京兆有親戴王恩者給事崇文門分司爲姦猾所發下衛獄衛北鎮撫吳公孟明同邑人戴令人言願奉百金爲先生壽求解先生曰若坐法曲直宜聽主者吾豈能爲若緩頰且吾豈受金人而向我言乎揮之去已而致札吳公解之庭鞫日戴得從薄刑及出獄先生不言所以而戴終身不知他日先生以北憲南還過寶應劉永沁言及湯生廷璉寃獄狀先生解之命君得釋廷璉出獄至舟謝先生拒不見曰偶聞爾誣聊爲白之何謝之有先生里居人有持金求居閒者必嚴謝退而廉其枉必爲申理之被德者往往不知所繇如戴云

癸未冬東陽許都倡亂撫軍黃鳴俊未至巡按左光先候代移境上會城統率無人民情洶洶先生急移書光先

深明無逃之義勉其返旆治兵復與紹郡守于穎練丁壯畫城守以防賊豕突光先還省設法招徠未幾司理陳子龍入賊營誘都降事遂平浙紳在朝者聞都變咸切桑梓憂會流寇陷吉安岌岌有東下之勢浙紳因上公疏言兩浙財賦之地爲國家根本今流氛入江西浙患在剝膚況許都餘黨竄伏尙多恐有因而竊發者乞勅各郡縣團練鄉勇爲先事戡防宜責鄉紳有宿望者領其事在朝廷無召募之擾而地方獲干城之衛浙西舉舊司寇徐石麒而副以舊監司錢繼登浙東舉先生而副以舊給事姜應甲實欲借此起用先生及三公也上覽章從之下司馬議事宜先生聞命輯鄉書廣鄉書鄉書言鄉保積儲城守義勇諸務廣鄉書則兵農里甲

合議皆保民固圉至計朔望會士民講鄉約習武藝以副上明命無何京師陷司馬不及覆而罷

先生聞北變在武林有紳士勸赴南都議立君者門人亦以爲言先生曰草莽臣義不當與在我有赴難討賊而已且國變已經兩月彼中應有定議亦無俟予行也後諸奸誣先生與姜曰廣有擁立潞藩之意門人始服先生定識

先生在南憲頒禁約十三款於五城御史曰賭曰盜曰私娼曰酒館畜娼妓彈唱曰梨園宴戲曰梨園賽愿曰遊僧遊道曰勦戚家人不法曰內官家人不法曰各衙門打點賄賂曰遊兵曰廢閒官吏曰山人墨客小者盡行禁止次者驅逐大者題叅且飭御史曰務必行毋徒

以虛文應之士民見者莫不舉手加額曰海都爺再來相率至院門訟冤抑者千餘人

先生在南憲雖以日計然遇職掌所係毫不少假有凌駟者舊以職方監閣臣李建泰軍從征逆闖甫出國門而建泰師降賊駟遁走山東後傳收拾殘疆頗著勞績史可法疏薦之請授山東巡按奉旨下部先生謂國破君亡監軍義無生理況臺員係風紀之司非苟免可倖選授向有定例非督撫所私移咨吏部力言其不可有朝紳爲馬士英解於先生曰樞輔甚向慕先生先生不吝一見無有不歸命者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爲君子今日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不答後士英所親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

時內閣進官銜九卿往賀先生獨不往

考選臺省各官初謁執門生刺先生辭不受

先生素淡宦情晚年冠服敝棄已久當南憲赴召初意欲
堅辭其後不得已拜命一時索冠服弗備族姪石屏遺
以冠士琦遺以靴服則取舊製補綴之聊供一月朝參
及解組仍以冠及靴反二姪二姪戲曰盍攜歸爲出山
佳話乎先生曰趨朝非本懷也今得遂乞骸安所用之
此古人掛冠神武之意也幅巾草履出國門觀者謂不
啻老書生

先生在南憲辭登極恩典不允抵家謝恩復固辭時九列
俱進宮銜政府謂允辭無以處受者若不允勢必復辭
乃票旨丘園之中謝悃藹然知道了竟不及辭恩一事

意使先生默喻云先生自是不復拜疏矣

先生在留都一月日給不過四分每日買菜腐一二十文
長安謠曰劉豆腐出入都門行李一肩長安又謠曰劉
一擔

先生初遷北憲當道例豎竿旌門首先生遺書家中令止
之卽以其貲易米賑嫠族鄰里之貧者後官南憲馳驛
歸故事凡賜馳驛人夫與馬得專制夫多至數百名馬
數十匹且大書欽賜馳驛金牌前道至里門先生遣牌
夫二十名馬五疋一肩輿至家歸數日里中尙無知者
先生以憲長里居一日乘竹兜自雲門歸途遇會稽縣尉
呵道而來先生避阡陌中與人恥之以爲言先生曰吾
部民也彼父母也官雖卑惡得不避乎須其過然後行

縣尉察之知爲先生也亟至前謝罪先生滋不安曰反累公矣爲下車敘賓主之禮而去

陳道永祝淵侍先生雲門嘗終日相對靜坐不出一言先生乙酉四月假館上竈陳氏別業避黃公道周也初黃公負重名建言下詔獄後天下益仰爲岱斗然氣節有餘而學問不足先生嘗移書勉之金陵建立晉宗伯赴召過武林先生已懸車復遺書沮其出公不聽入朝尋以祭告禹陵使越先生曰際此亂朝義不當出旣出不能少有建明而復借使職以優游非大臣事君之道也聞其將至出居陳壻別業避之公至請見再三不遇遂巡月餘一日先生走詩箴諷之行公遂去及浙潰先生欲訪公言事不可得乃悔之曰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

先生居房儲之所親陳思石翁僅足蔽風雨無餘房可爲誦讀處屋後有解吟軒數楹園地一二畝爲門人朱縣之別業縣之延先生至軒中朝夕講論凡四方來請教者悉寓其中久之縣之病篤遣友人謂先生曰昌祚無子今病將革矣願以解吟軒送先生爲終身受益之報先生卻之再三縣之曰昌祚出之真情幸先生無固卻也將契繇五紙卽日送來先生遂斂書籍衾枕退還家中不數日而縣之卒族人以爭繼結訟未及付還國變時先生已絕食數日將出郭外呼其繼孫天植時天植年幼甫五歲并接其岳翁陳紀嘗還之紀嘗曰此縣之生前意也天植何敢背其祖而受之先生曰縣之病中吾再三辭卻今日縣之死我何敢負之於地下乎命其

翁壻共居之

廿字二號山三分五釐五毫廿字三號山二分八釐一毫作字六十九號地一畝三

釐七毫作字七十號地一畝四毫平屋四間側披臺門
竹木等俱在內。陳紀嘗名樹勸亦先生門人原契一

紙縣之新契一紙
緜帖四紙俱付還

先生絕食中有宗人數輩至牀前欲分散義田為已產先

生不答宗人說至再三先生曰吾平生未嘗為子孫置

贍田一畝居房一椽拮据一生置得此祭義兩田所以

上報祖宗之蔭庇不第為汝輩而設也吾之心惟天可

表揮之去故遺言囑洵者首書祠事義田要盡心經理

不得容情作不結之局

先生絕食中謂洵曰易抄一書有心得之解再錄楊止菴

精者彖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人譜雜記屬垂絕之筆

尚多殘闕宜輯補完之小學集記亦有未盡處若通記

大學參疑削之可也慎勿以示人凡人作書輒以示人者此即浮誇浮誇即欺罔也

先生蚤覺謂張應鰲曰比夜夢朱文公來此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文公晚年焚諫草自號遜翁先生今日遭此徵不同耳先生曰還讓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幾於聖矣先生勃然曰惡何狂悖乃爾
先生絕食中時以火氣上沖取鏡按之少選曰我精神漸復速命徹去

六月二十三日有大星隕二十五日又有大星自西墜東

南色白如月人咸謂先生及祁世培將沒之兆
先生遇先世忌祭味爽必謁於家祠曰今日某親某府君

諱日敢告考妣則素服齋戒不飲酒不茹葷愀然有哀
戚之容兼祭誕辰自王祖以上則不祭然兼峰公以承
重亦以考妣禮行之

先生平生爲人作傳誌未嘗受潤筆錢或曰子孫爲祖父
求文義亦可受且古人亦未有辭者先生曰此商賈之
行也古人爲此或自有說某不敢爲也

先生家中門聯皆論學語其堂聯曰門以內和氣蒸蒸式
表宜家之德雞旣鳴善端惺惺時嚴作聖之幾廊柱聯
曰潛伏孔昭凜神明以對越物來順應體天理之周流
書齋聯曰每於獨覺還真覺敢謂凡心卽聖心又曰道
證形而下心求良以前又曰過而能改聖心因無用神
先生平生未嘗有嗜好卽有以書籍贄者如義不可受先

生亦不受筆墨之類適用而已晚年輯書藁本以廢書覆摺而用之一小几以之爲書案卽以之爲食案又無書室每就簷前著述米鹽雜處風日侵薄而先生安之食不重味衣不加采惟冬日複襦及絮被用繪其他裳袴之類及內釋外袍終身未嘗以寸帛加體也

先生不晝寢不岸冠不脫幘暑無袒衣有事則起而應無事則考訂羣書手不釋卷筆不停書未嘗有一息之懈也

先生著述多不存稿卽存稿不以示人洵私抄筆札先生知必切責之蓋平生無一毫名心臨沒猶戒以勿刻文集勿倩做葬文

先生家無應門之童洵幼時嘗命典謁一日張慎甫先生

名伯 樞 來顧洵辭以他出張公以爲厮兒易之洵進而揖
退而侍立始知爲先生之子張公退而語人曰此古人
風味於今不可復見矣

先生賦稟清癯少壯強半臥病迨晚年涵養純熟體逾康
愉終日著書不倦平生淡甘旨佐餐無過魚蔬罹變以
後竟素食而神氣充足面浮精彩絕粒至兩旬而卒者
皆靜養之功也

先生所置祭田義田自置者十居八九而孝義傳芳曰宗
人歲有輸將者蓋宗人有冤抑先生代白之量事酬金
先生捐之祠仍不有其名書之冊曰某捐若干兩歸其
德於彼也故孝義傳芳引曰使予有負郭田百畝一旦
割所愛以博名高直舉手間事而予正病其專且驟也

鑿子合書 卷四
專則私驟則不祥故不惜稱苦稱難與族賢共之嗚呼
昔范文正公遺義田千畝佳名佳事垂之百禩先生雖
不及文正十一然併不有其名而歸之族人過昔賢遠
矣

先生以誠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

先生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卽之溫如有可親就之容
聽其言則方嚴靜正復肅肅而凝凝

先生晚年德彌高恭彌甚節彌勁氣彌和

先生語錄云德日慎小心日謹微爲晚年寫照

先生京兆里居姚現聞希孟曰方今鳳翔千仞爲萬鳥所
環歸而弋人無所容其慕者海內以劉先生爲第一人
其一種退藏微密之妙從深根寧極中證入非吾輩可

望其項背者也

陳幾亭龍正曰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間可以無憾足爲後世模楷又曰先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使天下見儒者真有銖視軒冕之致寧諤諤而爲氓毋默默而爲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有益於世道不淺也

胡璞完琳曰他人清而矯劉公清而真他人清而刻劉公清而恕此則學問之不可幾及也

章鳳梧曰神廟以來吾越冠進賢者趨富貴如鶩言及國家安危人品邪正則掉臂而去之能免於賢哲之詬厲足矣敢進而語古人之名行乎自先生以貞介之操倡明聖學士大夫後起者翕然宗之爭以救時匡主爲務直言敢諫爲忠一時顯名朝右者若而人下至委巷鄙

儒亦斤斤寡過好脩尚行誼絀恥辱焉及夫皇國崩隨而風槩愈振仗節死義之士後先接踵天下望而凜焉

請得而備述之北都則倪文正大司農元璠上虞施忠介

副院邦驪姚餘周文節學士鳳翔山陰南都之變同先生死

者則祚忠敏中丞彪佳山陰王文學毓著會稽周文學山陰少年

陰潘布衣集會稽渡錢塘蹈難而死者則余大宗伯煌會稽

高兵曹岱會稽葉孝廉汝蘊會稽高文學朗會稽倪布衣文

徵山陰朱布衣璋山陰王布衣文宇山陰傅布衣日炯諸暨陷金

華以越人禦敵死者則張總鎮鵬翼兄弟三人諸暨吳總

鎮邦璿山陰徐中軍汝琦山陰魯王航海從亡而死者則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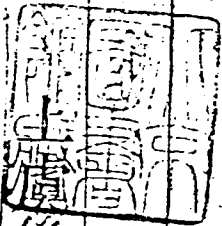
督師汝霖姚餘孫督師嘉績姚餘全髭隱居以天年終者則

吳通政從魯山陰傅文學天籟諸暨潔身遐舉莫可踪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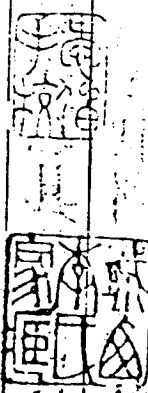
則吾宗督師正宸會稽何御史弘仁山陰足跡不入城市以
農圃老者則余邑令增遠會稽徐進士復儀上虞其他故國
舊臣無一人入仕版經生杜門誦讀不應制科者又比
比而是也雖其間存亡微著不一要之均不愧君臣大
誼嗚呼盛矣夫同一越人也昔何以與糞土同棄今何
以與日月爭光推其所自不得不歸先生風厲之功矣
或謂死忠死孝得於秉彝豈必人人有所訓誡而然與
然良心在人薰燦之則皓亡提撕之則渙發向非先生
誠篤之教漸磨以數十年之久烏能使有位無位咸知
倖生爲恥殉國爲正視一死如飴蜜哉且不見逆璫之
禍稱功頌德者通郡至十餘人而死詔獄者止一姚江
之黃忠端也耶則今日安得不歸功於先生哉甚矣先

生明道覺人之澤在百世之遠也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後學王燕藻校刊



天子

乾隆四十年歲乙未冬
天子下詔褒忠前明殉節諸臣
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覈
其始終分別專謚通謚臚
於祀典者凡三千六百五
十餘人皇哉

盛典
伊古以來未嘗有也於時

山陰劉念臺先生首蒙

嘉獎

賜謚忠介許為一代完人嗟乎

先生死而無憾也已又明年先生來孫撫寧令毓德

校刻年譜二卷屬國治為
序按先生全集舊已刊行
年譜稿成於先生之子伯
繩閱世既久頗有缺遺撫
寧君考核顛末區分綱目
為是譜頗詳慎竊維譜歷

之學倣於周官太史公集
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魏
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
傳志相經緯蓋史部支流
備一家言而已宋程朱弟
子次序師說臚陳年月而

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一時皆為之譜於是即人為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夫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論其世以譜証人論其世也其人為世輕

重者可以譜矣今先生之
學良知誠意絕續之交也
先生之行常變並涉之境
也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
西湖會語證人社約及乎
誠意章句大學叅疑之訂

可以攷其始業之勤中信
之篤晚得之粹而非恍惚
虛無自托於良知也其行
在常變並涉之境故自正
學淑心之疏以及忤奄寺
申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

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
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
而不可奪也蓋天啟崇禎
間之人心風俗東南鼎革
間之時事得失於先生之
譜皆可推見其餘先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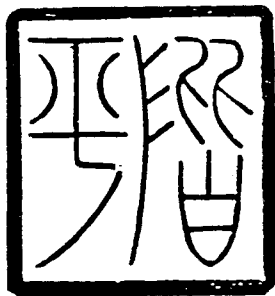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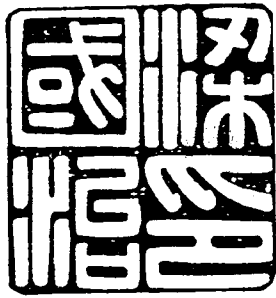
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
即先生之譜以想見其人
抑可以尚論其世故曰以
譜誣人必其人為世輕重
嗟乎若先生者可以譜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

其人與國治忝侍

禁廷得與聞

聖主表章遺烈之殷而嘉劉君
之能闡揚先德也而感夫
讀是譜者之且以庶頑立
懦也謹序如右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
嘉平上澣同里後學梁國
治頓首拜撰并書



			F
--	--	--	---

先君子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嗚呼

洵

不孝罹先君子之變八年矣既不

能服

地下銜哀忍耻強偷視息以至於今罪無所逃乃更欲進而操筆牘臚生平遺行將何以爲心乎嗚呼痛哉惟是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爲海內學士大夫所尊信久矣必得名世鴻文始可垂諸不朽顧使洵以毀辱自屏日居月諸莫知所紀述則卽有秉如椽者欲起而論次之將何以爲徵信之本是先君子之學或近盛於一時浸至汶汶於後世也嗚呼言及此而洵之罪愈有不可言

者矣爰不自揣摭拾大端輯爲年譜二卷雖荒隕
之辭無當淵微萬一然於立朝居身梗概畧具是
矣稱曰先生明非一家私言也表之歲月聊著事
實次第也倘邀惠立德立言大君子不以之無
文俯垂採擇賜以發明庶幾先君子之學傳之無
窮而之不孝之罪亦得少逭於萬一云謹匍匐稽
顙以請不孝孤哀子劉之泣血謹識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姓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
之後至宋而有退翁先生諱禮者嘗與從父通判廣
德軍確分鎮浮梁被賊陷竄居廬陵四傳廷玉官揚

州別駕卒於官葬揚州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以才
辟山陰縣幕遂家焉爲郡城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
謹童穉赴黔脫父戍世稱爲至孝詳在郡誌又三傳
怡軒公鐸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
公濟是爲先生高祖守直公生茅山公槩爲先生曾
祖茅山公娶茅氏生兼峯公焯爲先生祖兼峯公坦
衷曠懷以道自適中年喪偶哭子田廬盡廢退耕麻
溪山佐以樵漁所種塆田數畝多種秫爲釀屋旁植
果樹錯以名卉遇果熟花開山鄰畢集陶然命醉有
時突無烟冬無纊而興味適適有以自適其樂天知

命有得之性成者公娶陳氏生三子伯諱坡號秦臺
卽先生考也幼穎異甫齠能文長補邑庠生三試棘
圍不售而卒性至孝年十六居母陳太夫人喪哀毀
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大母茅夫人沒方預賓
興號泣罷試妣章氏南洲公穎之女也當秦臺公卒
章夫人年二十七抱一息女誓以死殉而先生方在
娠南洲公以大義勉之生閱五月先生生及貴奉詔
旌表貞節祖考兩世皆以先生官京兆尹遇皇太子
冊立恩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祖妣洎妣贈淑人
福王監國先生官南憲例進宮銜曾祖以下宜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如先生官曾祖妣以下宜贈一品
夫人先生辭不受先生長而念秦臺公之不及見也
別號念臺以志痛學者稱念臺先生晚更號克念子
勵學也又家於戢山時稱戢山長

明萬歷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

是爲正月二十六日卯時

戊寅乙卯
戊寅乙卯

時家計浸落外

大母楊念太夫人不置彌月召太夫人攜先生如道
墟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拔羣龍
睛劍眉長體修髯望而知爲非常人

萬歷十年壬午先生五歲

隨太夫人依章氏

先是太夫人雖返章猶往來舅氏兼峯公所備佐餽之禮無何水澄廬舍鬻於宗人兼峯公僦居所親韓踰年再徙麻溪之山庄公尙有仲季二子仲子中望公出贅朱季子秦屏公隨侍左右時飄泊散處無可爲家太夫人歸不能暫棲止日夜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止太夫人於其家而時致脩旨以爲敬兼峯公許之自是太夫人與先生依章氏會楊安人已故依昆弟以居太夫人躬操紡績以自給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塾師事趙公某

萬歷十三年乙酉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從季叔秦屏公授論語公設科嚴所進同
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先生率公教無曠課公憐愛有
加

萬歷十四年丙戌先生九歲

是歲先生從學於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飯畢
卽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
萬歷十五年丁亥先生十歲

太夫人不能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授

書公設教四方海內尊師之登科第者數十人吾鄉
賢者如寧宇周公石簣陶公皆出其門老而開塾於
家先生從之學公性剛毅善啟發然豪於飲每日授
書扃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窺公出皆逸去先生獨坐
讀自若及歸考課諸生並受筆筭於先生一無所施
公居恒稱曰甥必有成晚侍公膳公琅琅談古人忠
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故自幼耻爲
干祿之學夜則傍太夫人讀機杼之間伊唔聲與組
織聲恒相錯也太夫人篤於義方步趨言動不少假
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詫曰撫遺孤者若是乎

萬歷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二歲

上壽昌讀書

時南洲公以仲子萃臺公同教壽昌業與偕行矣恐先生廢學命往讀書太夫人欣然遣行從者匿資斧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達壽困甚孿一足晝夜楚者五閱月公不得已攜先生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先生上壽昌頃之患目肯經年而愈復隨公歸又明年侍公之壽昌仍病目小間受公易又明年萃臺公以遷官去任先生離壽昌年已十六矣先是先生在壽萃臺公試以文閱之喜謂室人宋曰劉甥令器也乃父

爲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遲之及歸自壽始課以文
五年中凡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搜奇疾卽旁
觀者翹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終於學顧先
生以疾故僅得之口吟卧聽之餘後人推先生成名
所自誦太夫人三遣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壬辰
年始與外氏析著日舉火者再或朝爨餘暮食或暮
爨餘朝食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先生讀書章又元氏執經念彬魯公公擅博士家言
初試先生文訝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

宜也始南洲公嘗命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行文有繩矩而少變化於是魯師進之以機法改授新制菽讀之又授讀左傳韓非子先秦諸書先生潛心揣摩越三月出其文呈師師喜曰子可謂善變矣南洲公閱之則怒立命易之師復怒自是試必四菽以二菽呈師二菽呈南洲公久之業日進每有所奏師嘆賞殊甚引先生爲益友卽南洲公至是未嘗不亟稱善也先生天資明敏而魯師復善於造就故期年學成先生嘗曰吾自少於道理恍從天啟有不煩解說而自明者出入又元家恂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啟齒主人以下敬愛之見同舍

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先生仍讀書又元家師事魯公是歲出應童子試會稽令羅公相特鑒先生牘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先生嘗從大父兼峯公游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周旋瞽史間多不合禮先生乘間問公及一二宗老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望也祝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乎曰以言山陰之水澄則自邑幕公始也舍邑幕公不始而遠溯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

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及餘裔屏山先生何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享之矣通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法無所祧也禁乎曰天子且祧何士大夫之禁然則無所祧何也無所始故無所祧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祧則亦無所昭穆也庶耦嫡何也錄其後也握鬯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擇神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皆遽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

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已而宗老欣然勞日甚矣子言之辯也子他日將言禮乎先生謝不敏

見孺子問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移館於章稷峯家改師斗山章公公亦先生族舅也

秋八月行婚禮於章氏以夫人歸

夫人先生母族也貧不能行六禮乃就婚於章氏越三日迎夫人歸先生晝則受業於師蚤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太夫人惟謹有時先生昇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道見者謂有梁孟之風○

兼峯公居麻溪仲子季子相繼天無嗣抑鬱不得志
病痞艱食先生聞之泪漉漉下亟走寧公是時先生
以新娶夫人迎公至道墟就養公念故業甫旬日輒
去先生留之不可得泪復漉漉下曰豈服勤有闕與
致高年僕僕往來將何以稱人孫耶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歲

春二月補紹興府學生

先生初補會稽弟子員改隸郡宮貧無以贄見學師
師勒作課屢召先生自鄉入郡赴試率終日不食門
者憐而竊餉之學師感動遂罷課

秋八月舉浙江鄉試

先生遊膠庠後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菽振筆直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書至丙夜夫人紉繡刺佐之讀罷拈一題須臾脫稿而夫人所紉繡刺未竟一二也學使者錄遺以高等應試棘院江西龍泉教諭徐公仕登

江西豐城人

得先生

卷許為道器題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迴絕塵

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中式四十六名

大座師編修楊

公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公士衡

方試畢南洲公將隨任仲子有粵西

之行舟泊江干先生馳初場呈公公閱卷擊節曰甥

必舉矣予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先生捷音兼峯公在山庄聞之喜劇病霍然已自此先生得晨夕侍兼峯公○先生一日從衆謁當途太夫人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飢粥在慎毋出此先生皇恐謝罪嘗燕居侍立太夫人顧而申飭曰戒之哉毋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誡之嚴類如此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三歲

冬十一月計偕北上

先生自戊戌下第歸病目者三年再值計偕察太夫

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行太夫人趣之先生隱忍揮淚而別至京師卒業於成均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

春二月丁酉二十母太夫人章氏卒

三月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殿試三甲五名都察院

觀政張榜日尚鍵戶讀書有客叩扉曰子第矣何孜

孜手一編為乃出而延客先生甫釋褐誓不妄交與

非同志士雖邂逅遇之必趨而避識者以是覘先生

趨操之堅

大座師吏部侍郎兼學士臨胸馮公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公朝節房師

編修餘姚
孫公如游

夏四月聞太夫人訃奔喪至自京

放榜之明日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生聞訃號慟擗地幾絕訃者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賙以襄大事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卽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啟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跳觸塗泥中忘其身之瀕於河澣也兼峯南洲二公責以大義先生爲飲血而已之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堊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非有饋奠之事足

不踰廬闔杖而後能起陶石簣先生

名望

來弔見哀

毀骨立嘆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苦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為漢儒所附會考定之意自此始

冬十二月葬考秦臺公妣章太夫人於會稽下蔣之原初秦臺公殯於梁枋至是營葬太夫人遂舉而合之甃磚墨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

春三月奉旨旌表章太夫人貞節

秋八月如德清師事許敬菴先生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夫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日底堅凝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餽粥動以古人自期一日以旌表母節陳乞於郡守哀動左右武林陳植槐見之感其誼爲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許先生名孚遠學宗紫陽敦篤真儒也先生問爲學之要許先生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執贄北面師事之請爲太夫人傳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

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卽胸次灑落光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終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來爲如何又勘後所决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過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曰象山陽明直

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治邊事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險絕人苟卽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況後之人乎

冬十一月還水澄舊里

先是三月先生以饔飧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膳至是復自麻溪還舊里仲孺朱孀居無依迎養至家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

春三月赴京謁選

先生服闋已久以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人公數數

趣之先生不得已拜受命是年八月爲公八十懸弧
先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而行過德清別許先生
許先生論爲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
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得之猛
省

夏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

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徧讀
復旁搜國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
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同籍劉靜之永澄官國學正潔
已好修先生一見語合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磨時

沈四明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阜朋邪亂政楚獄妖
書相緣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
旣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疏稿居官淡
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若將浼焉假寓靈濟宮學
琴於宮之道士朝暮鹽彈琴歌咏聲出金石不復
知身在長安也、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

春三月拜疏請終養奉俞旨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不報至是繼請
奉俞旨歸途次聞許先生卒至德清哭奠盡哀

秋八月辛未二十大父兼峯公卒

先生歸而奉公几杖兩月公尋病瘡轉劇先生侍湯

藥不懈卧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

為潔口阻之更和羹滫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

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苦次恒懼即於匪爨為祖考

羞作皇祖之詩以自警。先是六月南洲公卒其病

也侍湯藥一如大父及没立主私祀之題之曰先師

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

後立祀典春秋二祭
配以考妣戒子孫百

世不祧又置南洲公及兩
舅祭田若干畝遺章氏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居喪之暇進宗人戚屬而講誦之授以舉子業
教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
業則長跪有不率教者夏楚之成童以上勿恕也未
世師道凌遲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時先生授徒
夫人御短褐親操作以供蔬糲足跡不至公庭卽造
廬者拒弗見鄉士大夫往來者周寧字名應王積齋
名陶石簣三人而已

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一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仍教授於僧舍夏五月寢疾乃輟講先生稟質最癯兩遭大故過於哀毀患虛眩浸就危篤時夫人亦以痿卧病兩榻相對者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靜養久之漸差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歛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內則之儀焉會稽令趙士諤與先生同籍屢通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皂幃縷縷百結擁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爲處士純盜虛聲哉咨嗟太息而去

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其詳見錄遺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三歲

春二月申文吏部請告

先生服闋在丁未之冬久不赴補至是以病申文吏部請告部覆得俞旨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四歲

夏六月會劉靜之於西湖

靜之訪道至武林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卽命棹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深時黨論初起靜之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

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纏纏三日不倦靜之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說第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靜以存養之功與靜之言也○是年長興丁長孺元薦致書定交

長孺敬菴先生門人

秋八月起復原官

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皆正人也汲引諸名流得薦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不行而太宰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啟事云

冬十月遷居戴山之麓

先是戊申先生遷居武勳坊至是自武勳坊遷居戴山之麓壻陳剛祖思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儻錢以居

萬歷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發自家過梁溪謁高景逸先生

名攀龍

景逸先生官大行以建言謫揭陽尉家居與同鄉顧涇陽先生倡道東南風動士林自文成而後學者盛談元虛徧天下皆禪學而二先生獨宗程朱劉靜之嘗稱其賢丁長孺復言之先生方欲見涇陽而涇陽

已卒乃造景逸先生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第一書
論居方寸也第二書論窮理也第三書論儒釋異同
與主敬之功也皆佚不傳因答書知之自此益反躬近裏
從事治心之功先生生平以名節相砥礪則丁長孺
魏廓園以學問相切磨則劉靜之高景逸靜之早卒
終身質難無間者惟景逸先生一人

三月至京師受事

夏四月奉命充副使冊封益藩秋七月至江西建昌行
冊封禮八月自建昌歸省墓

正使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先生爲副使王具報禮

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襖帖數幅
角帶一圍餘無所取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復命發自家二月過寶應弔劉靜之

去年先生北上過淮南訪靜之靜之病相與究養心
之旨而別別三月靜之卒比先生出使聞變登堂哭
之慟至是再上淮南重訪其里而哭之操文以祭復
作淮南賦以哀之私諡曰貞修君子以爲稱情

夏四月至京師復任拜疏條陳宗藩不報

歷朝以來宗藩之困已極當事者窮而不知變先生

因使職所及臚六議以獻一曰議爵二曰議祿三曰
議官四曰議教五曰議養六曰議制皆原先王封建
井田之制以權之且進求之宮庭曰今夫繼體而主
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陛下深居宮禁務與
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
者有年則所稱子職之謂何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
托於阿保之手陛下盍令練習啟事以益皇太子神
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於
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
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

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繇是而推之福
王不愆之國之期乎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
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洋洋六七千
言人以爲經世之文疏入不報時光廟在東宮諸典
禮俱廢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故因陳宗藩而推
本言之又上書葉福清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啟
行辭氣切直福清謝之書亡○六月舉不孝子洵
冬十月拜疏脩正學以淑人心不報

初顧涇陽先生以選郎落職與高景逸先生講紫陽
絕學於東林書院東林者宋儒楊龜山先生祠堂也

二先生慨然以名教是非爲已任一時從之遊者不啻東漢龍門尊其言爲清論朝右側目然未有以難也會淮撫李三才罹墨謗顧先生惜其才馳書當路援之羣小遂執爲兵端轉攻顧先生詆媿講學東林之名滿公車海內分門戶焉無何辛亥京察孫公丕揚掌計事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坐不謹罷諸附崑宣者並黜其黨秦聚奎起而訐丕揚以救被察諸臣丁公元薦復臚察處諸臣罪狀舉朝鼎沸丕揚及佐察者皆引咎去於是羣小誣東林把持計典切齒不已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者以宣淫麗

城旦賓尹曲庇之廷弼迎賓尹意斃公舉生而貰其
罪爲巡方荆養喬所糾詔下憲長議議廷弼解職聽
勛救者蜂起至逐憲長謫言官復坐東林主使時顧
先生卒歸獄於于公玉立丁公元薦等欲立奸黨碑
榜之朝堂蓋爲崑宣報復也先生上疏發明顧先生
之學歸於自反其畧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
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
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
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
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

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尙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尙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尙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

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抑於此有感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日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疏入不報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尤苛訾高先生不已先生復出揭以辯之先

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不少動時選授銓
曹浙東衆論屬先生同籍某來晤曰無談時事且晚
吏部矣先生不答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
深光裕亦浙人按先生是疏逆睹東林後日之弊而爲之砭要以化偏黨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辜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

春正月申文吏部給假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以羣小在位給假歸闔門讀書曰昔伊川先生
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

無自厲乎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
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
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
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爲四氣
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
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
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
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
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
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

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于漠氣合于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冬十月

先生攜章甥一匡養之一匡女兄子也先生痛女兄蚤寡倍篤友于先是太夫人卒先生率女兄衣而哭曰今而後事姊如事母乎每歲半在先生家凡有甘旨女兄未食不敢嘗時以療卒先生攜甥夫婦養之曰吾聊以終事母之念云爾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

教授於朱氏之解吟軒

先是王子先生北發陳堯年率先執贄問道於門下
及給假歸望益隆隆起國人無不信先生爲真儒於
是堯年復率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講授於解吟
軒先生謂德行本也時莠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
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閱子史性理諸書有暇
則令習禮歌詩每日古人生稟朴茂又有三千三百
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世禮
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
準廢而不脩驕惰已成馴至決裂子弟而悖其父兄

卑幼而凌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卽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暑未嘗去冠服有蕩檢者則擴諸門墻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濶云朔望考課畢或尙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間一命酒登戢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教授於陳氏之石家池

先生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貞節坊於萬安里

令甲節婦膺旌典者得表其廬浙東觀察使王時熙
下所司如例爲太夫人建坊顏其額北面曰宇宙完
貞南面曰冰霜勁節其書爲先生親筆也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歲

教授於韓山草堂

先生初館於石家池三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
堂族兄方伯乾陽公毅別業也時先生著座右銘又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自警○四月嘉善魏廓

園大中渡江訪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

名從吾

致書通

問以學業相勗勉

論語學案成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至是乃

出示學者○是時先生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

用處今不傳

按先生壯年學力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敦篤居身之嚴謹

有寧卑母高寧峻母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人第見晚年德器和粹以為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孰知植基於艱苦

刻厲如此也哉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

冬十一月葬曾祖茅山公以下三世之喪於會稽雙井

里菱山

曾祖茅山公曾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
仲叔中望公季叔秦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
未克葬先生從從卜地靡間晦明至是得菱山遂舉
三世之柩以次窆焉○初同籍徐御史縉芳巡鹽淮
揚聞先生空乏不能爲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贈屬
丁長孺先容先生答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
乎不義乎卽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
幸勿汗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屢有先人一
事姑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徐公

慚服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

曾子章句成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慤而深微而粹
爲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贗本同
棄乃取而註釋之晚年欲修改不果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起陞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秋七月發自家

先是光廟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公向高還中書

時

生有上葉公
論國是書

熹廟嗣位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儕

鶴鄒南臯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相次彙征給諫惠
世揚御史方震孺張慎言交章薦先生而南臯先生
入朝復於途次薦之乃起先生禮部儀制司主事

冬十月癸未

十六日

至京師受事壬辰拜疏叅宦官魏進

忠保姆客氏奉旨罰俸

魏進忠者上在潛邸近侍也時尚未改名忠賢上卽
位貴寵用事干與外政又交通保姆客氏表裏爲奸
日道上舞唱角牴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
時客氏亦幸於上大婚禮成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
煩言上不得已遣之出越兩日復召入臺省倪思輝

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相繼降謫先生蒞任九日拜封事畧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

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
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
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
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
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
隨之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
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
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
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悞豈
不深可恨哉疏入進忠銜甚傳旨廷杖六十賴首揆

葉公力救改票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究姑從輕罰俸半年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省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遂

巡謝之

按客氏出入禁廷臣僚有言及者至進忠之糾則自先生始

十一月丙辰

十九日

拜疏叅正孔廟祀典

御史董翼請學宮啟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以隆追崇之典先生上疏正之謂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罷天下學宮啟聖一祠進顏路曾皙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

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
聖人之道至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
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
朋友之義順矣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
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
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不妨槩從侯
等以蒞祀比古之封域諸侯翼復出疏爭謂先生無
父之教先生再出揭以折之兩家聚訟不決議竟寢
○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廟矣先生草
疏謂興獻皇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

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爲署部侍郎
鄭以偉所阻而罷又有與王應遴祧議書俱亡逸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

春二月戊辰拜疏請誅遼陽廣寧失律諸臣

時上召熊廷弼以大司馬經畧遼東而巡撫爲王化
貞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兩臣交惡中朝復佐鬪相紛
拏議遣大臣解和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陷西平化貞棄廣寧遁廷弼聞廣寧不守
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並日入
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邊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

罪不決卽論辟者下詔從寬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
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
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先生聞廣寧告變卽
日抗章奏曰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首戮崔文
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受以正交私起釁之法速斬
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
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并編管
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棄城逃潰之法速編管佟
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尙書蟒玉
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旣申

臣紀自肅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昔朱雲願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日身秉國成者誰乎而速禍至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一時公憤快之會工垣魏公大中疏爭楊鎬李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弼化貞出嘉棟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爲後世憲司寇王紀以爲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

受文昇俱戍孝陵衛

按朱相國國楨史槩載光廟不豫服中官崔文昇藥浸劇鴻臚

丞李可灼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上連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從哲票回籍去禮部尚書孫慎行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義請正從哲弑君之罪從哲奏辨自請削奪以釋羣疑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甡等甚衆則知先生當時又有劾從哲疏今亡逸

三月上揭部尚書孫公慎行脩舉學政

時事孔亟司農告匱通行天下郡邑得輸金補博士弟子至有司類考亦有額例先生上揭孫公謂學校人才所從出天下鬻序皆賈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未之有聞宜首停粟監粟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

錄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

夏四月庚午

初五日

奉命賚壬戌會試錄於南京

先生在部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益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及奉命往南京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

五月至南京謁孝陵

先生焚會試錄於孝陵禮竣拜方正學先生衣冠陟

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咏

六月陞光祿寺添註寺丞

秋七月自南京歸省墓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

春三月復命發自家

始攜眷屬之官舟中用功益力時新叅朱公國楨赴
召連舟同行朱公先生舊交也上書論宰相之道在
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近
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稱謝

夏五月陞尙寶司少卿

先生以未任連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津撫李公
邦華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視尙寶事

先生復命畢履尙寶任時值五年議諡拜疏爲從曾
祖良所公請諡公名棟世廟時以翰林議大禮下詔
獄廷杖者奉旨下部又出揭請劉靜之諡典

九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拜疏固辭冬十一月回
籍

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而
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力辭上不允

繼以病請疏再上奉旨下部

按先生日記一為臣節日壞臣罪滋深懇乞聖

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旨到

任供職不准辭一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

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

旨供職不得瀆陳一為臣病萬非假托三懇天恩俯

容回籍調理以得餘生事奉聖旨吏部

知道三疏俱亡逸姑存其日以俟後輯候覆兩月而

部疏未進先生曰候覆者臣誼也至以我在而遷延

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即日策蹇行部疏上令以

新銜回籍病痊即與起用報可道出鄒滕謁孟廟賦

詩志景行焉

按崔魏時先生不及於禍亦以見幾先去故也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

春正月至自京

秋九月刪輯方遜志先生正學錄成

先生謂遜志蚤師宋潛溪接考亭正傳國朝理學當以公爲稱首輯其集之粹者三卷爲異日從祀地

起通政司右通政冬十一月拜疏控辭

先生歸朝士爭推轂不輟太宰趙儕鶴疏誦干進舉先生以諷有位太宰正士冠冕也秉銓政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惟以揆地爲政本所自出未得其人圖破格用先生又慮先生方以躡陞爲耻若驟登大位必固辭乃以通政舊秩起曰俟其入朝用之未晚也及部檄至而逆闖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

十四大罪之劾盡逐諸君子去先生拜疏力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姱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此臣所以輾轉踟躕不敢趨命也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介一叅忠賢悞

國之罪

二疏俱逸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

春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

賫疏者投三疏於銀臺銀臺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乎大禍立至矣固止之僅以辭疏上奉旨劉宗周貌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态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如長興弔丁長孺

先生如長興弔長孺爲文祭之先是正月長孺病先生往視復自長興過嘉善訪魏廓園復遺書訊高景

逸先生

時二公得罪歸里

夏五月戊申會講於解吟軒

逆閹大興鉤黨之獄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曰
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
彛於一綫乎會諸生相繼請遂於五月朔會講於解
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
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
日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每會令學
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絕
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
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

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於是有慎獨之說焉

至歲終
輟講

六月遣弔鄒南臯先生

祭文見
文集

冬十月遣弔魏廓園

時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魏都諫
大中袁掌道化中周罔卿朝瑞顧副使大章先生操
文哭廓園曰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
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
連積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
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

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以補衮
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
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
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

廓園高先生門人

○先生既爲文哭

廓園復傷六君子之死作賦以弔之上述諸賢正直
之槩下數逆闖毒忠之辜時時悲歌淋漓一日遺書
高先生言及之高先生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
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
豈杜門所能免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
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

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自此先生一意韜晦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

讀書韓山草堂

邏卒分布天下踪跡羣賢訶得狀卽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登秦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三月歸家聞惠公世揚被逮招辭傳會及先生以昔日受薦故也未幾逮高景逸先生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李公應昇黃公尊素七君子而黃公則吾鄉餘姚人也緹

騎至姑蘇逮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
竄至浙逮黃公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郡一時
悞傳爲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毋恐第安坐待
之明日始知爲黃公黃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
談國是唏噓流涕而別已而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
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覺此中怦怦欲動始
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攜泲課讀於韓
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靜存靜存不得力
動時如何用工夫先儒以慎獨爲省察之功
先生以慎獨爲存養之功因信濂
溪主靜立極之說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善學及羅

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
繇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
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
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蓋有事於道統錄也有時
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秋日諸生十餘輩孳舟來
謁座中問孔孟大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
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
一天下之道於是集二書言仁者錄之題曰孔子孟合
璧附以吃緊三關言求仁所必有事也八月相傳欲
逮文湛持震孟姚現聞希孟及先生乃托汭於陳堯

年堯年攜之武林先生仍讀書韓山著秦臺公太夫
人行狀南洲公傳及宗祠祀典初惠公辭連先生獄
已造矣同鄉王侍御業浩力救得解無何吳中士民
殺校事起京師復有王恭厥火藥之變逆閹懼自此
緹騎不復南指先生始免於禍○問慎獨專屬之靜
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
有枝葉栽培灌溉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
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
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
意着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

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

按先生從主敬入門

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
敢忽即其中覓個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
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念慮皆其後者耳故
中年專用慎獨工夫謹凜於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
雜既無夾雜自無虛假慎則敬則誠工夫一步推
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絕無僮
侗虛無之弊洵乎為伊洛正脉也○按是時禍在不
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
索而友人亦不來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
間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論語學案曾
子註所存皆草本而學案第一卷并草本遺失戊辰
續成之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欽召時復為人竊去
丙子灼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者十之七八故未
後十年行事獨詳今見之文集大畧十年內著述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

皇明道統錄成

先生輯道統錄七卷倣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
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
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原以取世
資者擯弗錄卽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
白沙羅整庵王龍溪世推爲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
方遜志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

不置

論遜志云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開二帝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

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而事業反駕伊周而上之信乎不愧千秋正學也論康齋云先生之學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孟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

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
悔氣象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
名惟康齋通錄中無間辭者自遜志康齋外又有曹
醇乎醇云

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虛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

○先生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爲論次曰先生承
絕學於辭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
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
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
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靜卽動卽體卽用卽工夫
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之
病可謂震霆起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

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
輕於指點啟後學躡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
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
有不待言矣○是年正月爲先生五旬初度有慨於
夫子知命之學作賦以自諭復追悼丙寅諸君子之
死作逝哀以哭之又以洵氣質庸暗著做人說讀書
說示警○先生自春徂夏無事終日靜坐有事則
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
而獨體淵然自如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友人
張公伯樞爲洵授經嘗語洵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

素節如泰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冲融神情淡
靜又如春風被物温然淡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
微矣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

秋九月出弔黨籍諸君子

皇弟信王御極逆閹受誅黨禁解先生裹糧渡錢塘
徧弔諸君子之喪無錫則高先生蘇門則周蓼洲順
昌江陰則繆西溪昌期李仲達應昇桐城則左滄嶼
光斗吳江則周季侯宗建姚江則黃白安尊素疑有祭文
今亡或登堂卽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遠者如楊
逸

大洪漣周綿貞起元並遣弔之高氏子以景逸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書跋語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二氏特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起陞順天府府尹

上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時秉政者皆逆閹

餘孽名爲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啟事
給諫黃承昊南銓曹臧照如薦於朝奉旨起用而太
宰王永光猶遲遲久之乃起京兆尹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疏辭不允夏六月壬午

二十九日

發自家

先生傷諸君子之死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
感拜疏辭上不允再拜第二疏賫至京爲所親見尼
未及上而朝命又敦趣赴任遂行抵杭會友人講學
於先覺祠又致書巡撫陸完學請舉五君子之祠於
西湖之勝五君子者卽逆璫魏忠賢所誣搆而慘死

者也為高景逸先生魏廓園父子

子名學游以孝死

黃白安

周季侯廓園父子白安同浙產高先生嘗倡學於浙
季侯宦游於浙故並祀之

秋九月壬辰

十一日

至京師戊辰拜疏預矢責難之義以

致君堯舜癸卯視事

上卽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卽
宰執弗宥臣下救過不給先生謂皇上具大有為之
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章
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卽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
面恩訖詣會極門投匭以進其畧曰堯舜之道仁義

一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
壅蔽與亂同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
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
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
兵事乎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
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
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日
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
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
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痍瘵而輒以

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者陛下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洪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厥庫諸臣旣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其旣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

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
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
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
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
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
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
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
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
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
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

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未引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爲鑒疏入上不憚奉疎濶之旨

冬十月己未

初八日

拜疏請修京兆職掌不報

按國朝設立京尹頗倣前代乃重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卽屬縣殿最亦不關京尹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蒞任深惟古京兆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剪戮豪強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乃拜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曰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未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上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

之於是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
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
弊而與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
又下令禁勲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長
安者戚畹武清伯蒼頭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
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
二人往擒未至又命二人往武清躬詣謝過而匿其
人不出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
吾將上告天子武清懼乃僞飾一人至跪廳事前俯
首受杖先生詰得其實縱之去懲前往者數輩又命

二人手銀鐙往僕始出榜之若干枷於武清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謝且為僕請乃得釋一時豪貴屏跡都人士咸相慶於途

十一月甲申初三日拜疏固人心以張國勢不報

前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四方男婦麇至入都者不可

勝計煤米價驟踊先生禁弗能止又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為急內憂為先乃上疏請下令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鋪設粥糜

以惠熒民一賞京營守陴者一賞營兵出援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法用戒不虞不報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欸俱次第行

立保甲法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衆奸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爲甲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有長聚鄉爲坊坊有官五坊爲城城有司五城爲畿

畿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
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
官容奸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
矢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
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
安插流移

初六日遵化失守內地震動難民歸京師日以千計
當事者慮奸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
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毋煩諸君

過慮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符入先生驗符躬撫慰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譏察之給贖鍰兩縣設粥廠數十處收養飢民自此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時冬日沍寒守城軍士鵠立風雪中一夕以飢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悉呼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酒椒飲飲軍士先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却其肩輿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

大會薦紳諸生於學宮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良裨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已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餽粥之乏僵仆者火室溫之道殮者給藁葬之其間左單戶勸富民更相賙恤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閔閔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輿儻教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示曉諭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轉咨司馬調遣至戰守所需若車輛金甌芻秣之類

取給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蹶措應毋敢或怠焉

壬辰

十一日

拜疏再伸人心國勢之論不報

先生謂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且慮上無固志乃拜疏再以安人心之說進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未請上自安其心謂寇準決親征之策澶淵之役保及百年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大計惟皇上斷然以宋事爲鑒則宗社幸甚疏入不報

按日記是

月十九日又拜疏爲亟陳城守急着以祈聖鑒事今亡逸

甲辰

二十三日伏闕請上視朝

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一旦變起京師震裂上自聞警不視朝一切章奏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競進馬騾并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邃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匍匐終日不起至

薄暮傳旨報聞始退復造閣門揖政府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艱危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間圖之先生趨而出

丁未

二十
六日

祭于忠肅公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作文以祭之畧曰昔公當己巳之變

隻手擎天屹如山嶽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貞南幸之
議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
洗日月以重明逮甲子三易復爲己已不減我公當
年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
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
大小文武臣工及於耆老士庶人有不心公之心灑
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內自禁旅臣以下
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祭
畢令衆人前爲言忠肅公當日事稱引高皇帝開闢
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時先生辭氣蹈

厲不自知涕泗俱下衆環向哭又刻其文徧遞內外各衙門於是文武諸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中一以忠義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始先生伏闕歸卽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議漸寢遂中止○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丞魏光緒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踪跡之不可得頃之庫掾進一箭言夜拾自庫中不辨從來又傳有奸細布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迨先生歸瞑矣方進晚餐光緒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

兵多潰散者上置不問先生上疏諫曰今日第一宜
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
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稟擬歸閣臣
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不效從而更置
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乃者聖謨淵遠一切軍機
悉取獨斷如討伐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
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
何時奏凱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
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
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

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侯
 世祿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
 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
 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聞以外
 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唐魚
 朝恩宋童貫可為千古炯鑒仰祈聖明幡然感悟以
 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
 之業一舉而定也疏入不報越二日桂甫果以全軍
 敗沒聞二人死之上亦不問

崇煥次年凌遲洽自縊
 龍錫鳳翔皆遣戍又誅

薊提劉策晉撫
 耿如杞數人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拜疏推明人才邪正之介不報

上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己者劾之去
於是首輔韓爌御史大夫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
守次第罷官羣小重以東林爲口實先生拜疏推明
之畧曰萬歷之季有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
名卒構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
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
卽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
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官去

或以註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且晚
望皇上開赦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
快朝去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
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
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
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疏入不報

埋陣亡將士

先是

大清兵攻德勝門袁崇煥拒之戰沒者一千人申甫戰沒於
蘆溝者七千人滿桂戰沒於凉水者二萬人上命京

兆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興人徒日
事瘞埋忽上怒先生怠命下詔切責蓋以前疏論中
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躬至涼水蘆溝
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糧竭廕月餘埋骨
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籍以葦席深坑厚
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
祭文見
文集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

拜疏陳地方善後事宜奉旨下部

去年除夕

大清兵退趨灤水先生陳善後事宜一曰慎選有司二曰招

撫流亡三日清除道路四曰通行保甲五日選擇民兵至京師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嚴衛衙門雖主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途一開拿訛之風轉熾自今人心叵測正宜處以鎮靜未及久任之說奉旨下部議覆等上命府丞魏光緒賫帑賑恤殘破屬邑從先生招撫流亡之請也

丙子拜疏待罪不允

是時所屬州縣殘破已多封疆失事雖無與京兆然先生心不自安故拜疏請罪奉旨着實心料理不必引咎

乙巳拜疏申明保甲奉旨允行

先是

大清兵集城下先生以宗社爲重不暇問職掌及解圍復留

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

按日記爲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事今亡逸上命殫力舉行仍諭都

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

視前已行者爲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

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

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保甲之法雖主

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

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厲兵講武之政戶備器械保備牛羸鄉備馬疋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云至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勲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

保甲中一日出外見昇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
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况若
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輦轂爲之一清

二月遣弔趙儕鶴先生

祭文見
文集

夏四月清汰賦役

時上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
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
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
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
緣爲奸那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

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敢額外侵漁漏卮頓絕等上疏請命科院判定例欵

附於全書之後上從之

按是時有擒治奸猾一事據日記四月初九日拜疏為訛

棍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糾叅以肅輦轂事今是疏亡逸不知訛棍屬何主名

五月癸未

初四日

拜疏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不報

滿桂敗上以總兵馬世龍為總理又召璫孽張鳳翼為總督御史吳阿衡為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受事以來永平灤州遷安之間不接一戰先生已拜疏糾之至是報豐潤寶薊殺傷男婦數萬人鳳翼世龍亦不遣兵救援

舉朝莫敢言先生復上疏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固將以干城是寄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尙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旣賜尙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尙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佞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乘驄風

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
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奏上不報

乙巳拜疏敬陳祈天永命之要奉旨切責

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爲更化之端其
畧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
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
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朕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
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卽位以來勵
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
誅又因及一切註誤者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紛

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
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
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
罔則必以煅煉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
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
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
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
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
不免以重歛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又趨及來
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

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釜魚餽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旣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仍查勘蘇琰贓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彊釀天下土崩之勢則

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疏入周延儒溫體仁恨語侵內閣以先生早禱稱疾激上怒遂奉嚴旨切責且云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着明白奏來

丁未拜疏回奏復奉旨切責

疏畧曰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于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

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
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
何取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
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
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
役一書開該科院業有次第要以清賦之法清其賦
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
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
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
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上以爲迂濶復奉

旨切責

八月戊申朔提調順天鄉試

至月杪竣役

九月庚辰拜疏請卹畿輔凋殘奉旨下部

先是上命京兆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先生拜疏推廣之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罷三曰火耗之令宜自上裁四曰透支之令斷自撫按禁疏入未蒙省發至是重以兵燹之後民不聊生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復拜疏言大宛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荳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又請捐免新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舖酌分三曰祇候夫

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輿皂工食抽扣未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

置學田

初先生蒞任庫掾手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而貯之庫中時將請告乃取其金并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葬貧生故不能舉葬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分卹各

有差

都人國子監博士金鉉紀其事於石

辛卯日十五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先生守京兆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化理旋遭兵革惓惓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爲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爲政潔已率物務宏大綱而畧苛小重學校以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奸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爲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苦請蠲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財恤流掩骼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樽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耻犯法訟獄衰止然終以秉正嫉

邪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既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告新尹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伏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戴云○先生在事搢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中貴人習難驟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出語相詬誶先生爲不聞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貴知先生終不可撓好語慰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中貴屏跡於公庭矣

甲辰二十八日辭闕出都門十一月壬寅二十七日至自京

中官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嘆曰真清官也士民
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
皆泣有送至潞河俟先生舟行始歸者

十二月弔周寧宇

周公高年碩德爲前輩典型先生居恒極敬禮之去
冬以壽終於家先生歸里往弔筭執紼送公葬焉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

春三月癸未

初三日

始大會同志於陶石簣先生祠

海內自鄒南臯馮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後士大夫
爭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絕如綫惟先生歸然靈光久

而彌信家居之暇門人謀所以壽斯道者先生於三

月三日率同志大會於石簣先生祠摺紳學士可二

百餘人同主事者為石梁先生名爽石梁石簣先生

之介弟也初登講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

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為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

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

聖人之人聖人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

孔因以證人名其社會期定每月之三日

著證人社約

約言十則約為學之大者凡以為證人地也附戒條

於後

秋七月

著中庸首章大義發明心性之說曰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有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是時先生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或問慎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靜坐又問靜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濼

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同郡祁世培彪佳始問學於先生座中言及生死之說世培請曰人於生死關頭打不破恐於義利關有未淨處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冬十一月續置劉氏祠田告成

初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殷祀有踰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祭田張本是時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

歲時蒸嘗始免匱乏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

春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

劉氏廟祀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勒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器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餼八祭樂九祭旌十祭法

夏五月重建古小學迎尹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

古小學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啟間周海門盛標良知遊其門者率流於放逸先生思表章和靖以救正之方謀所以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而罷至是復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鼎新之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遙會於小學陽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又建養正堂游藝所左右翼以齋房一如舊制配享者四先生宋石公墩俞公浙元韓公性明潘公府紀重建始末於石又輯爲崇祀錄○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後其門人最著者爲

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海門海門同時爲陶石簣俱
本良知爲宗而遞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嘗從事
於斯而有得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
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
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旣
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
愈昭熒今謂旣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從橫自如六
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
諸生王朝式秦宏祐錢永錫等奉石梁先生爲師模
糾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

認之先生間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宏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又與宏祐書曰學者宜時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却第二義不問須看作一個工夫始得數致規正諸生自信愈堅先生遂不與之復辨矣

秋九月會推通政司通政使不報

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湛持姚現聞數以書候先生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

冬十月著第一義等說九篇

先生著第一義等說九篇一曰第一義二曰求放心三曰靜坐四曰讀書五曰應事六曰處人七曰向外馳求八曰氣質九曰習靜坐說畧曰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旣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與之常惺惺可也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悉與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不會靜坐且從整齊嚴肅
 入其他諸篇無非發明靜存之意固先生示人入道

之方尤所以自言用功得力處按是時先生用慎獨工夫

字慎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着子故專從靜中討消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不得以未發為靜已發為動又不得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人譜原旨讀易圖說証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說掀翻無遺即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濂溪伯淳為無弊俱卓然明道之書也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

春三月輯鄉約小相編

時邑令講鄉約先生叅酌古今輯諸條說以佐不及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行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更加詳明令不能行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

春正月輯劉氏宗約

先生輯宗約立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衆宗

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不

另立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

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

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

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神

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

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過當懲者俟會畢宗

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冊按劉氏族大風

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

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囂令之凜如
也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
有訟公庭者先生沒後猶遵行其教不衰

夏六月輯聖學宗要

先生謂孔孟旣沒周程張朱起而承之又三百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者顧分合異同之間學者多不得其要歸乃輯五子書之要者詮解之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大約以主靜立人極一語爲宗而其餘諸子俱要歸於此爲聖學宗要云

秋八月著人譜

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爲人也首人極圖說言人心之

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卽發明圖說之意終之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按是時秦宏祐做袁了凡功過冊著遷改格一書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先生序而行之因以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乃與宏祐書曰來冊廣利濟一格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等格書之無消煞處不如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箇爲善僕以爲論本體決是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因有感而著人譜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

春三月重輯合璧連珠

先生旣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肆三曰迷悟今復哀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歷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并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

夏五月遣諸生如天樂等鄉賑饑

去年紹郡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當道難之乃改圖私賑募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一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

秋七月甲寅初六日枚卜閣員欽召八月癸未初六日拜疏

請展限丁酉發自家

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歛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於是上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翰詹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謝陞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鈺禮部尙書孫慎行及先生以上上降詔召三臣趨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當是時自世廟以來叅大政者率歸詞林先生以外僚與孫公同被徵命又皆一時宿望朝野歡呼相慶使者至先生病瘧拜疏請展限越旬餘

而愈乃北發尋上擢文公震孟直閣又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

九月丁丑次德州疏辭不允

冬十月戊戌二十一日至京師拜疏請陞見

先生先抵京師而孫林二公未至乃拜疏請謂俟林鈇孫慎行到日同行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上命須二人至承旨吏范仁誤傳令先見先生遽行朝見禮越日始知前旨復拜疏請罪詔詰責尋下仁刑部按問所繇誤傳狀時溫體仁因事逐文閣學又忌先生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

春正月丁卯

二十一日

上召對於文華殿

孫公慎行入都以病卒上下劄子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鈺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鈺具言所以先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

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叅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叅罰不可言蓋叅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良有繇然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旣脩則遠人自服故云脩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

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不憚而罷遂傳旨林鈺
入內閣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

庚午二十四日陞工部左侍郎再疏辭不允二月丙戌十一日

拜命

體仁諭意太宰授散秩陞久虛司空席以待先生疏
辭初以范仁案未竟請罪繼以病請上不允遂拜命
而仁旋奏論城旦詔從之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
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拜司空之命卽報可

戊戌二十四日拜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

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做政請上更調化瑟畧曰

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進已已之役疆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厰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
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
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愈
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
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
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
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
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
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衷一旦
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

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
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
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
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
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
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
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
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
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
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
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
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
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患內憂哉皇上但
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
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
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
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

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末糾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疏入上大怒欲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又發改票溫體仁加嚴以上上意反解親爲改定曰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堯舜事業詎不

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
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

三月辛亥

初六日

拜疏恭申對揚之忱

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
進畧曰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
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
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固已具堯舜之心矣
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
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道者
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

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

夏四月丁丑

初三日

拜疏請禁天下言利奉旨詰責

時陵工城工天壇諸興作競起度支告匱又以罔寺缺馬價上命諸臣捐助大學士溫體仁勲臣朱純臣率先捐助有差又罷來年朝覲令各輸道里費以濟

國用先生疏諫畧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方今國步艱難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卽所輸廩厯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也而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未言聚歛之臣甚於盜臣請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而尤在先慎乎德以爲理財用人之本疏入奉旨詰責

六月己卯

初六日

會推閣員不報

奉旨推閣員三推及先生始廷臣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也體仁恐喚會稽人許瑚上疏短

先生曰劉某才諳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斃士殊多砥礪之功上謂瑚屬同鄉而所言如是遂不果用

戊子日十五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時溫體仁脩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戶重得罪上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啟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三上章乞骸骨詔許之

秋七月癸卯朔拜疏辭朝出都門

先生因辭朝復拜疏陳悃畧曰伏願聖德日新聖脩
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辨消長驗之出
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
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
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
且慮積疑成隙終開門戶之爭云先是先生草疏欲
叅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臨行復遺以書
歷數其罪切責之

己未

日十七

次天津聞邊警暫止津城

大清兵自宣鎮入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聞之謂國難崩摧

非臣子接浙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京師士民揚言曰已已之變定國綏民繫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垣宋學顯請召還少司馬王業浩亦以爲言詔下部議謝太宰復希體仁指巧沮而罷越月

大清兵退先生乃南行

九月壬子

十一日

次德州拜疏陳時事奉旨革職爲民

時先生草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遣僕土之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賫疏者反至德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是時上以邊警復用中官監督邊鎮先

生并入其事於疏中改竄前稿以進其畧曰臣惟我
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疇咨側席而今
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
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
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
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
官用事而外廷寢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
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
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
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
如杞之死今也邊庭日警國勢日感朝臣之纍纍若
若徼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
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
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
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
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
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
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

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茲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

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
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
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叅之此明示天下
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
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
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
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
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
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
鄭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

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
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
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
輔溫體仁解矣語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
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
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
外諸臣各脩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
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疏
入司禮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申
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

不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

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

爲何語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

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

政之外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

政顛倒是非姑着革職爲民

按成德滋陽令也廉而負氣誼文閣學先是以

詹翰趨朝道經其地德治席欸之酒酣偶案上有紳

籍德濡筆甲乙曰某某賢某某不肖異日得位當令

朝廷肅清數體仁十大罪太守鄭偵知之遣健卒報

體仁臺使者禹好善至遂劾德賊千萬德亦連疏叅

體仁奉旨下詔獄廷杖竟以貪戍申紹芳文公嫺戚

也官福建布政齋捧畢休沐歸里門時論咸謂紹芳

賢而久任宜內轉文公在直問嘗言之體仁心嫉文

公因嗾太宰謝陞叅紹芳鑽刺體仁擬旨逮訊以旨

傳示同官文公遽擲之几上出語侵體仁聲色俱厲
體仁遂舉以入告即日策文公間住次輔何吾騶亦
微有言不自安請告亦予致仕去紹芳尋遣戍鄭鄆
以庶常降謫家居擅才名素依托正人而實不齒於
鄉與孫淇澳同邑孫赴召鄆尾而進欲藉以復官見
人輒慢罵體仁體仁心御之會體仁忌眾正彙征無
可藉端遂借鄭鄆以搖在位特疏糾鄆逼父杖母及
生平淫穢事又嗾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
市

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己未發之說示學者

先生在官多暇有所得輒次第記之名獨證編論大
學曰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遞在身
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而工
夫則從格致始謂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要歸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又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又曰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

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
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間論中庸曰程子云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
卓見却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
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
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
以表裏對待言不
以前後際言也 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合陰陽
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或問寂然之時四氣
冥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四氣造於有象安得以未
發爲動已發爲靜乎曰寂然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

於無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當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心之所以爲心也

他日先生曰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真體段故皆以慎獨爲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溷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寢以支離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

○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畧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

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等語曰本體只是這
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
體彼爲工夫旣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
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舉立誠
之旨卽慎獨姑置第二義矣

先生惓惓說箇誠字
又惓惓說思誠二字

冬十一月至自京

十二月乙酉

十五

夫人章氏卒

先生平生不問生產家政皆操自夫人夫人性剛明
舉止端重處閨閣無惰容及卒先生哭之曰失吾良
友題其旒曰孝莊書苦次說示洵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岷邑賑饑

去歲岷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
或陷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
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
諸生謂借資廣糶庶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岷
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糶博半菽之飽
何啻索之枯魚之肆乎盍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
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冊勸輸得銀
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

式秦宏祐錢永錫邢錫禎楊鰲邢錫祥王兆脩徐廷
玠王受之等入岷綜賑事岷文學王儆弦佐之又募
岷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問量度道里
遠近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
之給粥月餘日餉四五萬人仲夏麥盡民復嗷嗷朝
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
當事巡按某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岷
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糴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
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奭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鋐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歛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悞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悞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

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

見學言內

其辨太極曰子曰易

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
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
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
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
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
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
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總名非

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又曰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論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

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

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每個入門

○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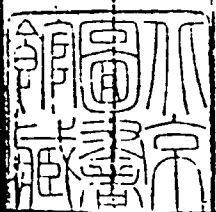
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

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証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

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歛也
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
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
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
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
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
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眞實無
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
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
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慎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脉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起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譏朱子從事延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謂獨爲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

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
 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誤以慎獨
 之功為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
 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
 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為未發以感而遂
 通為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
 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即此而
 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以行
 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是之謂無隱見無
 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為
 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為工夫千古儻侗支離
 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
 天下後
 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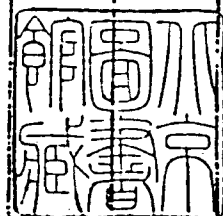


先君子戢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
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日病瘵卒復撫其遺孤
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
吾毋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
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
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
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產若干畝家中糲糲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閏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

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以世之讀是書者訛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旣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

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

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為必

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為先生必加良

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闕晚年

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能他日先生良知說曰知善

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

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

善知惡是知為心崇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

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

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是時諸生

互辨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
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脩不當黨

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
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
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
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
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蔣塋域爲平田欲得吉壤改築時壻
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塋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
決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殮成禮先
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旣窆疏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
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
洵偕毓著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著執弟
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
贊者必曰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
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旣續置祠產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
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

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
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
曾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
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
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
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
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
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
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
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間嘗旁叅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卽少有得力摠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

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龐雜卽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已有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爲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為尙書儀

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

傳之說為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尙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

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

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問居表記儒行曾子

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

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

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

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餘樂記附鐘呂考

篇

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傅餘簡還賈誼勤學

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

儀三怨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

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

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

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

子等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

兵少問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

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

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

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

學記下

即原學記

四書曰曾子

十論篇

語孟子子思

中庸

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

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薛子吳子

康胡子王子

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說古人原是如此意禮記一書大抵如

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為書不必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睹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

禮為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傳學記下卽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卽戴記古本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元珙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已已夏著約義一編謂旣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畧晚年以所疏

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筭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
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
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
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
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意
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
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
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
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

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無
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謚曰文覺操文
以祭畧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
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遘啟宗門先生益排元鑰直令
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
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

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辨難惟虛已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為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

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

統聖
繇有明上邇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
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
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
子顏子孔子衛武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臯
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元氏而終以吾道于城
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
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時有答文德翼司理沈中
明退曹子而進羅子。

柱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築下蔣先塋衣冠之藏祔塋章夫人
先是下蔣啟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
營舊宮塋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
中先生爲夫人志墓且附以自况稱劉子合塋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邁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
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
各出私困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
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

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
議卽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
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行
粥賑法中下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
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
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
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
能舉者年有卹不論豐歉爲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
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爲任任滿交代
書其事宜爲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

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首大學石經次務

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次問官首孔子問官

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次入官首周官曰天

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代六次入官首張入

官考曰官制士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次入官首張入

官次春秋諸臣尙論次戰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

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

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九卿列傳次宰相列傳次將

帥列傳次五等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終

之以王道歷代詔書奏議赴少宰任尙携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

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十一日一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

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爲慨嘆久之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徐俟定論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

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宸李公邦華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公以稱引鄭鄮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疏及之旋爲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癰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

初九日

發自家

先生患癰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

城蹶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
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洵從行宵渡錢塘及
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

二十七日

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
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
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
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
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
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
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
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
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
慎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
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
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臣
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
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

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
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
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惟本於舍己
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
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
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
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
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
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
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

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殿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繇是化群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貲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兵事於巡撫化兆民遂以化四夷嘗考古今安邊之策惟戰守和三者若李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折回紇與

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願陛下蚤定廟謨專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行之而陛下但躬脩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覽疏謂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大畧謂純粹至善者心也天下無心外之性故天下無心外之道天下無心外之道故天下無心外之學其有不善者氣血與習也

學則用學問思辨之功治氣血慎習染以復還至善之體治念說者言念與思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申救黃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尙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

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

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
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雖
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
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
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
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
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

二十三日

北進候旨八月丁未

初十日

次臨胸前疏報聞

不允癸丑

十六日

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躡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初三日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十二日}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廵方其首務也廵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

二十日

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從吾爲警宗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憲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選明德老成士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獨許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

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一曰清伏奸請自今朝紳結交近侍踪跡顯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徑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請自今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今天下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容少骯敢

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減俸
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
掌卽嚴勅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
贓的指實叅來其餘諸款俱不行

甲子

二十七日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
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減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
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叙之典曰禮義廉恥士
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
後有事業今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恤又奚有於異日立殿廷爭可否而其爲植黨
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乞嚴勅該部必以恬競分
賢不肖之槩特糾御史喻上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
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又薦舊給事袁愷戎籍
御史成勇延儒見疏快然不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
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
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十一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日打喧鬧禁賭博捕盜
賊叅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凌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
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
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
題叅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
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
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
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
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

十二

拜疏條奏備邊大畧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
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
應詔陳言畧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
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
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
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誤
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良
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
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
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

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
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盧
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

十四日

趨召對

先生旣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
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
先生典選必闕已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
間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薦候
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畧可用并請上親
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選部

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輔乎遂上疏明職掌謂
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怒是
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出太
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
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祖宗
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命也
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
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
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摠攬大權而在臣等亦
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

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邪條
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
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宣旨
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
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
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與焉
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

二十

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

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觀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者謁先生贊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

二十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

著實舉行先生彙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以獻一曰
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
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
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
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二語意不憚奉旨憲
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閏十一月己未

二十九日

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
規卸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埰見之曰此必奸人
入蜚語謀翻局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

人規御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

是先

六月枚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宵小忌之思有以中
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
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
推一二人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
上大怒下吏

議塚罪會上又開宏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
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
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
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收上領之
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顧綰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
獄并收塚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宏政門求直
言一日而遽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
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
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塚
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
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
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尙何顏立交
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
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
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
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頽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懌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

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閩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

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兵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謀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茲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

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
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
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
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
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
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
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
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
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
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

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
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繇貪縱
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
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
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
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
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
因敕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欵
語申救塚開元上已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
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

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
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
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
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鑒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
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
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
豈二臣可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
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
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

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徑直與開元並無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

旨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

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

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

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塚開元以獲罪不

得上六卿臺省合詞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

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

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晚

大司寇徐石麟奪官并司官降級為民者數人

近憲度凌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

六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

然以天下為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

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
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副院
爲張瑋僉院卽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
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

初七日

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
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

馳一蹇見者歛歔竦嘆

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
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

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實錄也

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

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塚開元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恇懼先生草疏欲糾旣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適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

語必竟日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
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
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東人舊遊馮
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
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先
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
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
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
標曰誠意筌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
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

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先生曰前日之舉得無少過淵曰何哉先生曰意氣乎聲名乎淵憮然請益先生告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淵得之復欣然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既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

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

按太極圖說謂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為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即天即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

也

二月丁丑日十三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上詰責先生不自安
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爲歸歛金以贖先
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徃徃形之
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
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象辭次爻
辭孔子傳十篇首象傳上次象傳下次象傳上小象
附後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

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

在今古之間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

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

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

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

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

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之解

夏四月巳巳

初六日

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

十三日

至

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摠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
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卽日戒舟
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者爲祝淵旣得
罪滯京邸欲上書掇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
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灼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
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
發林臯興進脩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
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
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二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
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
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嫠五卹喪六助婚若
鰥寡孤獨而巳經犯過犯譴者不給蓋於存卹之中
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鄉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水而外通錢塘江江
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
築壩以障之自麻溪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春

夏雨集外江潮汐與山洪會天樂之民盡爲魚鱉嘉
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圯江復歲決而
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
天樂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阻而罷是時先生
憫此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焯請於當事謂移壩不
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因當事允之舊制閘二
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築
其上半如壩閘口僅高丈許舊制閘一重今於門內
加板一重內外扇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樂少水患
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孝

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下

著証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証學雜解二十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曰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

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請學之爲後覺
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
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則同此覺也吾亦覺
其同者而已矣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
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
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
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
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
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
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滯於名理

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
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
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
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辭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
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
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叅之
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元虛而夷良於
賊亦用智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
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
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元覺

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辭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種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莖是故知止所以知本也知本所以知至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元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踈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闢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又著良知

說以正陽明先生之訛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

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為聖學也

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

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

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

辨之切而世之競以元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

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

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內

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
 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
 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
 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
 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
 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
 奚適乎

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
 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
 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
 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
 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
 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
 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
 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

馬六八三音
 卷之六
 詩
 卷之六

心之所以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
曰誠意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
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為
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
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
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為性命陽
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罔
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握本意言心而心不
失之元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
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
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
至矣乎

皇清順治元年

明崇禎十七年

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

初四日

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

庸闕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
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
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錫鐸
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
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
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
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
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
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啟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
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纚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
京師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破
可旦夕而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
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
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
廷臣諱之竟不行

五月巳丑

初二日

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

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傍徨者彌月初二日門
人蒼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纚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

諸生秦宏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
變先生既而號迎謂曰當日旣不能戮力圖君今又
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
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
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
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
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
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
衛廳事一時蠶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鄘來會先生具
告所欲爲云云鄘戰慄囁嚅不敢出一語目視移時

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尙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闡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

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
鳴俊默不應旣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
行此先生曰嘻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
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
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
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
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
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
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
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

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興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託言封守爲重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次且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趙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冲章公正宸熊公汝霖爲書郵致摠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買豎靡不接引措畫旬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味日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餉無所出方在計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壯其氣爲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至先生乃弛其任

初大典坐墨先帝勒饑三十萬尙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

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同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強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遭此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為辭署疏稱草莽孤臣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

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冢宰兩次

戊申二十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初八日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
及請誅中外不職諸臣奉溫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
畧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
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
江左非徧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
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
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

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
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
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
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
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
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
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
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
外廷旣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
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畧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迨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

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尙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清國釁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精兵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

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
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
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溫旨褒答曰親統
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
良心與慎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宣
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北伐無期日議
定策功至諸鎮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不禁逆
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髮指故
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遂攢矢
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

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

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

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尙懸故再疏請罪

按淵卽金吾訊

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寇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海寧後海寧失守結帨自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

二十

次丹陽候旨

卽前三日疏之旨

秋七月巳丑

初四日

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愬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
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曰剖之
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
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
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
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
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
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廕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許太宰張慎言引舊輔吳牲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勲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慎言及司空程註少宰呂大器而加銜勲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鉞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盧
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鉞
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尙未寢先生不勝
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畧曰天道有陰陽而
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
泰之關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
焉乃有護躡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
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
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豪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紀綱掃地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以作同仇之氣立國之本計已踈何以言匡復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汛地而置若棋奕洵洵爲連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貽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

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
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
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
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
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
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徃徃相爲表裏自古未有
宦官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
辨陰陽消長之機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
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
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

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既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宏光第一美政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洵曰時下邪正尙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

溫旨出高宏圖姜曰廣所票二公皆正人旦晚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

○時四鎮暨士

英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

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

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

統攝鳴俊不得陞見高劉二鎮人遣人刺先生見先

生主僕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行枵然相與慨

惜告謝而去

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

鳳壽黃得功封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

十七日

至南京

前疏雖奉温旨先生尙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

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有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生結黨蠱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輿善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並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卽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丹沉碧化獨臣尙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訐以私疏先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

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既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論

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遂請面恩
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
荷溫綸最後有面諮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
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搆死黨三千潛
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
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
王愈畏忌不果召

所云搆死黨三千
卽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畧曰漢臣董
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
之地正心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
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
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
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
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
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
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
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奉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喻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楨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鏢魏瑄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

巡按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尙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
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按楊爾
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徐一掄
請上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量從未
減或量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兩淮巡鹽楊
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巡
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畧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
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令所司畫黻衣以當辟永廢歸
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
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
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曰今天下民生之不得其安也久
矣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則
其所以風之者可思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
吏者之墨以墨治墨何令之從甚矣巡方之爲天下
詬也然則與言察吏不如先言風吏也而與其徒言

安民不如卽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畧倣周官六計
爲吏道取繩程而一一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
廉善善以言乎懷保之德也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
乎強者散而四方弱者轉於溝壑以日趨於盡而其
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招撫不論遠
鄉近籍但有設誠向化者卽與之一體撫養編入保
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恤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
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歸附之後酌免差徭以安
其心永無反側是所稱廉善者與二曰廉能能以言
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

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益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業者荒卽有業者往往捐棄其業以就荒而其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開墾不論土著流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卽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時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潛消其游惰之習仍捐其子粒數年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尤必爲之相其原隰禳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視二年穫如漢趙過之耕代田皆度非才吏不辦是所稱廉能者與三曰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往往苦加派耳然

病不獨在加派也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沉擱以致糧額不清於是
有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追呼驛騷計一切
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胥之手而國
課愈逋現今十七年臣鄉百姓已完及十八年糧且
起徵十九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六年則十七年
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弊抑又甚焉者臣生之初見
現年里役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
至百金者又宦戶多不執里役岸然處十甲之外使
寒戶獨受其辜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

可知凡以吏道之墨致之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
責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
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
詭寄花洒那移規避之計絕民困其有甦乎是所稱
廉辨者與四曰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
窮財盡矣又重以風紀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
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
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旣所在而是矣最可恨
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衿紳孝廉
把持無一時無衿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

者生耳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客動
百盈千日新月盛簞簞之不飭未有甚於此者也誠
風之以廉矣於是乎簡獄訟毋誑告毋越訴除大事
親行聽斷外如鬪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
回報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
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買菜傭
不與焉是所稱廉法者與五曰廉政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也所在地方有
降賊之官有附賊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
至誅之不勝誅習以爲常則皆庠序之教不明而墨

吏無師帥於上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教化申
讀法脩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曰遷善改過而不自
知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
或以經明或以行脩皆得據實上聞因而尊顯之而
民俗日歸于厚矣是所稱廉正者與六曰廉敬今天
下無武備矣近日所行脩練儲備四者未始非固圉
要策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
或反縱其谿壑久矣其爲墨吏之資也誠風之以廉
矣於是乎責備禦請自保甲始衆志成城脩之至也
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

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
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第及之是所稱廉敬
者與六計詳矣於是乎御史行羣吏之殿最焉通計
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者爲上考一廉備六計有
偏枯其次也廉不足而六計無問矣乃行之自藩臬
始由藩臬而至監司至府州縣莫不視此以爲殿最
則風行無往而不到矣苟風不足而漫言殿最卽幸
而得當術已踈矣况并其殿最而倒置之舉者不足
爲勸刺者不足爲懲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賄賂
公行公道退聽情面爲重簡書可委則臣有回道之

考察在然臣終不敢徒求之諸御史也御史察吏臣
察諸御史而臣則以不職之誅受察於皇上則所以
推行於風始之地者臣不敢弛其責焉另編巡方實
政冊詳開六計項欸以請告未及頒行

已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
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
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
旣謂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一
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疑

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厥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蜚語含沙下凌上賤妨貴遠閒親淫破義法紀蕩然長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而其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

初三日

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奉令旨詰

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鍼詔拜兵部右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悞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卽草疏糾之畧曰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
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鍼是舉也所關風紀
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大鍼之陷於逆黨蓋以
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大中
者魏璫而大鍼其主使者也業經樞輔馬士英明言
之則大鍼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捺履凝
寒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
辨而才諂爲次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
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則所爭於風紀之地
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

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叅半也未幾而大鍼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一二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爲斜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鍼耳樞輔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勲臣柳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薦牘之紛紜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概禁止而勲臣首

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三也仰祈聖明特寢阮大鍼兵部侍郎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鍼進退關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旨阮大鍼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鍼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

初十日

再疏請告賜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辭

王予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却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國而憂時亶亶復拜疏陳悃曰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尙矢垂死臣雖去國之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

姑先及其大者以爲匡濟之資可乎一日脩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閒暇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國家不幸而變故頻仍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四播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木崇矣珍竒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充庭矣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已足爲聖政累而况陛下悉兼之乎內脩如此外禦可知廟堂之上輒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

所謂玩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於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於是非名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家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惡大慙稱誣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元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譏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由摠之私交爲重君父爲輕情

一面爲先國讎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自申韓有刑名之說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烟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急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

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職方戎政之奸
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
何謂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
所謂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
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
且禍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邇識者每有去
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
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
額兵三萬將雪耻除兇是問乃用以自相屠戮朝廷
又爲之和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

卽令諸鎮並篤忠貞永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尤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戰之兵索十二萬不戰之餉此殆必窮之術也當事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曰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權陛下又挾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鎮臣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橫征畜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已矣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臣言所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其要尤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奏中興之業則由

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猷由此而振王綱以收旁
落之權由此而明國是以分邪正之辨由此而端治
術以開教化之途由此而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
可相因而至而由此而復讎以報先帝亦或庶幾有
濟乎疏入王不省

辛丑

十六日

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

初三日

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
切齒權奸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
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

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齒不如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惜人間羞耻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
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
起曰是予志也卽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
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
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
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遡之帝堯又
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
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
林

三月考訂大學叅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
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
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叅疑
蓋積衆疑而叅之畧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
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緝
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
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
以明格致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
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石經爲偽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何病况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叅疑本視高本更爲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之以俟論定

夏四月

時先生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有答史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

雜記

雜記尙未畢草先生臨絕命洵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

十五

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

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鍼等事士英

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清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踉蹌出奔或傳

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改國於杭而良王檄辭
及巳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城
趣撫軍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颺士英私人
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洵偵動定洵西渡則士英擁太
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有
一人及乘輿者洵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之
罪不必言焉有身為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某
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行
士英至杭奏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佳
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尙欲袖手坐視乎遺

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日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能以死對使者抑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功方對語得功裨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顱死雄遂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秘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守道于穎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穎遷臬
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逝
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
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
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
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
固圍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
次第而聞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噴毋徒以去
爲汲汲也穎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英
又縛內侍屈尙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怨忠之謂

宜立發第一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斃尙
忠於杖下穎不能用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右
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戰
慄旦晚且行遯先生忠憤填胸莫可告語六月十三
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歛降十五日午刻
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
不食僵卧榻間洵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
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奕呂
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卧內憑几而見之應奕進
曰今日係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尙有魯

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名華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

堞

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褒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難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奕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寶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

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
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
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十六日吾越爭鍊金犒
師應奕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
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
乎應奕知不可奪卽以死激先生曰城降矣卽欲死
豈先生死所先生爲動色曰姑從子出城遲數日授
命耳晚始粒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
外之水心菴

丁丑

二十
六日
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忍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愨賁圖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一日門人王毓著痛子衿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著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沟不敢以書呈先生聞毓著死曰王生死我尙何濡滯哉先是壻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登山袁閔事言死尙有待先生覽書爲進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尙有望於中興迨南都之

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今監國降矣吾越又降之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世無逃死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必待有疊山之徵聘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恨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尙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

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元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元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元趾比也以元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洵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

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

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

晚年自制一棺材甚薄

殮用孝

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弗刻文集汝

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浮誇則中欺罔百

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亦繫以

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

五日昧爽乘小舸駕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

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

遂投洋中舟行十餘丈舟子急挽櫂救而先生尙浮

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

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
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峯寺是日徵書至同先生徵
者八人在越爲高宏圖去位寓越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
及先生洵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
以熊雨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
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啟國破君亡爲人
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
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
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
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

荒迷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沟錄書
付使者并來書不啟封歸之

戊寅二十七日舍於楊枋

沟自靈峯迎先庄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居旁二十
八日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
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
著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
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
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
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人生不可以對父母

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
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
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
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
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
旣而曰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
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
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
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
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泐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泐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泐曰下蔣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初一日王毓芝復來候

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

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早覺撫胷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首肯

閏六月戊子初入日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

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携至前先生捉筆書魯字毓
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領之初八日友人
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齧齒擊床
太息者再戊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
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
八歲遵遺命殮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旒曰皇明
戢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

二十七日

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

遵遺命補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

初七日

葬先生於會稽下蔣

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蔭之原暨夫
人合葬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元配章夫人累封淑人子一卽不孝孤洵以先生官

京兆尹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

一云湖廣周鄭陽副憲公夢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

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止適秦祖軾邑庠生

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

生宗義女次士林娶吏部尙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

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兵備叅政祁公承燦子

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摠戎定國將軍吳公用宣
子庠生元遇女繼娶太學生陳鑒女孫女一適錦衣
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善禎

不孝沟奉述年譜既卒業復緬懷生平遺行綆涕
而言曰大哉誠乎仰觀於天日月之所以運行陰
陽之所以變化此誠也俯察乎地山川之所以流
峙草木之所以繁植此誠也中觀乎人倫類之所
以常生人心之所以不死者此誠也誠者天之道
也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
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繇敬入誠之者人

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
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完
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
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
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
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
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
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
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

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
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
恩誼周洽不以親疎而間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
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
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立義田百畝以贍乏其自奉
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
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
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積貯以施賑濟所
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
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

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
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進易退
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
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
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
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
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
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宏且偉焉
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一非出之於誠
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一非本之於誠而

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
虧體不辱身忠孝兩慊仁義兼盡殆合夷齊首陽
曾子易簣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
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通於屢教卒居
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
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
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
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
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
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

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

見大學
參疑

卽內而卽外卽動

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濂溪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掃蕪而闢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洵負罪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諛宗黨退考

遺文聊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
其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
至於言之獲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
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泐泣血百拜書

貞孝先生傳

邵廷采餘姚人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沟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忠介公宗周發憤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愍問犯顏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戴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盃視膳家畜老僕罷癯嘗令典謁遇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衆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孚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

一先生闕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埭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爲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旣從公入南都見朝政紊亂力贊公歸里我

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爲利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

得已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
爲愧旣塋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感
來設奠副使王爾祿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吳俱弗
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
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爲我辭大夫若違先訓墮初志
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
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其坐卧戢山一
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憚仲升數輩
外希復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
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

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
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曩遺命塋下蔣水土淺薄有
力可擇高阜改塋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安
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摻厲惟恐墮喪名節今
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塋大父墓道
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居閭闔未嘗有惰容
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
倣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怫曰奈何爲此矜
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
酬會徐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

後人無所得以歸其婿曰爲我告徐君冢故友某償
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托友人周敬可敬可盛
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卽負之登絕巔如是一年無片
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沒齒卧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
扶易曰豈可終於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
私謚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
昭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廵撫都御史
湯公斌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嘆息而去
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並嘉嘆之然

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倡和再世處士身名俱
泰若戴山當明未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
所亨而爲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
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
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跋

是書凡傳四世歷一百二十年而始克梓行何前此
之泯泯日久也竊惟先摠憲公殉國難先高祖貞孝
公掩形匿跡終其身一小樓手輯遺書數百卷矻矻
窮年罔輟寒暑且進述年譜以紀摠憲公生平之大
而細者亦不遺焉兩世精華萃於寸帙其始也以守
摠憲公治命秘而不宣其繼也世遠風微我祖父行
株守一經大都家徒四壁立雖有志焉而未之逮迨
今上御極之十有七年當事者搜羅故集倡義鳩資摠憲
公全集二十四卷始鋟行於世前輩闡揚風教實先

人潛德幽光積晦而明之一大機爲子孫者宜何如
龜勉策厲以期表揚先烈寧徒守遺書而弗失已耶
德生也闇未知學問嘗於童時竊見年譜抄本雖未
通曉心嘗識之長而習舉子業奔走公車竟未嘗一
爲卒業旋藉先人餘蔭幸得竊祿

熙朝獲綰邑綬方冀整理舊集首鏤年譜以酬夙願卒
以不才被議落職而止嗣是家變頻仍子身顛沛僕
僕車塵馬足間是譜未嘗不在行篋也夫以德之愚
闇無知一行作吏幾墮家聲分宜終身屏息牖下乃
復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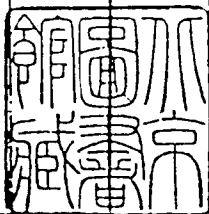
皇仁准留霸州營田自効真遭逢於意外者課耕之暇田
舍清曠間出是譜而抄錄之惟舊存諸底本改竄各
異稍以臆見爲去留至於體式有未允協者敬依所
聞於縉紳先生之緒論而更正之若夫講學語錄前
後奏疏雖已具載全集而譜內亦摘其精要未便竟
事刪除且增入南憲奏疏之未列於全集者數章以
誌勝國興亡之驗末綴貞孝先生傳備考徵也乾隆
乙未冬蒙

聖天子如天之度施千古格外之仁首錄孤忠備垂恤典
榮生幽壑感切重泉德微末小臣雖舉族捐糜末由

報稱竊念是書沉擱已百有餘年若再事因循或至
遺文淪失將德之負疚先人者猶後而上辜

聖朝教忠之典其罪不可勝數矣是用敬慎手繕拮据付
梓亟了此未了之役以存考証梓成爰記其顛末如
右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元孫毓德敬跋



年譜

癸未

萬曆十一年東鄉生

丁亥

辛卯

乙未

甲申

戊子

壬辰

丙申

乙酉

己丑

癸巳

十一歲右試以制桃
題四者不屬草項刻
而就

丁酉

丙戌

庚寅

甲午

戊戌

萬曆十一年

辛亥	丁未	癸卯	巳亥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子 十八歲入學
癸丑	巳酉	乙巳	辛丑
甲寅	庚戌	丙午	壬寅 二十四歲食祿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自序前歷試卷募錄
銅佛

萬曆四十八年
夏寓武陵迴雁峰
有黃章丘稿募白衣
像德山五義踏花笈

天啓改元
春序楊尙賓稿
夏讀四節稿
冬募文昌像廷壽

夏自序後歷試卷
序陳大士稿序匡廬
小草爲僧募米
秋劉完典募表跋

三十六歲公言向時
壯年淺學盡見筆端
戊午以後一意掃除
覺古人深處頗有所
窺爲文漸有涼水盡
而寒澀清之意故天
備子集刻文起于是
年有孔子像贊及觀
生章徐侯滿考募文
昌閣三序

卷之二 自序前歷試卷募錄

天仁二集卷三

二

癸亥

冬十月自武昌放舟至蘭溪朱咸一家舫序李玄雲稿又序劉士雲稿舫疑各半舫齋十一月二十五日序咸一稿是日自蘭溪放舟至九江是冬有周伯舉楊郁門河漢居諸稿及文等隨社五序晉母墓誌

丁卯

春壽徐如山序夏有羅子合元長

甲子

四十二歲是秋奉江西省試四名春客金陵序子苑稿誌李真渠墓作陳則梁白道士二像贊夏有秣陵問業存論超宗稿青來閣四序

戊辰

崇禎改元夏客揚州序鄭超

寺質吳縣丞三序

甲子

乙丑

夏序詹曰至稿陳王在稿秋記兩克部序四子合刻

巳巳

春在杭寓湖上題浣筆池稿代壽鄭母

表揚錄

丙寅

夏初與周介生論文書秋再與介生書序易三易稿冬三與介生書序

庚午

春寄萬茂先書序合併稿祭王君衡

吳逢閏平遠堂玉粒

五序

秋與沈崑巒書

冬序韓丹水集

宗卷章

秋六月客南京作

北魚軒序于秦淮舟

次七月序曾太雲尺

牘八月序五詩五先

稿寄李孟白書九月

九日北歸作偶社序

是日自龍江放舟至

儀真明日宿天寧洲

序子魏合刻

冬大倉舟中有答

張侯書至蘇富虎丘

鐵花庵有玉虎鳴千

劍集二序四與介生

書尋寓嘉定有答夏

彝仲陳八中二書題

超宗四關十一月遊

至杭

再答彝仲書序洪上

艸去常山道中序二

嚴合刻序飲石齋稿

舟至高陽序刑定至

金華序金立希稿抵

家再與張侯書

夏二與張侯書答

吳青丘書

秋作陳公行狀詩

鄭毋文

冬答楊淡雲書寄

潘昭度書

諺

夏序四家今作稿

秋有大士提學二

書題鵲橋記

冬有墨恕序楊汝

基基表謝孝子傳

辛未

〔自〕有李龍侯題
錫贊四社三序
〔秋〕為會仙峰募經
神像再答維節書
〔冬〕有論建文君臣
疏寄閩子將書再與
陳怡雲書及子魏選
昭君怨王承周辛未
房選四序

壬申

〔春〕三答維節書三
真和雲書答楊希元
書五郡人文易一房
二序陳敬序傳
〔夏〕序劉亦斐稿壽
吳心泉上蔡太尊三
書序司理碑記
〔秋〕上王父母書壽
陳所敬
〔冬〕與郭雲機書序
萬永師稿
天傭子集初刻止于
是年五月樹云先生
有四書題義知于是
歲今未之見

癸酉

〔春〕賀潘昭度壽陳
太夫人讀宋史三論
〔夏〕序野園序八科
〔秋〕有今文定待五
序賀玉石雪序
吾行狀

甲戌

〔春〕正月賀黃公祖
序入京有固始政精
傳梁公墓誌雷能彌
丁喜哉丁半千張培
甫四序與丁之莛書
及遺卷序今未之見
〔夏〕四月二日有荏
旅樞記是日自通州
灣放舟往河西鈔開
〔秋〕七月有北征草
序鄭室行狀跋篤孝
傳石雲碑記
〔冬〕十科選序張太
夫人壽序

乙亥

春 易解序

夏 甲戌房選二序

秋 序羅文肅集

八月初七日丁內艱

有辭弔奠條件書九

月初一日有立三告

文

冬 序課士錄

巳卯

春 四科序

秋 韻語序增補定

待序

天備子集續刻止于

是年

丙子

春 至贛州先與潘

皮臺書文與郭雲機

書序詩義平羅或問

夏 五月自贛州歸

答潘書序德政詩

秋 跋筆臺

冬 序吳仙升稿書

李少文

庚辰

丁丑

春 有課見艸序論

馬役三書

夏 誌戴母墓永息

堂記

冬 劉大理傳

辛巳

戊寅

春 序張伯羹稿

夏 傅伯子鄧漢長

二序

秋 蘇公墓誌

冬 瀛社序

壬午

春 正月穀日歷科

程臺序

乙酉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臣子三夏年公不與
試

崇禎十七年
北京失守福王
辛于南京有寶繪樓
集序

重樂軒序疑在是年

入閩隆武以為廣東
道監察御史殉國難
死年六十四有大士
墓誌正月樹云晚年
入閩所帶書籍盡為
鳥有

右入譜共一百八十八篇外有羅文止稿序連翁
壽序與溫伯芳鄭超宗二書其年不可考姑闕以
俟知者清人張符驤識

紘

有明天啟朝奄寺亂政太阿倒持一時摘藻揚華戕冠博帶
撥魏科而躋顯秩者類皆低首下心佺佺覩覩惟奄旨是承
而我太僕忠端公於楊忠烈二十四罪疏未上之先抗章劾
璫何啻博浪一椎祖龍褫魄厥後指陳時政俱爲奸黨所側
目卒與諸君子身填狴犴甘之如飴而一往浩然之氣藉扶
綱常於不墜豈特殘明龜鼎賴公奠定哉炳於癸酉秋擬哀
公事實編爲年譜奈兵燹之餘篋衍中藏弄家集半付劫灰
卽故舊聚書諸大家亦焚燬殆盡搜剔久之未克成編一夕

假寐雷書種閣恍惚至一處見夫玉軸牙籤繁富夥够畧爲
翻閱則忠端事跡所在多有方欣慰聞而雞鳴破曉殘夢覺
矣嘗觀周官有六夢之占此殆所謂思夢非邪因思古籍叢
萃莫如書肆王充閱市舊事可師遂徧歷甬越各坊及近日
購書之家網羅蒐討彷彿夢中所見各書乃悟曩者一夢蓋
太僕托天之靈示機緘於冥冥中也嗚呼太僕公後自文孝
至炳宗子七傳矣嘗以歲時祭祀拜化安山賜瑩見夫四明
北面諸峯左右拱揖而松楸之聲迎風洶涌恍疑太僕英靈
乘胥江秋濤而儻降旣而至通德里故居則花園遺址猶存

石筍矗立掩映青林黃竹間摩挲久之想見峩峩巖巖餘韻
未泯焉回憶垂髫時先君子以公集暨正氣錄等書見示云
此先太僕公遺徽也汝他日學成名立當以闡揚祖德爲第
一事今先子棄養卅有餘年小子荏苒六旬學未成名未立
自顧頑軀無一可繼述前人者惟是表揚先芬之志常耿耿
於懷中竊幸世德可稽何敢以不才自諉於是流覽羣書凡
涉公之行事者捃摭罔棄歷一載而紀月編年釐然就緒云
間嘗考年譜體例今昔不同歲乙已編文孝公年譜不揣駢
淺效陽明弟子撰王譜之例撮要記事各條下不註出處閱

者以未識所本爲憾茲則件標書目旁及時事兼附歌詠倣
張石洲亭林年譜之式俾閱者於紀載之異同朝局之清濁
國運之遷流一開卷瞭如指掌詎止太僕懿榘纖悉靡遺乎
譜旣成同志欲集貲刻之炳曰此宗子之責也不敢復煩諸
君爰以節衣縮食之所蓄付諸剞劂并不取給於公費焉昔
李文簡著范韓富歐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歎其博洽
當日太僕同難諸公若高若繆若李若三周各後裔諒必有
表襮前徽昭示來葉者異日合七君子年譜爲一書尤炳之
所心期而願睹者爾乙亥蜡日炳厚謹識

黃忠靖公象



仍孫炳屋敬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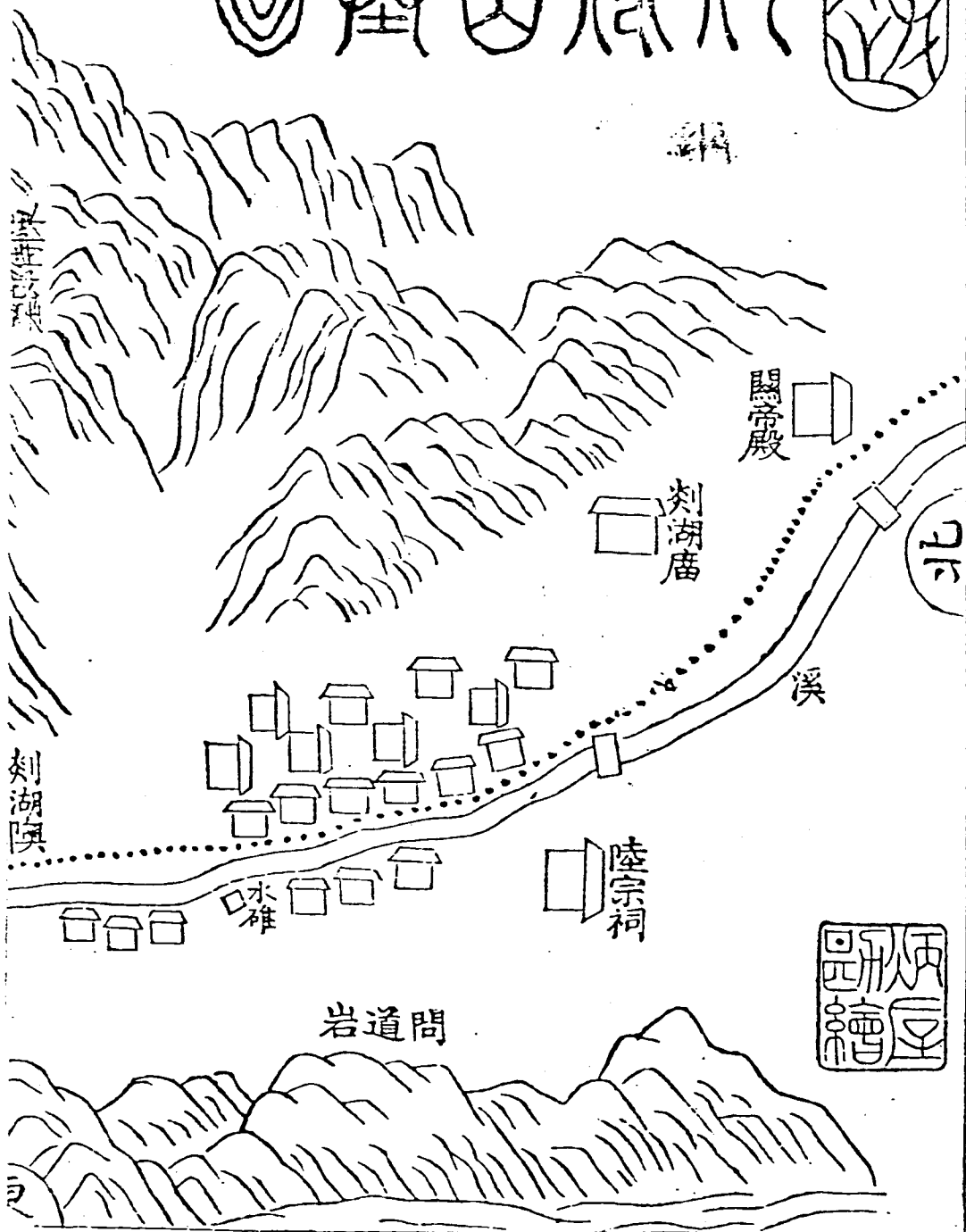
上皇正心堂前八十二位自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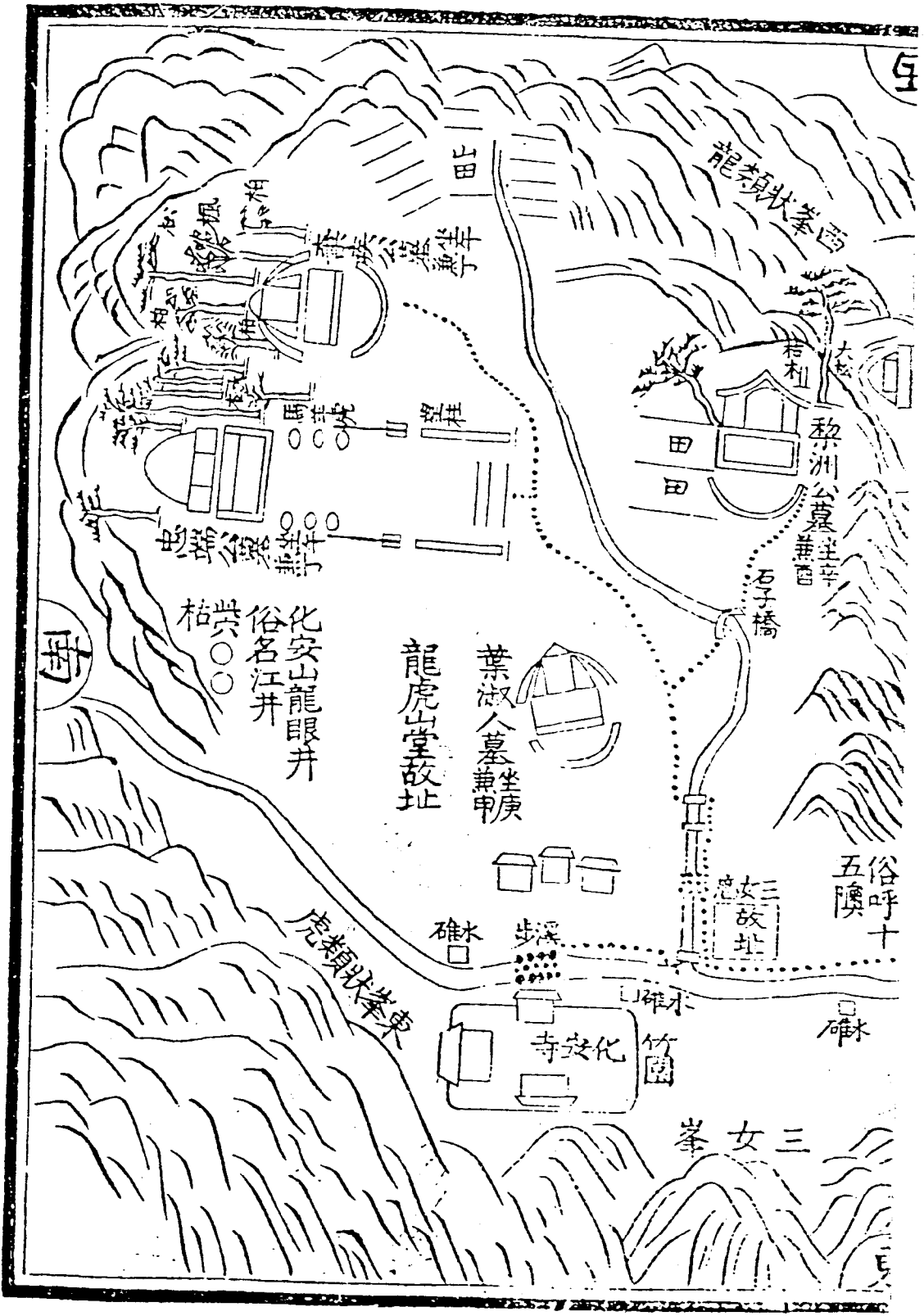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義冠絳袍觸邪則
鷹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
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愧男子而惜
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
容儼然夔臯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
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々千載
伊誰後死

公像傳自官司理時
距蒙難之日八年矣

崇禎戊寅五月山陰友弟劉宗周拜撰

鹿山麓圖





忠端公年譜舊本

公諱尊素字真長姓黃氏別號白安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名尚質覺而異之故易今名黃氏之先婺人有為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諱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為邑人祖諱大綬號對川贈太僕寺卿父諱曰中號鯤溟封太僕寺卿祖妣章太淑人妣盧太夫人

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 公生數著異故對

川公特鍾愛之豐頴廣穎識者知為非常之表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公自少博覽經史不專為科舉之

學自述詩云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典墳窮盡古今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 八月十二日元配翁太夫人卒 太夫人大司馬見海公之後太夫人有姪祖石先生名逸兼

工繪事後從公宦遊京師授晦木澤望二公句讀公舟中雜詠所謂共坐得詞人者也炳屋謹按祖石先生係翁夫人之弟非姓也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作清景賦序云郊居無事紅樹

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

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為當場人道也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續娶姚太夫人上虞太僕寺卿

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字鄉飲大賓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八月初八日伯子文孝公生

四十年癸丑公三十歲五月之望與鄭奉峩族人元素自

黃竹浦登舟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記又兩遊剡湖剡湖

在吾邑通得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中故名謝文正嘗讀

書於此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聯捷成進士仲子晦木公生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仕甯國府推官姚太夫人隨任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所號爲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歡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乃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屬哉終公任不敢爲姦利事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

江南鄉試分房得門下士十人

徐公石麟朱公天麟金公渾後俱殉節著名叔子澤望公生天啟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

春兼辦糧事冬兼攝郡邑事郡

有劉宦橫甚置私獄殺人家僮以百數恣爲奸利公拘一二鞫之扑其助虐數人桁楊于市爲教諭曰足下僮客甚多干文罔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

二月公坐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力

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值攷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

盤錯宜俟後人公曰吾志掃茲鄙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
 之吏矣時訟劉宦者數百人悉為斷理收其僮客臨死劉宦
 飛章京師左都御史鄒南臯由此知公曰凡吏當瓜期外惕
 於情面而內護其攷選不惜違道干百姓譽也是獨彈擊強
 宗臺中人物也是年分校武闈有偕馬仲良校士次韻詩考
 授御史懸缺假歸季子司輿公生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 公家居晦木公詩云吾憶八齡前癸亥
 先公此日尚家居高堂臘酒頻為壽稚子春鐙嬾讀書可見
 其概云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姚太夫人隨任任山東道
 監察御史上請用講學名賢疏以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
 史馮從吾之罷也上明職掌疏謂凡人理財官守言責一
 切核其職掌上請簡巡撫疏謂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
 奔走而外之司道僇力封疆敷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
 不問也上請復召對疏謂祖宗時有朝午二朝有便殿召對
 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其制當復也

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 京師地震三月十六日公陳十失劾
 奏魏忠賢客氏疏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
 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言甚悚切天啟初閹人魏
 忠賢帝乳母客氏干涉外廷臺諫有及之者而言者皆絀是
 後四年之中莫之敢指公獨發憤悃幅中旨廷杖韓相國熿
 救之得罰俸上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公為鄒匪石先生門
 人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
 能已於言也上劾奏逆奄魏忠賢疏因六月間堂官楊忠烈
 公上二十四大罪疏相繼而發也上諫廷杖萬工部燝劾奄
 人魏忠賢疏謂為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正之朝王
 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敬孚嚴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
 為之奸人為所欲為惟恐忠臣義士之撓之也後世有秉董
 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某日工部郎中以
 言某事死豈不為聖明之一累哉公自分與璟同口賴政府
 力護得免公于癸甲之際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軍

忠賢傳 卷之六 三

國茲不具錄

五年乙丑公四十二歲 三月出都門奉茶馬差主事曹欽程

劾公前疏有推擇名賢以重風紀者陰為高忠憲地遂削籍

六月逮楊忠烈魏忠節為閹人所害公哭之於野慟公歸家

集中有買菊數種閒坐紙鳶野園山窗等詩炳屋謹致詩書二月奉茶馬差削籍則三月也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 崔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

案公有力焉時有睨新參者欲借忠賢仇為贖身媒因嗾其

門生曹欽程擴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嗾又嗾織造

李實於蘇撫疏中攬公等名而公逮矣且謂公家居講學與

忠憲之屬交私四月詔下徵公連坐者六人炳厚謹致詩書二月有旨七人並逮公以四月

就獄此處四月詔下云云有誤緹騎至吳為百姓箠死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聞

即投牒行或言亡命縣令祁逢吉操兵到門公在道聞之移

書逢吉日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

何小視海內男子也時高忠憲以大臣不辱自裁周忠惠遂

遠未至公就獄時訊者問賊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

大川皆吾賊私何必問乃公為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止有榜
 掠懸坐耳在獄中偕李忠毅周忠介周忠毅繆文貞四公者
 慷慨怒罵繼以詩歌門人徐忠襄私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
 於此豈減黃霸之授尚書哉魏忠賢使許顯純以次掠考李
 忠毅嬰病公考竟次李忠毅乃公復就考顯純詰之公曰李
 公不任楚壽吾代受之魏忠賢又次第使其私人害諸公存
 者惟李忠毅與公忽一日伍伯執巨纒睨視公公曰若欲殺
 我乎何色之遽伍伯曰何與小人事上宮勒取官病故狀矣
 公北面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卒後六月朔
 也又三日而李忠毅亦死炳屋謹按李公卒於公卒之日此云三日誤後一年烈皇即位
 魏忠賢以謀反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諡忠端
 右忠端公年譜舊本炳弱冠時見於敬旃從兄植處從兄
 謂炳曰先祖穉圭公禱所編輯也忠端一生大節盡在是
 矣炳乃敬錄一通弄之笥兵燹迭經典籍殘燬此本幸存
 茲刻拙編年譜既竣遂附刻之以見濫觴之始云丙子花

忠端公年譜舊本

四

黃忠端公年譜卷上

八世孫 炳屋 編輯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也黃氏

系出潁川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為慶元今甯波府通判者

佚其諱建炎時金人破慶元不屈死子三人分地避兵一

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竹墩一居吳隩亦慈地居竹墩者

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尋徙餘姚竹橋是為吾族之始祖

維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誦讀故下四世失名諱僅

存行次第六世諱堂字世堂七世諱貴字文貴八世諱尹

黃忠端公年譜卷上

字子尹九世諱安祥字安之十世諱杲字廷杲十一世諱
璽字廷璽號小雷兄伯震號大雷商於外十年不歸小雷
公往尋之裂紙數千書兄之里系年貌爲零丁榜之寺觀
街市經行萬里無所遇禱於衡山夢有誦沉縣盜賊際狼
狽江漢行者覺疑不祥遇士人求占告以故士人曰少陵
春陵行句也春陵今之道州蓋入道州尋之府君至道州
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大雷過之見傘
心動曰吾鄉之傘也視其柄見府君姓字方愕眙間而府
君出相視若夢寐詢其故具以告兩人哭失聲道路觀者

亦泣下時大雷已家於道州府君卒挽之歸

明史有傳南雷文約有萬

里尋

十二世諱諒字素庵是爲公之高祖治生厚富有乞

貸者辭其券春夏之交園有餘粟往來里門而告之曰不足於粟者往之吾家里人囊橐隨之纍纍猶外府也已而里人曰無不足者始召他村之告糴者與之年八十而逝曾祖諱稔號東河年逾四十無子乃使其從子讀書敬事從子之師家人之食飲無敢視於師者五十歲而贈太僕生贈太僕諱大綬別號對川公之祖也生五月而孤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考諱曰中號鯤濱

以易教授吳興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

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一邑利害他人不敢

言者府君獨言之嘗議南糧事府君言是役破家不一不

如以道里之費稅畝而官解之有蔣太常者名一曰稅畝

則均役非搢紳之利府君曰吾所言者諸君子孫計諸君

能保後世之不降為皂隸乎時父老子弟會者千人皆竦

聽歎息逢贈太僕之怒必伏地請扑有為府君解者府君

麾之曰吾以大人釋怒為喜不以免扑為喜也安定公始

祖鶴山公祠宇將圯府君撤而新之不以煩宗人娶盧淑人生

四子公其長也公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族祖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公諱尙質覺而異之遂易今名聯

捷成進士授甯國府推官除山東道御史劾奄遇害崇禎

時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再贈兵部左侍郎諡忠端著有文

集六卷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說畧一卷崇禎戊寅詩集先授梓於金陵楊維斗先生有序康熙丙辰相州許

西山先生梓全集序之鄭子禹梅亦有序其板旋燬於杭城臘脂橋丁丑崑山徐果亭先生重梓四書緘

八卷隆萬兩朝列卿記二卷文畧有序懷謝軒講義若干卷今

惟集六卷行世講義節入明儒學案宗譜參家錄

明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謹按麻法推之乙酉日也

公生數著異故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大志豐領廣穎瞻

視若神峩峩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

徐撰行狀

十三年乙酉公二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四十年辰

誕諱攷

十四年丙戌公三歲

十五年丁亥公四歲

十六年戊子公五歲

是時對川公知公必貴嘗問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公對曰三品後公以七品死節天子特恩竟如公之對

云家錄

十七年己丑公六歲

十八年庚寅公七歲

十九年辛卯公八歲

二十年壬辰公九歲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五十生辰誕諱攷

二十二年甲午公十一歲

是歲無錫顧涇陽先生憲成時為文選司郎中削籍歸與高梁溪龍攀

錢啟新本一諸先生講學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講道處海內聞風景附

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

大著綱目三編

二十三年乙未公十二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五十生辰誕諱攷

二十四年丙申公十三歲

時中官奉使開礦秋冬之間礦使相望於道十月中官奉

使徵稅稅使四出有兼礦務者明史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六月戊寅日十四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明史公少負軼才

摘詞採藻下筆不能自休錢撰墓志自述詩所云憶昔十四五

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記下筆

亦自傑是也詩畧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是年季第季真公生諱葆素南雷文案季真先生墓銘

二十七年己亥公十六歲

二十八年庚子公十七歲

二十九年辛丑公十八歲

元配翁夫人來歸約在前後數年間夫人大司馬見海公

諱大之從曾孫詩人祖石先生諱月倩字元美後改名之

姊也南雷文案 謹按翁氏家乘見海公仲弟孔顏孟三

氏學教授諱大音字見嶽生五經博士諱時正字春
卿春卿生日永字久鎮久鎮二子長
日清次庠生月倩女一即翁夫人也

三十年壬寅公十九歲

是時鯤濱公以易為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

不奇中世譜故公亦明於陰陽消長之理君子小人進退之

幾徐撰祠堂記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六十生辰誕諱攷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四十生辰 八月十二日謹按麻法推之庚寅

也日元配翁夫人卒存年二十有一並誕諱攷是歲東林書院成天

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明儒學案

三十三年乙巳公二十二歲

五月丙申二十鳳陽大風雨毀皇陵正殿庚子二十雷擊

園丘望竿明史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六十生辰誕諱攷

三十四年丙午公二十三歲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一

是時季第季真公九歲仲弟白崖公諱等叔弟靈超公諱符

素少於公僅數歲耳延張兩如先生諱圭章即蒼水司馬之父教授諸

第此數年中事也見文約蒼水張公墓銘

三十五年丁未公二十四歲

七月十八日盧太淑人四十生辰誕諱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

秋作清景賦序云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襲人

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狂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未可

為當場人道也文公又有壯懷賦序云余幼落拓不肯

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未展云云文畧
當亦在此數年中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

續娶姚夫人太僕寺卿諱翔鳳之從孫女鄉飲大賓諱克

俊字順宇之女世居上虞渣湖來歸時年十六長羣婦三世

同居內外數十人贈太僕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

獨賢姚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

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南雷文約公在家每食必入侍太僕

公與太淑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

太淑人寢然後就枕席率以為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

家督撫三弟而訓教之行狀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

八月八日長子文孝公生諱宗義與孔子生物只差一字南雷

文定五集

三十九年辛亥公二十八歲

四十年壬子公二十九歲

是歲顧涇陽先生卒自後臺諫右東林者並出而東林為

天下大忌諱矣明儒學案

四十一年癸丑公三十歲

五月望與鄭奉峩暨族人元素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

記文

是歲兩遊剡湖亦有記

剡湖在姚邑通德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中故名

謝文正讀書於此文畧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七十生辰是

月乙未叶章太淑人卒 十一月丁丑三叶王父贈太僕

對川公卒 並誕諱攷

公試輒不利讀書著雪間擁萬卷作百

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吟曠懷今古一切醜磊不平輒託

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之公夷然勿介意也 行狀錢

撰墓志亦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著雪間意豁如也

公與管僊客可同學管

為孫清簡

鑑

之壻妻亡再娶不得意棄其家業浪跡江湖

公寄以詩曰僂蹤飄泊徧滄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繚繞畏

途殊自苦消沈壯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

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狂寒雲漠漠樹聲秋

姚江逸詩二首今錄一

四十二年甲寅公三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五十生辰

誕諱攷

公以周易誨授茗

雪間學者曰窳

陳撰祠堂碑

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

名一家精於典故言事皆有原委

文撰神道碑中有虎邱看月賦浙江

謹按集

觀潮賦宋科目考宋賦考俱選入明文授讀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

學使口宗師行部東浙按試紹郡公補博士弟子員是時
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輒數千言性强毅喜氣節見人有
乞憐態竦脅嫵媚必詫之若昂眉強項與公爭是非公即

媿媿聽行狀參通志館於甬上洞橋董氏長子文孝公從元

學案攷畧五月己酉四日張差持挺入慈慶宮太子所居擊傷守門

內侍被獲伏誅明史秋應浙江鄉試正典試編修吳青門

先生諱宗達直隸宜興人甲辰一甲三名諡文端副典試戶科劉戴源先生諱

炳直隸甯晉首題為人君止於仁二句次題知者樂水一
人戊戌進士

章三題古之人與民一句公中式第五十八名舉人房師

鄒匪石先生

諱維璉江西新昌人丁未進士行狀參貢舉考畧進士便覽謹考浙江通志是科本省中式九十七人加額七名自是科始解元湖州馮銓與

涿州同姓名浙人中式順天者十八人錢士升與焉中式

應天者九人中式山東者一人中式雲南者三人中式貴州者三人後成進士者五十人而十八人則連捷也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

春應禮部會試總裁內閣吳曙谷先生

諱道南江西崇仁人己丑一甲二名

諱文恪

尚書劉衡野先生

諱楚先湖廣江陵人辛未進士

首題君子惠而不

費五句次題人道敏政三題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至懷仁義以相接也公中式二百一十口名進士易一房

謹按公禮闈房師行狀墓志本傳遺集俱不見姑闕以俟
考又按是科新建萬忠貞燦嘉善魏忠節大中江陵李忠
毅應昇俱同榜會元吳江沈同和文係同邑
趙鳴陽代作趙亦中第六名事覺並謫戍 殿試第三甲

一百八十二名一甲嘉善錢士升江夏賀逢聖同安林鈞
後俱大拜二甲南昌楊宏備等六十七人

三甲二百七十四人貢舉 七月辛未日仲子晦木公

生諱宗炎 公以開物成務為學視天下之安危為己

之安危未嘗臨講席而風節相許者則劉蕺山高忠憲魏

忠節李忠毅諸公為砥礪性命之友明儒學案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

任甯國府推官姚夫人及長子文孝公仲子晦木公俱隨

任吾悔

公下車卽飭法令嚴墨吏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

平反直指臺卽甚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

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

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

行狀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號爲

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權一郡之

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

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

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

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

屬哉終公任不敢為姦利事

家錄謹按萬季野明史稿祭酒名賓尹

公與

虞乾颺周桂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刑明每會必

四人其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為盛事

說畧

七月十八

日盧太淑人五十生辰

誕諱攷

公服官後以次第自崖公

代身為家督凡積俸一鎰半銖皆付次第即衣履扇箸凌

雜瑣細無一入姚夫人囊者

行狀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四月辛卯日京城宣武門至正陽

門河水盡赤經月乃止甲辰日

十四

大清兵克撫順五月

丁未二十克撫安諸堡七月戊申二十克清河堡明史八

月公充應天鄉試同考官行狀是科正典試鄭子器諭德以

上饒人辛丑進士副典試來路然贊善宗道蕭山人首題子路問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次題遠之則有望至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三題心之官則思貢舉考畧公所取士必樸屬微至去靡

漫者得十人嘉興徐虞求石麟崑山朱游初天麟吳縣金宜蘇

渾後俱死於王事行狀參文定謹按集九月乙卯三

日長星見東南十九日而滅十月乙丑日彗星見氏宿三

十九日而滅明史清川王公同知甯國府事後移守臨安

屬雲南

公作序送之文畧

是年叔子澤望公生

諱宗會 誕諱攷

四十七年己未公三十六歲

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

綱目三編

三月經畧楊鎬帥師出塞

敗績四月京師河水復赤六月己巳

十八日

大清兵克開

原癸酉

二十日熊廷弼經畧遼東

明史

公在甯國風旨孤鸞

諸郡大獄撫按必移公訊鞫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為

故事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

煤土嚴行禁絕

神道第一碑

四十八年庚申公三十七歲

七月神宗崩光宗立撤回監稅內璫盡罷天下礦稅發帑

金犒邊以葉向高自其家劉一燝韓爌史繼偕沈淮朱國

祚何宗彥為東閣大學士 八月庚申十五蘭州黃河清

凡三日是月光宗有疾召見閣臣方從哲等於乾清宮晦

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九月乙亥朔光宗崩熹宗立

以七月前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為泰昌元年明年為

天啟元年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後改名忠賢封乳母客氏為

奉聖夫人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 孫如游入

閣預機務明年閏二月致仕方從哲罷並明公嘗謂魏元法僧

道武年號天啟梁永嘉王莊偽漢陳友諒皆號天啟謹按元時

徐壽輝僭號天啟後為其下友諒所殺今上御極閣臣禮部於疊見史傳者

曾不一效而復用之不獨於今為然永樂之號前涼張重

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

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西魏孝武尋改永熙雷同如此正

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譏之也說楊大

洪漣首倡移宮左共之光力贊之李選侍出居職鸞宮楊公

以熹宗無嫡母生母李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故請移宮賈繼春上書言當安選

侍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迫虐皇母仇不

共戴賈危於朝露公對客曰上未御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是非說畧參明史
天啟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

春公兼攝糧事督運蕪湖總會六邑漕計暫莅長河潘景

升之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公次韻以復李季重郡

伯招飲黃山山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北三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

舟子沿采石磯訪探諸勝以馬仲良之曹元甫履吉諸子循

背覓竒向公獨誇所得也俱有詩紀之詩畧是月遼陽有

數日並出三月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等死

之綱目公有石臼湖中憂東事詩詩 同王伯后林句容

登茅山流觴山在江甯府句容縣即句曲山 候直指未值留溧水署中

數日 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一亭翠色氤氳飛鳥上

下郊外之概一望俱收張癡生要公遊并請顏之公題曰

深秀亭並紀以詩上同 宣州衛故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

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盡除積弊神道第 四

月見蓼花於池陽五月宿蒲橋鋪俱有詩詩 王化貞巡

撫廣甯熊廷弼經畧遼東明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

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公為多方獲

濟得至腕上感賦二首結句云濟時應有微權在如此風

波亦可行 隨直指之太湖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一舟泊閩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紹芳 新秋寄眺軒

懷袁小修道中俱有詩詩畧 司禮監王安為光宗所親信泰

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並舉安之力也說魏畧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矯詔充南海子淨軍殺之忠賢始

專內柄明史 秋暮公與周玉汝汝璣即登九華在池州府

同胡馨寰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 遊華蓋洞洞有

廢太守胡馨寰興復 秋後同虞九階周玉汝王伯后袁小修集曹

元甫攜謝閣俱有詩 分校武闈有偕馬仲長次韻詩並

畧

何天玉棟游肩生士任各出募兵游開君子館於廣陵

詩並

孜孜慕容宛有姚生仗策往謁公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遼
瀋陷沒所在失利為兵未有機耳公笑曰機字固美然譬
之文字必詞采局陣題脈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
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
應說公有與游肩生書文 甯國有劉氏登戊戌第從上
江道罷歸畜僮僕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子女
之美少者皆鉤致之置私獄受訟撈掠一如有司是年冬

上卷中書人三首二

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於庭求死不得者為劉也凡奔竄

於市破巢毀卵者為劉也公間拘一二鞠之扑其助虐數

人術楊於市為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茲利事益多僕不

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又畧書宛上事主一公註云問宛人劉宦名冲斗

謹案貢舉考畧題名碑錄萬季野明史稿俱作仲斗冲字誤再渡腕上懷虞九階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 桐城曉發 過小池驛羅近溪

先生茶池亭近溪先生名汝芳明儒學案有傳俱有詩詩畧 福清葉臺山

高再相時為首輔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公笑曰此老

最下則再入中書耳說畧謹按張江陵沈四明罷相後政歸臺諫有虛言而無實事入閣者

俱模稜首鼠避
事避言故也

公受誥命有寄劉啟東詩

姚江逸詩作寄荅丁長孺

長孺名元薦

云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璀璨

詩畧十二月辛巳四

日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

明史周朝瑞傳

神宗

末齊楚浙三黨操黜陟之權

謹按明史夏嘉遇傳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

浚楚則給事申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申姚宗文御史

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

登徐縉吉御史駱曾通庭譚房壯麗

等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

自周嘉謨爲吏尙

大起廢籍惡霍維華領險出之外魏奄怒嗾給事中孫杰

劾嘉謨罷之

綱目三編

是年有自述詩首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

卷之三十一 詩一 十一

典窮盡古今，竭讀時，頗強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詁，昏昏若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公令嚴，舍此進取絕。頰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篋笥竟自割。隨時施朱鉛，我妝亦濃抹。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篇章，我焉敢嘖喝。棄置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

山水擴之以風月窅兀天地間至樂未嘗闕 同周玉

汝登九華錄一首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煙斷草萊中好

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瞻禮同公又有與周柱瀛書云太白陽明殘碑荒

字誰肯為兩先生一新廟貌者當玉成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謹按九華本名九子山

太白易今名陽明以宏治辛酉遊九華遇蔡蓬頭及地藏洞異人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王化貞棄廣甯與熊廷弼走入

關綱目三編長子文孝公回姚應童子試文定五集二月公坐

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手力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

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

文畧書

宛上事值考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盤錯宜俟後人

公曰吾志掃姦鄙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之吏矣時訟

劉宦者數百人悉爲斷理家錄是夜劉氏火則自焚其所置

私獄也已又遷其貲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

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蓋劉欲以此陷公也或曰其

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創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

無及矣遂出間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公江右易白樓應昌

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成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

掌院鄒公南皋元標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

其風裁何必滅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文畧書宛上事

公有與甯國鄉紳公書文畧孫承宗為東閣大學士尋經畧薊

遼三月劉一燝致仕以沈灌與魏奄比而齟之也後刑尙

王紀再疏劾灌灌不自安乃引去綱目三編公考選北渡采

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文畧入都

門考授御史時左都御史鄒公元標副都御史馮公從吾

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公攀龍輩講學公規之曰都門

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文貞諱階華亭人世宗時在政府為講會於靈

濟鄒公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交章劾鄒

馮植黨沽名並罷歸綱目三編參本集公有上鄒南皋先生書畧云

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迂疏之質僅留赤子之心亦豈能淨沈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文畧是時朝士空疏以通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記為粉本不復畱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問公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

言公即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明儒學案諸君子日追

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斷斷爭之或謂公曰今論人者以

三案為鑑公胡無說於此公曰三案已為成事今日宮府

所急似不在此家錄 七月庚戌日十六季子司輿公生諱宗

司輿公壙志 光廟與熹宗兩次覃恩溥海內外但沾一命者

俱得榮親如其官公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然以恩榮

太濫心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否大臣小臣

概追誥命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說 公假

歸秋雨後出都門有詩又有梁原鋪中邯鄲道中過黃梁

祠過鄴下湯陰謁武穆祠濠上和馬瑤草等作詩 又杞

縣書懷起句云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時有

鄒滕之傲也詩畧 謹按是歲六月白蓮 是歲胡芷漁

妖賊徐鴻儒破鄒滕二縣

考選得掌科周柱瀛亦入臺中辛酉秋虞乾颺以公會虞憂去不與考選公會虞

乾颺於鴛湖極慶彈冠之盛說畧

梁原鋪中讀張見平銓題豫讓橋詩有感二首見平

陷自驛壁畱詩壯士遙黃昏淡月草蕭蕭千秋空望遼

陽鶴此地猶存豫讓橋想像遺蹤意氣豪悲歌慷慨愧

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如馬革高湯陰謁武

穆祠寫懷三首鄴下纔經罵老瞞鄂王祠畔檜枝寒兩好

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

自摧萬里城只恐階前鞭檜者此身半是鐵鎔成時事

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闥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

終須作獄魂 大年兄不與考選一首 謹按大年名可師與公同榜進士

其先世從竹橋徙蕭山大藏見黃氏續錄 世事俄翻一局回慧心人遠碧雲

隈從來天地名為累到底河山急倚才讒骨應知拈手

是妬眉誰待入宮來自憐康樂猶如此況復如余樛櫟

材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

正月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並為東閣大學士是

歲朱國祚史繼偕先後罷明史 公家居寡交游惟兩鶴相

與清嘯不肯輕出見郡縣長及干謁事行狀長子文孝公

補仁和博士弟子員文定五集六月熒惑入南斗謹按麻法推之是歲

六月中旬火星從斗東退入斗魁至七月中旬猶雷斗中下旬始順行出斗魁也議者洵洵不知

主何吉凶公考古驗主饑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入

南斗謹按麻法推之火入南斗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此云癸卯恐有誤東南大饑是其應

也說畧七月公從水路北上有登北固山凌雲亭晚渡揚

子河口逢羅心華掌科等詩詩畧姚夫人及文孝晦木諸公

隨行文案九月宣州施運官謁公泃河舟中談宛上事言劉

宦焚餘尚畱兩廡今七月又為雷火所盡公歎言不祥之

物天人共棄也

文畧書宛上事

十月翁祖石先生同至京邸授晦

木澤望兩公句讀祖石能詩公舟中雜詠所云共坐得詞

人是也

文案

任山東道御史時魏奄竊政黨論方與楊忠

烈左忠毅諸公多夜過公邸議論時事燭累見跋魏忠節

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

吾悔集

上

請用講學名賢疏乞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

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蕭近高饒位諸臣又劾尚書趙秉忠

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睿頑鈍趙牛俱引去

明史本傳參文畧

上明職掌疏謂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當核其職掌若

滂滂訛訛左挑右激嗾蚌鷸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

胥及溺不止矣

文畧

山東妖賊

徐鴻儒

既平餘黨復煽巡撫

王惟儉不能撫馭公上疏請簡巡撫言巡撫本內外兼用

今盡用京卿不若敷歷外服者之練習

明史本傳

帝在位數

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公上疏請復召對謂祖宗時有朝午

二朝有便殿召對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

御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此典久廢急難

驟舉乞於講筵之下勤垂清問聽大臣剖析精詳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

明史本傳參文畧

高

陽孫承宗字愷以閣臣經畧薊遼信任大帥馬世龍公數

陳邊事力言世龍不可用雖忤高陽意而高陽未嘗不引

公為益友明史本傳參正氣錄魏奄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

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至是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

鉦礮聲喧震內外公與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峒曾之父等先後疏諫

皆不聽綱目三編款人汪文言字士克智巧任術負俠氣萬厯

末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遣入京刺事輸貲為監生用計

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傾心結納光熹之際

諸善政安與南昌劉一燦同心共濟文言交關力為多福清

葉向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韓高邑趙南應山楊

桐城左光嘉善魏大俱延之入幕明史魏大中傳參嘗欲

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賈子文言之謂乎文撰神

總督遼撫俱以艱行議者欲推轂李懋明華邦熊壇石口兩

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安性為巡撫

而止次日章魯齋忿忿謂公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

此公曰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

西今推喻養初豈喫虧我浙耶說畧節首刪公有與喻

養初經畧書畧先是左都御史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張

問達同主癸亥察典黜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

亮嗣即齊楚中之持局者目為四凶天下快之至是問達去位南星為吏

尚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此句見劉子全書然徑情直行

蔑視政府福清以下多不悅綱目三編參先撥志始十二月魏忠

賢提督東廠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先是客氏魏奄恐宮

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幽裕妃張氏

於別宮殺之張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

客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幽李

成妃於別宮至是忠賢每出僭用乘輿毒痛士庶威加搢

紳生殺予奪盡出其手

綱目三編

是月兩京鳳陽蘇松淮陽

泗淞同日地震

同倪玉汝

元璐上虞人

為庶吉士虞邑有二

人當出其一人欲攻倪出之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

不可乃止

思舊錄

是年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

風順濟覺即大叫舟師前進果應神異有詩一首江空木

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約時危憂主渴偶於想

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

侵輕袂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舟中雜詠

四首故國離

千里清秋入數旬
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
曠移帆遠樹親間窗無所事依斗望京頻

文孝公曰詞人指舅氏翁

石祖

黃忠端公年譜卷下

八世孫 炳屋 編輯

天啟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六十生辰

誕諱攷

是月日赤無光旁

有黑子綱目三編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

明史本傳

甲寅

三十日

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三月丙辰日復震戊

午四日夜再震庚申日六日夜復震者二

熹宗本紀

是月十六日公陳

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謂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僨轅

一失也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蔭棄勞而血守孤城者薄

酬賞罰未章士多墮志一失也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深
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起孜孜汲汲似不終日三失也章
奏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
爲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播於揣摩臆度之手四失也遼人
何罪窮困來歸而奸細風形輒爲捃摭五失也戶工兩部
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六失也市
井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
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
血腴膏八失也大臣牽顧身家依回日甚致令軍國大事

需忍歲月九失也議論龐雜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
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
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又言陛下厭薄言
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
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營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
恥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
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奄大怒謀
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文畧參
明史

公有復申維烈

書畧云投足春明僅僅五月飽看長安之所為孜孜汲汲

不屬焉看此世態能推多少時光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

核申名紹芳相國文定時行孫與公丙辰同榜文畧謹吏科程

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斗光先期邀阮圓海大入

都阮為人滑熟眾意欲推魏廓園中左見眾心所向又欲

移而之魏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

園章魯齋陳帖月及公數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即

杜門拜疏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為禍始明犯清議蓋意在聯絡少衰其禍也說畧參神道

畧有止阮大第二碑先是給事中傅榭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

鉞禍始書

教間繼教奄人應星魏奄之養子也四月大鉞嗾傅櫬出

疏言左魏引內閣中書汪文言為腹心壞朝政謹按此為外廷附內

攻東林之始遂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公與金吾頗

善嘉善書片紙求救於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公語鎮撫

劉僑曰文言不足惜使搢紳之禍由文言不可密計不竟

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文畧汪文言傳參文約野史辨趙儕鶴冢宰南星

調職方鄒匪石為考功副院鄭元岳所薦也左浮邱魏廓

園亦從愆其間江右臺省傅櫬章允儒陳良訓以同鄉不

與聞諱而出揭爭之或創為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鄰聞

之憤甚公上疏辨鄒吏部維璉孤介言今之疑維璉者謂

此物非無因而至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竇子

傅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摭布政竇子傅罪鄒公以去就

爭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以獻諛監司欲為

一驥建生祠鄒公抗詞力阻甯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甯忤權貴

而勿忍妖人之朋比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鄒公極言其妖妄忠賢

矯旨譙責其心早已置一官於度外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

說畧參文畧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巾櫛不御庭

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

事公謂如拔宅火坑中也

文畧病中偶記

六月癸未日堂官楊

忠烈漣劾魏奄二十四大罪具疏將上公止之曰公大臣

也一發不中禍移之國矣忠烈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

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無已奏中宮嬪

之事削其風聞

疏中及忠賢掩殺宮中貴人矯旨勒令裕妃自盡與客氏計墮后胎等事苟毫

髮不為上所實則上不實其實矣不聽疏入魏奄辨上前

果自宮嬪事始忠烈被旨譙讓公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

有政歸近侍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

洵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

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後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讐繼且以至尊為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家錄參明史 謹按兩朝剝復錄云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奉旨切責然外廷多正人忠賢未敢遠肆也時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蹙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疽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

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

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甯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

諸君子同其禍也范撰本傳工部郎中萬燦抗章劾奄逆奄

矯旨廷杖一百越四日傷重卒謹按兩朝剝復錄云此逆

怒揚漣者藉此以公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

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

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

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

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

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燬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燎死且不朽

明史

巡城御

史林汝翁答內豎曹進傳國興忠賢又欲杖林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公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

而散明史參神道碑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為福清葉向高之甥匿福

清所諸奄即蜂擁搜之公謂福清以元輔與內暱無一事

匡救至事不可為壯聾做啞身受其辱即以政府被人搜

匿一事若平日稍有威望豈至此乎說畧萬郎中死後公

謂難發於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然因諷之去楊

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

公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

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頷之翼曰楊語李伸達過

公邸為決去留公為書上之畧云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

明史參神道碑

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然大臣擊
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
臣則勢不兩立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當此之時有一
毫畏死之心固為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
為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 又謂仲達

曰去留當決諸己如與人商議定是去不成以此言告堂

翁可也楊終遷延及於難說 蘇松浙西大水與五年大

旱俱應東南 七月葉向高致仕明 是月五星聚張謹

大饑之占 麻法推之是歲七月十七日木火金水四星會於張處暑

後七日也金水張初度火張二度木張十度土星尚在星
四度至八月下旬至張而火金水不好事者疑中州或有

在張矣此云五星聚張渾舉之詞也 異人公謂嘉靖三年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是歲仲冬

公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公曰三殿工將興矣公謂

此何時而可興大舉乎未數日果有旨建兩門遂興三殿

豈占應亦主營建耶

說略

先是各官乘小轎逆奄復乘馬

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

嚴戒受僱於是絕跡

神道碑

有和季仲達騎馬吟句云聖恩

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裹革人

詩畧

八月河南進玉璽忠

賢欲侈其事令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公上言

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元符宋祚卒不競

本朝宏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

事宜從事獲中止

明史本傳

邸中中秋前一日月食旬云感

此間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心人至性原無逝

詩畧謹按

法推之是年八月十五日寅初二刻望距正交六宮一度
南緯五分月食既丑初三刻初虧是月食在中秋日而
集云前一日者從俗稱以十五日旦前為十四夜也

公於癸甲之際疏凡十三上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而劾奄媼三疏詞皆激烈或謂

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

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

行狀參神道碑

有早朝示

倪玉汝詩云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恆愁補過迷

詩畧

有

與王慈嶽中丞

洽

論改折書

畧云東南思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

一亭暫得俞旨而仍復反汗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為遺憾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永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固未識錢塘曹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萬祈老公祖力為主持以救此一方剝牀之恐

文畧

公語門人徐

寶摩石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躡躅元黃至矣

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錢撰墓志時南樂魏廣徵

允貞與逆賢認宗稱姪遂怙勢偃蹇十月初一日頽麻不

到廟享又後至嘉善魏忠節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籬使

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

善謂二魏相倚應山楊忠烈角之吾可不掎之公曰應山不

能踣內公又焉能踣外徒速禍耳剝復錄參神道第二碑文畧有止魏廓園劾

魏廣微廟享不至書畧云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
小人之名消若朱紫其消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
致天下之亂小人雖與小人為朋未嘗不欲與君子為朋
小人但惡其礙己者未嘗以其為君子而惡之以其為小
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為君子所不容
始不暇避小人之名而君子之禍烈矣君子社稷之念重
於名節年兄嘉善不聽卒劾之廣微遂取搢紳便覽於姓
其細思之

名上加三點二點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為邪黨又手書所

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為正人密付

逆奄逆奄一一依行說畧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先

是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魏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尚書

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公急言於大中止之文畧有止魏廓

園抄參至是山西尹同皋潘雪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為

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公引杜征南

數遺洛中貴要為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公謂當事

曰謝公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不聽適廣微慍

大中遂暎所親陳允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應祥曾令大中推舉

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明史本傳魏大是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郎中鄒維璉回

籍十一月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

僉都御史左光斗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大學士韓爌朱

國禳兵部侍郎李邦華回籍剝復 十二月徐兆魁為吏

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

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編東林一百有八人繫以水滸傳

天罡地煞星諸名目為點將錄獻之忠賢傳按名黜汰後

又有同志錄天鑑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竟得驟任冢

宰綱目三編參說畧 謹按先撥志始載東林點將錄開

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等共一百九

人公名列於馬軍八驃騎中稱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

史黃某末一行題天啟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又劉若

愚酌中志言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錄首列東林渠魁

葉向高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

東林顧秉謙等若干人同志錄列輔臣詞林部院卿寺臺

省部郎常博任子貲郎武弁共若干人臺省則公與李忠

毅諸公也四庫提要存目東林同志錄一卷題下註曰續
點將錄共一百七十人與酌中志所記大畧相同又有盜
柄東林錄一卷分初盛中
晚四門皆不著撰人名氏
是歲何宗彥卒明史黃石齋

道周書桃花源記并致贈語有云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賴

公作詩答之云兕軼龜玉毀典守安所循兩公隱憂國是

情見乎詞矣石齋又書庚子山小園賦贈公蓋猶桃源志

也宗譜

是年送萬元白燦効奄魏忠賢廷杖歸有詩首邊境有

梟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劔或請纓秀才分

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闔闔追龍逢交章不

回明主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宦
豎嘯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拳已
自飽雞肋天威不霽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
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閃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
乾義士血一時其詫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
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畱斬佞臣頭又有送
汝翁劾魏忠賢杖
歸詩亦見詩畧

五年乙丑公四十二歲

正月魏廣微受奄頤指陰屬太宰欲以公及李次見應周

來玉宗建宗等八人年例外補范公景文時為爭之曰此有何

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范公曰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

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為口實哉且

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為也遂引疾歸范撰本傳是月

崔呈秀復為御史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謹按

此甲子九月事高公疏係李忠毅代作稿載落落齋集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

魏忠賢所叩頭乞為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

黨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

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陰排諸異己者綱目三編倪文

正元元見公奏疏敘之云欲使賈言失至陸語墮新可以汗

青竹而為光餽黃鉉而不覆也正氣錄參縣志二月公奉茶馬

差出京有長安畱別及題壁等詩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

天輿人戒不敢進公有詩云世界爾能攪丹心我自微感

時寓意也詩畧呈秀疑前高中丞發其贓案公有力焉因

嗾其門生曹欽程疏劾周公宗建張公愼言暨公與李公

應昇謹按明史欽程傳言欽程由座主馮銓父事忠賢銓欲害御史張愼言周宗建令李魯生草疏屬欽程上

之因及李應昇黃某而薦魯謂作趙南星之鷹犬為魏大

生及傅懋陳九疇等十餘人

中之爪牙又誣公以汪文言倖冒臺班即薦座師座字係房字之

誤鄒維璉於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奉旨

這本說得是四臣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復

錄參行狀 三月公削籍歸有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由平陰

之滕陽有感過漢高廟睢陽道中等作詩 汪文言之獄

逆黨定謀入楊左公授畫於鎮撫劉僑單詞不及而獄解

未幾僑以寬文言削籍洩其語羣小甚忌公俟公出復捕

文言張撰祠堂碑參 魏奄必欲殺楊左等坐以移宮徐大

化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

是重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

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魏大中二千

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萬顧大章四萬謹按袁字民諧武定人諡忠愍周字

思永臨清人諡忠毅顧字伯欽常熟人諡裕愍並楊左丁未同榜即日斃文言於獄爰書

上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

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

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十七人即十七君子剝復錄無中

旨逮漣等六人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狂廵按追贓明史

參綱目夏蘇松浙西大旱斗米二百錢說御史楊維

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

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

挺擊以王之寀為罪首紅丸以孫慎

行為罪首移宮而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忠賢立傳

以楊左為罪首旨削劉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成擢濟世等

三編參明秋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

史維華傳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

章先後斃於獄毀天下講學書院尙書余懋衡副都御

史馮從吾等俱削籍張訥奏毀書院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孫慎行為首慎行前已削籍

云併追奪鄒元標官誥周如磐黃立極丁紹軾馮銓並

入閣預機務明年五月紹軾卒六月銓免時顧秉謙為首輔延禧廣

微先後罷

並明史參編目三編

公與朱未孩

大典約

江頭看潮阻雨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俱有詩

詩畧

聞楊

魏為奄人所害哭之於野慟是夜夢忠烈告曰大禍未解

家錄參

有寄李仲達書

畧云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至此今元祐熙豐種

正氣錄種合符若禍止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父然吾輩不惜以其身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而邦國不殄瘁者言念至此雖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

文畧十二月魏忠

賢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從盧承欽之言也網目三編

是時訛言

繁興謂三吳諸公謀翻局用李實為張永主之者公也逆

奄聞之偵者四輩至吳茫無蹤跡逆黨懲前汪文言事忌

公益深謂公深沉有遠慮必為吾儕患

張撰祠堂碑

是年季

子孝先公生

諱宗彝 誕諱攷

作汪文言傳

文畧 又著有荆卿論完壁論

是年有被讒奉旨削籍詩

一首

馳驅十載為誰勞 瑟瑟黃

塵暗二毛 天王明聖臣 罪死深恩賜 我舊青袍舊袍原

帶烟霞質 欲將補袞終 無術攜去鋤雲犁 雨時塞翁何

須愁得失憶 在長安寄一枝 蚤朝時聽鐘聲遲 披衣絡

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 轉眼桑田已作海 同事賢

豪蒞與醢密網驚弓是處排 登場莫怪新傀儡 我今拂

衣歸翩翩艸堂數楹水竹邊 揚眉莫吐龍門譽 低首忍

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早白雲空谷應許老

人生釣魚射雁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 次陶路叔

崇道驛壁韻 一首 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沈夢幻總非吾十日

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與借棲鳥春生

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鬢老橫秋

再辦雁門租 寄李仲達 三首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

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鴻何所思曉鐘夕

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窗閒

夢覺婆娑一片嬾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

酒生涯狂水渺山空歲月長 與許霞城譽飲包圍偶

言周蓼洲順昌被讒削籍首二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底

便分明可由可跖無常是顛倒憑人舌底生名園把酒

興偏豪海內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吹浪緊湖山那得

屬吾曹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

正月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等纂三朝要典明史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齷齪不識字素與璫忤公居湖上

時實曾投刺往謁公與見會有刑侍烏程沈演庵黨沈淮之弟家

居奏記逆賢曰事有跡矣逆賢曰遣使譙訶李實令李永

貞代草疏誣周起元前為應天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

又與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黃忠端公諱往來

講學實有司房狂都謹按酌中志司房即孫昇也出寶印信空本填寫

上之明史參剝復錄先撥志始二月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

應天巡撫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御史李應昇黃忠端公諱俱著緹騎逮治剝復錄三月庚申七十

日緹騎至蘇逮周公順昌激眾怒擊斃緹騎二人餘皆四

下逃竄巡撫毛一鷺殺倡義五人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以謝

端而至浙逮公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城下焚其

舟投其橐於河緹騎倉皇星散失駕帖所狂先撥浙撫移

檄紹郡一時競傳為逮劉子戴山劉公時惠公世揚被逮戴山

安坐待之越日始知為公也劉子公聞之留家訓一章文

庭誼聞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亾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

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何小視

海內男子也戴山先生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自謂無

濟國是抱愧而已文撰神戴山與公豫訂為姻公命文孝

公從之遊結埼亭集黎洲公神道碑謹按戴山家孫茂

林字子本崇禎壬申生為文孝公次女壻所謂

豫訂

也

四月高忠憲龍攀以大臣不辱自我周忠惠起途遠

未至

家錄 謹按明史周起元福建海澄人是歲六月下獄九月卒於獄

公就獄訊者問賊

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賊私何必問乃

公為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懸坐二千八百兩具疏逆奄尚

恨其少值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帝擲疏於地曰今日打官

明日打官乃止

行狀參神道第二碑

鯤溟公潛入京師逆賢知之

縛置神祠中榜掠使籍記其往來者鯤溟公言倉卒不能

悉有尺書藏某所可取視其人信之乃得脫走

家錄

公在

獄中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恍

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文撰神道碑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適

往來劉撰第二碑第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

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文撰神道碑虞求納橐餽募金抵誣賊

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罪虞求削籍文約忠襄徐公神道碑逆奄

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病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

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忽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

為之改容文撰神道碑公復自割其所完贓三十金代李行狀

獄中夢三黑人楊忠烈亦夢之識者謂遜國之忠臣也錄

又於冥眩之中見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

公最吉

文定澤望公壙志

逆奄使私人次第害諸公五月丙午

五

日繆公昌期死於獄

後諡文貞

戊申日

王恭厥災焚殺軍民無

算是日薊州地震密雲連震三日癸亥二十朝天宮災六

月丙子

五

京師地震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戊子

日七

周公宗建周公順昌死於獄

明史忠毅忠介

後諡

一日伍伯執巨

纒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伯

曰何與小人事上官勒取官病故狀矣

行狀

公與李公隔壁

而處索酒痛飲扣壁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

神道

碑

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逝

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伯遂遇害

時閏六月朔日也行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

識矣錢撰墓志 謹按是歲新厯閏五月明厯則閏六月

崇禎初赦出謂文孝公曰德維曾事忠端公公薨於朔非

二日也故公諱日定為閏朔語見家錄明史列傳亦書公

卒於閏六月朔日李公應昇卒於二日以厯推之朔日辛

丑二日為壬寅王鴻緒史藁熹宗本紀書壬戌黃某李應

昇卒於獄越日李公相繼卒俱有脫誤

閏六月朔正命詩首一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

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

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鐺

鑊謹按南雷文約重建忠端公祠堂記伍員諫夫差為
魯哀元年至二十二年越滅吳公諫熹宗為甲子歲
至乙酉明亦二十二年魄感精
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為小道耳

七年丁卯八月乙卯二十日熹宗崩丁巳二十日莊烈帝即位明史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綱目三編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文孝公草疏入京訟冤鮎埼亭集是月乙

酉二十日戮魏忠賢崔呈秀客氏尸明史二月丁未二十日盡

復冤陷諸臣官明史四月贈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賜葬

費三百金錄一子明史參行狀文孝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

程李實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

應元論一人斬妻子流徙

鮎埼亭集

又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寶

上辯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

寫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滅李寶成之

神道碑

文孝公

與光山夏承吳江周廷祚共筆所頭顏咨葉文仲立時而

斃

文定五集鮎埼亭集作葉咨顏文仲乙丙被難諸公皆二人所手害者

喪歸縣令蔣燦弔

之途鯉溟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不讀左氏傳

乎燦為之愧謝

家錄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

忠魂楊漣周順昌黃

忠端公諱

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

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

家乙丑六君子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文約重
丙寅七君子
公祠
堂記

二年己巳三月定逆案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
外以六等定罪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貞等六人俱立斬
交結近侍曹欽程許顯純崔應元等十九人俱秋後處決
又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華張訥李魯生楊
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
戴李實崔文昇等十五人俱充軍交結近侍又次等馮銓
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郭允厚朱童蒙王紹徽賈繼春范

濟世阮大鍼陳九疇丁詩教趙興邦傅槐郭尙友盧承欽

陳爾翼郭興治呂純如毛一鷺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徒三

年贖為民祠頌黃立極施鳳來等四十四人俱閒住明史參先

撥志始是歲王父對川公誥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卿王母

章氏誥贈淑人父鯤溟公誥封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母盧

氏誥封淑人宗譜續錄以此為二年事是以時東浙之為魏奄舍人而

至大官者皆髡黥歸里鯤溟公獨見榮於世云家錄十一

月丙午二十五日卜葬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石為狀

嘉善錢相國升為銘銘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

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正氣錄

五年壬申建祠縣西之西石山文約遷祠記復錄卷五有蔣一驄爭地事謹按兩朝制

並見文約重建祠堂記歲以二仲有司祀之中牢後十年紹興府推

官華亭陳子龍為碑銘餘姚志參正氣錄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

兵者數年祠當孔道兵出輒屯駐其地借為營房而祀以

廢錢撰重建祠堂記

九年丙子十二月遷葬於化安山坐午向子兼丁癸虞山尚書為誌

長洲文文肅孟震為神道碑銘銘曰常侍黨錮漢用以匹本

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

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殃內則奄媪外則元黃兩者欲合
 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
 內爭化姦為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舳舻
 抱薪救火佐鬪逢僵靈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
 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鐺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
 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
 萬世下馬徬徨 南昌劉文端景為神道第二碑並正氣錄謹
按公有作字號祀田十二畝在通德鄉歲收所入為墓祀
家祭之費迄今子姓輪年無改其規制蓋定於文孝公云
 十年丁丑三月癸巳二十四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分守甯紹道

謝雲虬奉命諭祭正氣錄祭文云惟爾孤忠貫日正氣干雲

請卹於萬璟之死發奸於楊漣之先已乃冤沉鉤黨獄具

同文萬姓灑泣諸生舉旛猶且屬詞草奏痛父辭君卒使

奸險之徒未敢喋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龜鼎晏然賴爾

忠魂浙江舊志謹按祭文與正氣錄所載不同此蓋其原本也

十七年甲申署禮部右侍郎管紹甯疏請蔣欽等二十五臣

予諡正德嘉靖天啟三朝擬公諡忠端一擬毅愍奉旨準照正擬予

諡諡法守禮執義曰端江右萬時華所擬也正氣錄易

諡名本末謹按明史繆昌期傳崇禎初詔予瑞難諸臣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某周朝瑞袁化中顧

大章皆府志忠再贈兵部左侍郎義傳是歲常熟陳虞部梅

臣卜地於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

營構上下為十六棟層樓九楹祀天啟蒙難隕身者十有

七人曰高公攀龍趙公南星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

黃公尊素李公應昇周公起元萬公燦周公順昌周公朝

瑞繆公昌期袁公化中夏公之令周公宗建顧公大章劉

公鐸及崇禎甲申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公景文倪

公元璐李公邦華施公邦曜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凌公義

渠吳公麟徵周公鳳翔馬公世奇劉公理順汪公偉吳公

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成公德許公直金公鉉孟公章明
 名兩朝忠烈祠石齋黃公為碑文叵何南都不守無識之
 徒以死明事為諱遷三十六神位於閣上而中堂設浮屠
 像改名廣化寺閣上又雜置漢唐宋牌位杭人視為公共
 香火與郡邑之賢祠無異矣正氣錄 謹按文孝公跋忠烈祠碑云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為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講學湖上周忠毅令仁和後因董役非其人虛此勝
 事故陳虞部有是舉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學使婁東王公揆字顯行部東浙

表章啟禎忠節檄知府三韓胡公以渙建六賢祠於越城

南羅門在府學之東以公為首次劉忠正宗施忠愍邦倪

文正元祁忠敏彪周文忠鳳翔有司春秋致祭原名忠貞講

碑記見府志謹按咸豐辛酉祠燬於賊山陰宗滌樓觀

察稷辰議重建未及舉行暫安神位於四賢書院尋寄於蕞山書院學使王公考圖經知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願先

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公黃竹浦故居老屋三楹肖像存

舊文約重建歲頒銀六兩為春秋二祭及修祠之費從學租銀

轉給承崑山徐公乾學為記晉陵周公清原為碑銘桐城

錢公澄之為重建碑記正氣錄文孝公有重建祠堂記文約

二十五年丙寅三月崇祀鄉賢祠文約

二十九年庚午七月大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黃竹浦

祠屋沈文約姚沈記

三十年辛未徐健菴司寇乾學果亭中允秉義立齋相國元昆季

暨張素存相國玉書周蓉湖學使清原姜定菴京兆希轍各出清

俸重建公祠文孝公以每歲春秋之祭有司往返四十里

心甚不安乃遷於新城南門之左太守長白李公鐸題額

文約遷祠記紹興府志云在新城保慶王廟左子宗義

增焉慈谿鄭寒村梁嘗問學於宗義其子性為置祭田四

十餘畝謹按此即文孝公祀田鄭南谿性請汪荇洲學使

澤所助立黃文孝祀戶於德三都三里奉憲永不易戶者

也事詳黎洲公年譜新城忠端公祠初字號地一浙撫遂

畝四分有奇亦入此戶共徵糧銀四兩九錢二六浙撫遂

甯張公鵬翮撰祠堂碑銘載入餘姚志

載入餘姚志

文孝公有遷祠記

三十八年己卯六月崇祀府學賢祠

督學張公希良有公賢遺獻公父子兩神位入

郡學賢祠看語署紹興府事遼陽靳公治荆有祭文俱詳正氣錄

三十九年庚辰季孫主一公

諱百家

增塑四配像於新城祠中

忠襄徐公宜蘇金公兩像位公像之左旁文靖朱公遺獻

文孝公兩像位公像之右旁

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

吏部尚書致仕家居乙酉閏六月王師取嘉興朝服自縊諡忠襄朱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吏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永麻間關而死諡文靖金公諱渾字宜蘇吳縣人宰廣東英德縣城陷死之皆公戊午郡侯長洲宋公廷業詣祠致祭取遺獻分房所取士也

公支撐天地之語以一脈支天四字顏其額隸文係甬上萬九沙經書

主一公有重修祖廟增塑配享四像碑記事詳記中

雍正九年辛亥

詔修先賢祠宇總督李公衛酌給帑銀檄縣重修公祠李公

有碑記謹按浙江通志餘姚縣志皆載雍正十二年檄縣重修茲據李公碑記為九年事碑在新城祠內知

縣葉公燿文立石

乾隆十四年己巳郡守邗上杜公甲搜訪越中忠賢得最著

者十家公與焉六賢外益以王文成守仁孫忠烈請於大

府方公口每歲頒銀五十兩均給各家俾修祠祀永為成

例厥後胥吏剝蝕名存實渺各後裔不復往領道光三十

六年丙午郡守甌甯楊公鉅源興復舊規令各家歲暮詣

署親領毋俾吏侵勒碑於戴山書院傳芳錄 謹按乾隆

祀銀一欸從引規內提支其後不知廢於何年查公祠祭

簿嘉道間僅以春秋祭餘銀為修葺至丙午始兼用此

同治元年壬戌四月粵匪自甯郡竄入姚邑公祠肖像被毀

十三年甲戌正月仍孫炳厘重塑公像暨四配像有記記

南城忠端公祠之建也公像塑自遺獻左右四配則遺獻

歿後五載主一公推遺命而增塑者也萬曆戊午忠端公

分校應天鄉試得士十人皆樸屬微至厥後以忠節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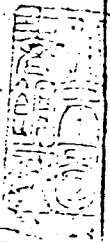
則有徐忠襄家宰朱文靖相國金宜蘇縣令遺獻謂支撐

天地之人物當合食於祠中故肖像公旁暨遺獻為四配
 云咸豐辛酉粵匪陷城燹焰蔽天祠幸不焚其明城同治
 建元官軍克復四明逆賊西竄蹂躪南城公像暨四配悉
 毀焉又明年浙東肅清舉行祀典畧葺祠宇公費已罄乃
 製神牌以代塑像十二年於茲矣炳嘗商諸宗人思復其
 舊念以費無所出為難蓋公祀田在通德鄉者僅足敷家
 祭墓祀之用惟春秋二祀歲領銀六兩於縣又府給五兩
 為歲修祠祀費除承祭備物外積其羨以應公用子姓窘
 乏告貸頻仍有歷數世不償者相習為常而公費日匱炳
 曰貸於公者償諸公宜也請自小子始昔炳入庠貸公十
 金為應試費旋又貸十二金為先君喪葬費積困未紓耿
 耿在抱願及未就木而謁蹶以償可乎僉曰善炳乃鳩工
 庀材傾囊酬直五閱月而事竣公像大如舊四配視舊增
 大微殺於公像取其稱也神龕負河石礪以年久而陷楹
 端離牆幾及二寸加以重像懼其陷漸甚也於是龕下加
 二閣梁承以六柱使石礪不受重勢庶久而不傾龕之前
 花檻璃窗迭為掩護非敢為華也隔絕纖塵昭其潔也云
 爾舊有三額三聯毀於賊存額一毀者立之存者新之本

書上... 公全言

三

無者增之堂之上亦煥然一新矣所費金數約符大衍除
償舊貸外以己貲助於公焉宗人曰盍志之以詔後人爰
爲志若夫公之精忠大節與四配之出處生平照耀史乘
何俟炳之贅言同治甲戌七月哉生明仍孫炳厘恭記



宗正帝郵忠誥命

王純翁明史擬傳

徐侯齋端孝先生墓誌銘

金日升朱文學傳

失名人變紀畧

于茂蘭血書鳴冤疏

世方徐公吉揭帖

鹿乾岳與朱文學書

周忠介公年譜

楊湯稟誦齋先生傳

汪純翁跋周氏血書貼黃

忠介公遺事

張天如五人墓碑記

忠介公遺札

忠介公送周公縣貢南歸序

吳同卿索書五人墓碑札

鹿仁卿與朱文學書

范質云與朱文學書

明周忠肅公遺像

像



重刻周忠介公 譜序

周忠介公年譜爲公友人殷氏所作未嘗提綱標注
第綜舉生平事實用識梗槩歲久版燬定求訪得一
編珍若拱璧因與公之冢孫靖重謀授梓亦未敢僭
加增脩以易前人之舊而載入思宗贈卹誥命三道
及石齋黃公撰神道碑汪編脩琬擬明史本傳一篇
附以公冢子茂蘭詣闕刺血上疏二通於是塵埋蠹
蝕煥然一新覽斯編也則知公之行己服官凜凜從
慎獨中來所以忼慨赴難激發人心而不能自己誠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熹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奮身排擊魏璫者，或抗疏討無將之辜，或執簡糾助虐之罪，權奸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旣解組歸田，稍自引遯，以潔其身，亦足爲特立獨行之君子。乃必危言覈論，不嬰兇鋒而不止者，何哉？蓋公之心，淡惘夫宗社之將傾，乾坤之幾毀，徒以一身隱忍，自全其間，託爲明哲，煌煌芴矚無疆之說，則耿耿孤衷，食息靡寧，故必助衆正而樂從之也。及其義激鄉邦，傾城號救，銀鐺絡繹，忽若奔鳥散，是時彪虎羽翼之徒，

駸駸向轍臣圖九錫勸進聞吳中變起相視色沮
謂天下人心未可一旦搖奪也自此緄騎不出猶令
二三鉅公削籍田間者獲免於難轉瞬見暝雪消逆
黨貫盈之誅曾不旋踵則公不惜其身之死以報國
恩而存士氣者其烈不綦偉與夫天而旣厭明德矣
實生渠魁職爲厲階羣奸比附如水赴壑然又必生
公等獨制造物之命而陰奪亂臣賊子之魄豈不以
陰陽消長固氣數之所必然不能使之有治無亂存
而不亡獨是三綱九法決不可無人焉挽救於人心

糜潰之時此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滅頂之凶速彼剝
廬之禍視諸功成事濟者所履彌難所肩彌鉅也嗚
呼計公之生僅四十三年已爾凡人視之亦附流螢
之末光逐過駒之餘隙應時銷落無得而稱而公自
束髮受書綰帶論交筮仕閩南抵梧稅監典銓釐弊
拂衣早歸挾風霜茹冰檠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
生利害參其慮者一息皆堪千古遂得成仁取義而
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核其行鏡其心孟子所云
百世之師聞風者頑懦立不於茲攸屬與定求後

生闇劣何足爲公譜序。惟自幼侍祖父側，聞述公之風聲氣烈，輒爲之歔歔隕涕，以爲喬固膺滂之賢，近在桑梓，赫赫若前日事。荏苒垂老，瞻望門閭，趨蹌祠廟，實切瓣香之託焉。故亟願是譜之流傳，謹綴一言，以應靖之請。康熙辛巳季春通門小子彭定求謹撰。

小引

天啓丙寅、吾吳蓼洲周公、以臺中倪織監李、先後
橫誣逆璫矯

旨逮至錦衣獄、被極刑、坐贓銀三千兩、庾死。又明年
歲在戊辰、爲

聖天子龍飛之會、大憝歸元、逆璫殄殲。

聖主加恩、寬死諸臣、公備極優典。殷獻臣曰、惜哉蓼
洲、忠孝之性、植於天、金玉之德、礪於已、冰蘖之操
矢於獨、愷悌之行、被於衆、聞善若賞、嫉惡如讐、行

卽有稍充亦今人所不敢爲語間有微激亦今人所不敢言令留諸今日上佐

聖明中興之治於以表儀一世砥柱末俗卽古之名世何以加茲而位不配德遇非其時僅以司李歷銓曹稍見一斑而卒寃死也悲夫說者僉以照雪速卹蔭渥爲公幸獻臣謂此正公之大不幸也推公之志竟公之才爲所欲爲得一當報國豈徒博身後名爲子若孫奉祀計者耶雖然直道之民至捐頭臚膏鈇鉞殉公而彼蒼者天先後動威以彰

公之寃公真可死矣。公真不死矣。公之長女爲子介婦，荷公知獨深，知公亦獨早且悉。開讀之日，因不能晦，幾惟不測，痛定思痛，猶得以驚悸餘魂，視息人間，獲遊堯天舜日，而公音徽終邈。三祀來，頻奉公顏色於落月屋梁之際，覺來覓笥中所藏公初第時寄德升諱陞宣虛王諱谷子獻臣弟獻民書，及閩中寄懷子四人長篇一，縣治中所書七言律二，對之愔然，輒不自揆，敢敘次年月，紀公議論行事，作年譜，聊以志高山之仰，并以當西州之慟。

若曰夫夫也不文且賤是聒聒者何足重公則縣署中握手話別業有成言知公必不以予爲贅矣

周吏部年譜

古吳殷獻臣汝劼甫



公諱順昌、諸生時以字行曰景文、其號蓼洲、蓋成進士後、痛祿養之不逮、志蓼莪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蓼菴、而綴一聯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噫、卽此可想公之概矣、公生而岐嶷、英姿勁骨、迥異凡兒、王父廣文渭川公、諱冠、奇愛公、携之延平、公署請仙、有桂枝新發已迢迢之句、時公纔七齡、每應對、必稱大父指、以是渭川公有二孫、獨屬意公、以所疏經書旨、及祖塋啓土所得金帶一瓣遺公、公曰、吾試棘闈十

有三得雋而復失者三、僅以廣文老不於吾身、必於汝、汝必勉之、萬曆丙申歲、公年十三、予長公五年、上元之夕、途中邂逅、卽成莫逆、公已善屬文、予每讀、輒心折、間出王父所遺經書、旨及帶辦、見示且誦、王父勉勵之語、永矢弗諼、予壯其志、偉其才、益嚴重公、嘗與公同侍渭川公側、公語微諛、渭川公遽正色呵止之、公自是一稟祖訓、至交遊、憚其嚴峻、以爲不和于俗、云渭川公有二子、公贈翁冲、字公諱可賢、其次也、渭川公罷廣文歸、喜讀書、飲酒、不治家人生產、青羶

俸餘又爲公伯氏靡費殆盡贈公及公母張夫人拮据奉養公復百計委曲佐二人致洗腆於渭川公卒登上壽考終癸卯公弱冠補弟子員與德升虛王兩兄訂久要予兄弟藉公得蒙兩兄教愛則公之有大造於予也甲辰公年二十一時贈公家酷貧公藉館穀奉養曰吾輩今日爲諸生自束脩外卽無可取設他日爲宰官自俸資外卽不可取館於予外家蔣氏初意公年少已見公進止有度課督有法遂大歎服性極敏每遇目輒成誦而不自滿假克勤無怠嘗終

五ノノノノ
三ノ
日、夜湛思經書旨、旁證大全語錄、一登講席、名理立
言、得未曾有、從游者莫不虛往實歸、予與家季子、狷
多所質證、其爲文輒擬元脉、自瞿唐王薛、迄會稽松
陵同安、皆手錄成帙、嘗經數日、搆一義成、輒毀之、又
或累月不作一字、蓋其得力有未易窺者、公雖餽其
口於館、而憐才念切、不計束儀厚薄、士爭雲集響應、
其能文者、公貴後爲延譽郡邑、門下士獲遊庠食餼、
知名者甚衆、性不喜杯中物、偶在予坐、醉歸、母夫人
讓之、自是更不復飲、終身未嘗一醉、丙午、公年三十

四試金陵歸贈公暨母夫人相繼抱病爾時家無應門亦鮮兄弟獨與吳夫人侍養二人稍愈卽至館已又病卽從館中徒步遄歸越二載遂以積勞嘔血贈公竟不起母夫人亦踵贈公卽世哀毀骨立幾成死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一開口而笑也居兩喪悉預請束儀爲附身附棺之具卽至戚間毫無所受有貴介子弟以金賻堅却之曰貧者士之常臭味不同何暇與之徵逐於酒肉歌舞之場哉偶偕予訪友館中其館家出歌舞侑酒酒未三行忽念二尊人涕泗交

下握予手促同歸。後予丁外艱，公突入幕中，訊予裏衣，見純布素，始色喜，曰：「昔予居兩喪時，舉色者盡質之，易素此極瑣事，不如是心不安也。」戊申，公年二十六，時公伯氏貧甚，以祖塋地私售嚴氏僕，公爲之白於吳縣曾公。諱汝召祖塋獲全，伯氏憤甚，訟公於學。師公終不失猶子禮，伯迄感悟，已沒爲之殯。公自連遭大喪，一切世事俱謝屏迹，館中獨與德升、虛王兩兄及予兄弟過從。予祇以涇涇蒙公教愛，遂與德升輩互結姻好。辛亥，公年二十八，是冬服闋，赴科舉，府

列公名稍後院試日袖筆硯冀挨補爲縣役攔阻咫尺不得見縣公徑拂衣出曰本圖進取爲慰二人九京計今反得辱吾過矣吾過矣以故公貴後馭廝役極嚴待士必以禮蓋懲此也壬子公年二十九赴遺才試公久不與試都忘院中規條遂爲熊太宗師罰跪欲加責已從火光中凝矚良久見公青年雄姿英發始釋先試期公冒風寒三日不食是早枵腹進院三題一揮而就滿志而出病已霍然遂以遺才拔置賓興前茅時公與德升虛王暨予同寓長千里中聚

首論心每及世風日下人情日澆公憤然出矢言曰使弟得志必不改素心作富貴容爲身家計以爲吾黨羞夜夢大父渭川公衣冠狀貌宛若平生手持色補指公曰汝補有進於此者勛哉已與德升同舉於鄉捷音至人咸爲公慶公以二人不及見唏噓泣下悲不自勝偕計時有以厚貲附載冀免稅時稅尚未計酬儀可百金公與德升固卻之曰始進之日豈可便作欺君負心事長干矢言猶在知已耳敢食之自肥耶癸丑公年三十連登甲榜

廷對時微雨有一內官延之入室兼進湯餅公固卻
之曰此輩安可比哉又一內官假之館亦不就賃數
椽以居僅蔽風雨蓋攻苦茹淡自其天性而與闈人
柄鑿亦生來具此勁骨浩氣斷不欲假之爲捷徑也
自京師寄予五人書有云今日之舉書生業債似已
了却但世上許多難了事不知後來能了得幾分否
能了則了之不然長林深壑之性故在仍以老蠹魚
終身足矣至求田問舍積玉堆金視頭上烏紗若捧
夜明珠行九折坂中惟恐失之實不能也京中百費

如流牀頭如洗歸來人事惟試錄一冊墨卷七首即

蘭壻

子次子祐寧

亦不能有別贈蘭壻四五歲便自

異人當必不訝乃岳也又一書有云長安娶妾者如

市弟鰥居如故始知魯男子原非絕德念吾糟糠婦

同養二人室無小婢親操井日以迄浣濯每冬即手

為之龜實不敢作此薄倖事也又一書談時局見本

懷甚悉未及同籍鹿公

諱善繼

相得事甚奇全刻

迨

丙寅公被逮北上鹿公及令嗣解元公暨吳橋范公

諱景文俱如救焚拯溺令公初坐賊時獲免此語詳

朱完天北行紀事中完天諱祖文

寓京師有以阿堵

物相貸者願借此締交公私念非我族類更他貸償
之及抵家終不往拜已得聞福州司李便道還家予
兄弟從德升虛王候之許關其容有戚訊之則曰適
思二人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謁兩尊人柩前拜
不能起悲感行路時有市井中援附公外家葭葦欲
得公爲光寵公以婦翁家素無此客且廉知其人富
不可比也竟不一顧蒼頭輩有以財進色進心計進
者皆笑而不納諸遊船畫舫梨園之屬財利之藪欲

得公一示一牌一燈俱不可有與公同姓者因醉犯
司城禁將聞於院其人故饒於貲其母叩首請公願
以百金爲壽冀免或謂大中丞徐公閩人也知公貧
不妨緩頰公堅不可先是贈公有田若干售公伯氏
之妻黨俞姓者其人故無良價未半而廝賴贈公往
索反被毆公欲明之官慮開釁閱牆熟諫贈公竟隱
忍以沒至是恐甚詣公謝罪公曰科第非修怨之具
此人貧而老徒傷伯母心無爲也吾翁長者九原可
作諒不介介命之詣靈几前首過釋之時伯母尚在

更以稱貸所得給伯母月米。復爲其子覓婚儒家女。曰：吾大父止有二子，不可使伯氏無後。癸丑冬，仲攜家之閩，予兄弟從德升、虛王送之塘西別時，以察假冒爲囑。已思三黨之貧而無以自給者，曰：不得已，稍寬童試一途，聊爲舉火資。秋毫未嘗有所自潤。甲寅公年三十一歲，首出行，忽輿損折仆地，公顏色不異。曰：是過非故意，竟不之責。初下車，左右循舊例以請，謂公宜先謁稅監。公不許。已稅監兩遣使詰公見期，且云設饌以須。公不許。時中丞袁與公有桑梓之誼，稅

監再四致意袁欲公一見公愈不許一日遇諸塗阿
公引避公驅車直前僅一交手相過閱三月稅監以
橫取讐斂民民弗忍羣聚索價稅監窘甚計出火攻
比屋延燒遂成大變詰朝稅監率其黨挾匕首劫中
丞質其二子已而釋之願得公代而甘心公曰此身
許國非許上官必君父有難方可身殉吾素不與彼
狎四喪未葬敢輕一死於鴻毛耶遂大忤當塗意聽
公改教公拂衣就道士民駢肩塞塗至運石扃城門
相聚數千圍繞中丞轅門大譁中丞百計挽駕公不

得已爲地方復留時邑符府篆逋屬公公計稅監以
浚民致變若復左袒以胥戕虐百姓有死不能用是
稅監凡有請求每事裁抑而苦心幹旋直捐一身爲
萬民請命嘔血病復發時爲

神廟之季雖倦于勤太阿獨握卒得 旨撤回稅監
輯寧地方而公所全活者甚衆嗟乎公之禍機已兆
于此矣乙卯公年三十二入鄉闈私念曰爲國求賢
豈敢草草每一牘必數番諦閱更禱之天期不枉不
漏差可自慰以故公所得皆夙望凡兩署府縣試其

家人自閩歸聞之途人云今歲周公秉衡湮鬱貧窶之氣一伸至有歌子衿而泣下者公殫精法比訖富訖威毫無假借又性極慈嘗曰吾爲刑官每念用刑非以飾怒六年來從不敢一用夾棍周內人也有縉紳欲占青衿墓及田公廉得其情斷還青衿已公歸而案翻青衿復間關至吳懇公公笑曰此世態也可奈何慰而遣之有廣文以私憾下石一生業責而黜矣公爲請於道再四審克則首誣姦占某氏乃老嫗也及細訪之此生直以貧曾一肆酒于廣文之子已

而廣文謁公必欲公實之公怒慚而退卒白生之冤
公曰吾念大父亦廣文接若輩未敢稍慢當爾時不
覺形于色蓋殺人以媚人實不敢也閩地有草名斷
腸人食之輒死兩造交惡貧而無賴者輒食之例斷
十金公曰人命至重孰強之食况官所斷十金而其
家所費不貲破產者多矣遂不斷金閩俗爲之不變
己未公年三十六在閩幾七載長安貴人絕不通一
問而遺愛在口碑直道在人心媒孽公者舉稅監事
有閩中鉅公與公同調者矍然起曰正此難耳遂以

考最內召福州紳衿暨民相率祖送至有三百里而
遙者諸如建祠塑像勒碑易靴之事一切不許行李
蕭然視初蒞任時不增一夫時家季子狷已故予從
德升虛王候之松陵一見卽訊及相與出涕且曰吾
自閩寄子狷詩有從來學道者不以藥尊生之句誠
藥石也惜哉旣而曰相別已久羞不愧疇昔之言爲
吾黨羞繼談稅監事甚悉岌岌乎有履霜之憂焉公
自有紀
庚申公年三十七家居候考選
旨曰吾今
日急務孰有踰葬親者因以數金置浮園
公舟名文

太史題

與堪輿家往來登涉以一力自隨田夫野婦
初不知爲貴人也嘗有他船來觸舟舟人謂舟壞宜
令修不則應償所修之直其人唯唯惟命公曰若然
是以舟爲家人利藪也縱之使去益嚴救家人有一
使以公刺投縣幕公痛懲之曰吾以防漸也輿人與
人相毆徒跣膚慙激公公笑曰有是事乎禁不許較
嘗置一女使女故有壻因壻與婦翁相失轉售之公
家公知其情呼其人與壻以情理論之令歸復合踰
年生一子亦不汲汲責其直所居湫隘甚初歸自閩

鄰舍適欲棄，遂稱貸數十金易焉。因其陋，墜之茨之，兩楹對峙，若三間狀，深廣不盈丈，去頭不盈尺，以爲中堂。庭中雜植卉木，曰：吾視此有廣廈之安矣。閩中一巨公過之，謂當入之，畫圖以砭。土木膏肓，殆非虛語。公之先素以貲雄里閭，所居頗巨，因家中衰，售人至是爲一勢家紀綱所得，更極壯麗。其人妄測公意，託人傳語云：贖價不能驟集，不妨漸償，且虛其室以待。公笑而謝之，或以復祖業諷。公曰：此三字名美而實穢，吾諸生時所居室僅四間，今縱狹陋，不猶愈于

昔乎况屋大。必須多僕從以實其中。食指既多。將焉取之。浸假而生事剝民。吾不忍也。時庚申秋。吾吳米價騰踊。嗷嗷之衆。千百爲羣。所在攘臂。米肆晝掩。公素不謁府縣。至是亟命駕陳救荒便宜。力贊擒首惡。寘之法。且寬其餘黨。以安衆心。地方底寧。故事里居者。值

萬壽節。例不奉朝賀。公謂非吉月。必朝之旨。遂倡諸鄉紳。往拜里居者之奉朝賀。自公始也。會

神廟甫賓天。

光皇繼晏駕公所覓葬親地尚未有吉壤而銓部之命已下徘徊久之念國家多大故

君命不可違辛酉春公年三十八遂不攜家單車就道蓋原不爲久據津要計也在部時一切問遺俱謝時東林諸名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城社之姦已眈眈睨而伺之矣予嘗訊公兄後進何緣遽入東林公曰曩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林一脉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真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以互相標榜乎哉予因申郭有道申處

士及呂大防獨無黨之說公領之嗚呼孰知殺公者
竟以東林之目耶寓京邸有以女願備妾媵者公固
却之曰吾盟心久矣義不欲負吾糟糠婦也蓋吳夫
人雅與公同心身無紈綺首無珠翠食無甘旨所舉
男子四女子四俱自乳宗黨間稱爲賢媛云壬戌公
年三十九偶以銓補事與省中議論相左遂不俟任
滿請告南歸曰此官誰不欲得之况四喪未葬豈可
不勇退以取衆忌也別姚文二太史詩有中朝豺虎
方盈闕之句嗚呼公已預灼其方熾之焰矣會白蓮

賊披猖鄒滕間。公自土中假道所至。警夜者柝聲徹。曙。公憂時感懷。抱影無眠。自哂曰。此輩意我從羶塗歸。有阿堵物也。豈知依然窮措大本來乎。因賦贈內詩。有無愧舊壑。鹹之句。嗚呼。孰知鏹重舟沉。彈者已挾白簡議其後耶。先是公別時。以覓地託虛王晤時。首以地訊曰。弟此番歸。不葬親。不出。卽葬親。亦不出矣。時事有大可虞者矣。比抵家。日夕以覓地爲事。而地猝不可遇。世人何知。妄意公位高必金多。輒昂其價以求售。公實貧甚。比甲子。始得貞山地。公喜欲狂。

曰吾願畢矣。會形家所選月日，與峯巒巒左，遂不克葬。而公及嗟乎，茲豈非數耶？公自銓部歸，念世受國恩，又蒙

先朝特簡，無以報。愈束修砥礪，危言危行，以澄清一世爲己任。偶過子，色若不豫，曰：早間有惡客，欲以千金託吾居間。吾自訟素行不足孚人人，得嘗之也。壬戌冬，文起先生以直言歸。公喜曰：吾固知其不默默取容也。兩人深相得，擇地而蹈，門無雜賓。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陳說。意所不可，卽縉紳先生

欲一晤夷然不屑。至小民覆盆無辜籲天，卽觸忤當道毫無顧忌。癸亥，公年四十，時元兇竊柄，羽翼已成。葉相公以索逋引退，萬工部以直諫杖死，海內重望，斥削幾盡。公曰：吾恨在野，不得踵萬公抗疏，吾恥之。甲子，公年四十一，時楊左諸公相繼被逮，駢首就死。羅織者俱以汪文言爲詞。公曰：比匪之傷賢者不免，此人曾來謁，吾峻絕之，有故也。嗚呼！孰知傾公者亦以汪文言耶？乙丑，公年四十二，先是織監李實與吾吳二府楊公不相能，并憾大中丞周公左袒屬官，相

繼削奪。公曰。闔人操糾劾大僚之權。天下事可知矣。中丞以忤闔失官。榮行也。同好者可無一言相祖耶。遂援筆爲序。備道二正之季。逆璫煽虐。與阿璫脅權者。指斥不遺餘力。議論侃侃。有關世教。二三兄弟。謂此文當與胡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然爲兄送死之媒。未可知。蓋少孫公曰。吾甘之矣。公文出甫浹月。流傳長安。憾公者愈側目。欲擠公會。孔時魏先生被逮。過吳門。公獨與留連三日。許曰。眞吾輩也。遂以幼女字其孫。嗟乎。公之禍益決于此矣。乙丑夏。姚太史丁

艱歸、中途削籍、公益憤懣、矢口激烈、時闈焰愈熾、削
逮之命無虛日、又矯旨毀折天下書院、而大內深
嚴、且爲操練之場、公憂形于色、又見附闈者頌功德、
甘譏罵之語、髮指眦裂、曰、同籍中乃有此人、居無何、
闈黨誣公與汪文言交好、且援締姻事、詆公貪橫、無
上、遂捏旨削籍、公曰、吾視一官如敝屣、第國恩
未報、目擊逆璫、不能請劔、尚方生不如死矣、遂往營
貞山地、亟選葬期、更稱貸數金、卜涇南小築茅屋三
間、環以小池、爲杜門終隱計、時織監李至蘇、舊例緡

紳先生與之款洽。公與文姚兩公倡言不可遂無敢往者。織監不浹月復返武林。甫三月而難作。丙寅公年四十三。三月五日有旨逮周繆兩公。公舉命服質典中各贈二金。時心知不免。促堪輿家急選葬期。咸謂非冬不可。遂不果。十三日晚。子長兒祚輩及次兒祐寧謁公。留夜話。歷舉古今忠孝節義事以相勉厲。次舉胡紘彈晦翁章。笑曰。朱子且不免。何況我又及文信國傳。一一指示曰。汝所看鑑尚多未悉。因思少年八股束人不能多讀書。汝兄弟頗夜坐否。吾每

夜四鼓爲率苦油貴用桐油人謂能昏目吾轉覺炯
然嗟乎公之克勤克儉如此其引進後生如此能不
令人盡傷心哉是夜長兒夢隨公行一險道隻身徒
步風沙刮面舉目無人詰朝公遂逮不返丁卯仲冬
十三日長兒亦逝長兒小時了了蒙公眷愛每過子
必入兒輩書室索所課文諄諄教誨未弱冠府縣俱
荷公提獎獲遊庠并書志感

十五日途中喧傳駕帖

又至薄暮果逮公予率兒輩踉蹌至公所公笑曰早
知爾爾何足介意止恨四喪未葬然吾捫心無愧卽

死亦可見先人于地下呼長公子止以急葬親守家
廟爲囑且曰幸家無餘財煩汝兄弟經營讀書固窮
不愧乃父清白家風卽吾死猶生矣昏黃時令公陳
父師持牒至陳公出公門唏噓泣下衣袂盡溼公囚
服出肅曰自揣未嘗得罪朝廷百姓不可見人乞
遲明往縣役遽持公陳令公叱之揖公入時夫人諸
孤皆相繼悶絕公徐令喚醒正色諭之徑入書齋親
知畢集成憤惋泣下公意色愈閒日間爲僧書小雲
棲三字命小奚磨墨濡毫寫竟已而曰令公在舍不

能成主人禮奈何命僮煮粥以進陳令公不忍啜十
六日昧爽辭家廟夫人諸孤牽衣泣別畧不一顧予

與德升虛王賀德甫

諱言

吳公如

諱爾璋

俱不覺失

聲公意氣自若遂以肩輿從陳令公往初寓公于撫
院公廨中士民駢肩塞途咸來謁公皆抱人之云亡
之恨撫臺慮人多有變旋遷公縣署中從之者如院
前時已擬十八日開讀公囊中有銀七錢十五日早
業以三錢賻貧交徐盾開止餘四錢而緹騎索金頗
奢公曰七尺之軀今日已委若輩卽不送一文奈我

何會楊惠菴

諱大滌

袁熙甫

諱尚緝

袁公白

諱徵公

清諱衡

楊維斗

諱廷樞

公幹

諱廷楨

共募金義助以

飽緹騎之欲冀公途中無恙越二日約千金緹騎偵

知之索金愈奢傳語云不爾則周某途中且不保縱

枉死孰敢叩閭耶于是道路譁然僉曰廉吏安可為

人懷攘臂矣平時陳令公馭下極嚴衙役皆意公贊

成頗憾公至是有一役揚言于眾曰快哉周爺亦有

今日耶忽一人摔其首曰吾輩皆憤汝何獨快眾爭

毆之幾斃已徐訊之即顏佩韋等也十七日公在縣

署士民謁公者彌衆已望公顏色聆公議論不沮不
撓詫爲天人恨不能叩 闕請命無不洒淚而出日

暮予率兩兒從朱完天朱德升鄒虛王邢子下 諱伯

高

伴公寢相看淚垂公曰此會一別千古豈可作楚

囚相向幼子牽衣泣于旁公正色訶之少焉陳令公
出酒餼奉陪公辭獨與予輩飲曰古人以囹圄爲福
堂弟今以桁楊縲紲爲寢處飲食卽不能如古禪師
臨刑如劒斬春風亦必不乞憐苟免對簿時當痛罵
鼠輩矯

旨脅權之罪，死則愬之。

二祖 列聖之靈，以誅此賊。時予輩更抱杞憂。公曰：先朝如汪、劉輩，與附汪、劉輩，燎原之勢，不可響邇。旋就撲滅。國家有道之長，正未艾，勿憂。惜弟不及見耳。虛王素皈依空王，語公曰：今日之事，亦往因中定業。此輩何能爲？願兄冤親平等，勿起嗔心。如忍仙肢解時，則忠孝節義皆眼中金屑。兄真出世丈夫矣。公領之。握虛王手曰：弟亦有所囑。弟去後，乞兄仍館吾家。以課督諸子，使有所矜式。因謂德升與子曰：兩兄同

志之、勿使虛王別就也。虛王良久始諾。公去後風波大作。虛王與德升不肖俱在危疑震撼中。或譏虛王辭館不應。學憲范公及素封羅俱以厚幣延之。堅不

就

子夜憶舊作各書一箒曰以志贈別十八日早緹

騎索金愈急衆心愈憤時太陽戢曜陰雨蔽空若爲公飲泣午刻公出自縣治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自縣至西察院肩摩踵接撫按憲臺及府縣輿不得行所至民遮道呼曰願救我周爺時已有詈罵甘心一擊者矣會王貞明

諱節

劉漸于

諱羽儀

沙子升

諱

舜臣

王立邁

諱景臯

文啓美

諱震亨

鄒虛王吳公如

朱完天抗言兩臺前懇以申救語氣激烈顏佩韋五人等從後攘臂大呼曰周爺旣死民亦不願生奪緹騎鞭轉向之緹騎恐甚曰實非詔旨出自魏公耳五人瞋目怒曰果非聖天子意吾輩共擊假旨者于是蜂擁雲集人各奮勇直前遂成千古未有之變時公伏儀門愀然曰雨露雷霆皆屬君恩百姓披猖如此吾一身不足惜如貽害地方士民何予亦念念增公罪案從衆中痛陳不可被悍民以香刺面幾飽其

老拳時變起倉卒官府法不得行遂不果開讀兩臺
佯命公回公曰回安之固請囚乃以肩輿命吳縣學
許金兩師掖送公憲臺公署中時薄暮民漸散復有
緹騎乘傳往越中者過胥江索供億百姓賈其餘勇
更肆毒毆并舟亦焚燬幾盡府縣倉皇禁諭二鼓始
定比時予與虛王立憲臺門屏間鎖鑰甚嚴公飢甚
且寒予兩人從門隙中市餅解衣以進公受餅却衣
曰使兄寒卽予寒也且曰此地非罪人所居姑俟陳
父母來卽當請歸獄時夜將半公不得已宿憲治中

予子祐寧侍公宿十九日、遷公於理刑別署、時緹騎被傷甚、至有斃者、府縣具醫藥衣食、兼爲之殯、嚴兵守之、人情洶洶、上下疑懼、道路訛傳兩臺已于十八日暮拜疏、會須大創、先是開讀之變、王貞明等語侵撫臺、撫臺大怒、密訪姓名、及百姓之奮臂者、城內外士若民、人人自危、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予率兒祐寧從公理刑公署中、扃鑰甚嚴、非公親知不得入、紳衿慮緹騎物色、咸微服以進、或勸公須兩臺疏下乃行、公曰、是要君也、罪莫大焉、或傳錫山高公自裁、諷公

引決公曰吾小臣也生死惟命二十四日訛言愈起鄉紳股栗四民失業咸不寧厥居公曰吾不赴禍必不彌我豈以一身累一邑哉力請于兩臺求速起駕兩臺疑公途中或有變賴陳令公素信重公力保無他遂定計啓行是晚公密語予曰兄何以直陳姓名于憲臺前使兩臺皆知保無借兄以實吾因吾以及兄耶吾去後兄慮不免予曰憲臺故長者不敢詭對亦自信無醜人羊叔子耳公曰世人盡如兄之拙直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予時先慈年高病劇實恐甚

公曰。詰朝啓行。緹騎耽耽。睨視二三兄弟。請從此長別。不必遠送。會德升尊人亦病篤。予三人遂別。公時廿五日也。廿六日漏下二鼓。府縣陳兵衛護。公及緹騎間道出滄關。鄉紳士民無一敢送者。至望亭驛。開讀時。所義助金已滿。緹騎望。又懼甚。不敢困。公北渡江。諸孤皆幼。不能從。獨公友朱完天與長公子佩在。公呼長公曰。吳民待緹騎實甚。必將逞志于汝。吾命汝急葬親守家廟。此乃真孝也。止一完天追隨足矣。汝可急回。長公泣而受命。公隨緹騎兼程赴京。所過

道途驛傳無問識公不識公皆曰惜哉廉吏部有泣
下者越四月廿四日公抵京廿八日奉旨嚴刑究
問坐贓三千越二日又增一千會京師回祿示警燬
廬舍傷人畜以萬計人咸謂天垂戒意實在公王大
司馬有停刑疏而下石公者愈急遂以前六月十六
日與周繆二公後先死錦衣獄死之狀不得詳亦不
忍詳廿二日出公屍獄卒顏朱尚索金不已義僕顧
宣痛哭泥首請血衣回固弗與顧宣遂斂公奉柩歸
先是公行後府縣獲顏佩韋等數十人置之獄兩臺

初疏上闡慮民變且公未卽至矯爲溫旨公詣獄後更矯嚴旨而顏佩韋五人遂擬大辟疏上又矯旨索漏網渠魁于是劉漸于王貞明王玄邁沙子升與子俱降黜而予與朱德升文起美尤幾瀕于殆後六月晦日公之柩至涇南小築七月朔雷電風雨竟一日夜拔大木壞民舍無算嗚呼昊天亦爲公震怒哉十二日顏佩韋五人就戮大呼曰吾從公地下足矣噫吾輩不死而五人死耶後一年朱完天亦以從公積勞成疾血終公生于萬曆甲申終于天啓丙寅享

年四十二嗚呼四十二年一刹那耳而公之神直與
星辰河岳千古在天地間彼逆璫與五虎五彪之輩
距公死纔浹歲豈公不生而諸人長不死耶公論久
而自定天網恢而不漏亶其然乎是役也僉謂公與
吾吳不幸中之最幸者實惟陳令公是藉微令公能
以父母之尊衣冠假寐于蓼菴俟公遲明行乎能于
逮公後飲食饗飧無缺于供并公親知亦沾厨傳共
慰公于羈縲乎能于民變後毫無猜忌與公同心從
當事前力贊公之間道行以遂公赴義乎能于公行

後懇懇兩臺前不多及無辜而衆心以寧乎能令諸
生僅從黜降寬政不爲五人續乎能于公沒後不以
追比繫一人責一板而賻奠問餽備極豐腆令存沒
銜恩旁觀感泣乎能于諸闈相繼守祠日每事裁抑
不至擾害吳民乎此與公司李閩福時遇高宗之變
後先一揆而陳令公所處尤難至公初逮至錦衣獄
密爲左右得不卽斃則念陽徐公巖叟顧公捐貲倡
義如殉身首之急則具茨毛公文姚二公張異度德
升虛王三兄與張天如先生徐九一太史德清胡公

諱公曹以印不盡知不能悉志云

忠介年譜終

崇正贈吏部文選司外郎周某為太常寺卿

誥命

夫慕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予懷沙哀弘殞
身遂飛華于化碧爾吏部文選員外周順昌希
聖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
命融修罵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
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拚時
則指鹿之奸浮于望夷出羸之威極于北寺來
周羅言箱網四張喬固膺滂桔鈇相結慈原盪

岳不可通親而爾獨持虎執獲冰湯席鑊班荆
悲咽尊酒豪攄俠亢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
以殉累孥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邠成分完
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
幾為治至于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甍投竿而
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
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
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免以罹于凶而爾對簿
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啣鬚唐臣嚼齒未有
並其忼慨儼此從容日矣今振軸既旋袞鉞並

設碑踣元祐大升公之群墓顯湯陰恍見孤
忠之氣用特贈爾太常寺卿錫之誥命國家謹
嚴近侍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歲寒
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
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
忠臣之報彌媿奸回

明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周

公傳

汪琬

公諱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察殊橫公廉其役有犯者卽捕置於法由是與察及監司媾察者忤不恤也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俱以廉直知名未幾引疾歸魏給諫大中被遣適蘇公往餞之與同起卧者累日且許以愛女配大中孫官旗屢促行語侵及公：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歸語魏忠賢我

故吏司郎周某也。因嘯忠賢名，罵不絕口。在旁者愕眙，率相顧咋舌，避去其語。頗聞忠賢于是御史倪文煥劾公不當與臬人連姻，且誣其老選時臧臬有旨削籍矣。公猶刺：向人罵忠賢不止也。既而前巡撫周起元之獄起，天啓六年三月，公與周侍御宗建等次第俱被逮。公故廉吏，抗慨敢言事，既家居，數為有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他冤抑狀，以是吳人德公甚。官旗逮公者，至民間藉：譁語魏太監矯旨殺周吏部，皆大詬恨。方宣詔次，諸生力言於巡撫毛一鷺，請抗

疏雪公是時吳人環集為公乞留者數萬官旗
或怒叱之衆大鬪爭毆擊官旗有死者一鷺僅
得免已遂拘公官廨中衆猶數千人守公涕泣
尼其行客諷謂事迫矣盍早引決公謝曰某小
官也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見高皇
帝當請殛死以報天子竟以中夜乘間出偕
官旗赴京師遂下詔獄忠賢銜公次骨坐減銀
三千兩至榜掠無完膚顧每被考公必極罵忠
賢如故鎮撫官許顯純命椎擊其齒：盡落顯
純自問口能復罵否公嘆血濺顯純面罵益

厲與二建相繼盆死獄中喪至吳：人趨逆皆
哭失聲是日吳中大風拔木凡三晝夜乃止愍
帝即位公子茂蘭刺指血上書訟於朝贈太常
寺卿諡忠介予特祠於是給事中瞿式耜亦特
疏稱目言楊漣左光斗三臣者其立行最高
得禍亦最慘故天子卹公倍渥云同縣諸生朱
祖文雅敬印公：獄急時祖文匿京師為納餽
粥湯藥甚謹及謀輸臧無所出又為奔走假貸
諸公間然公竟死祖文亦遂憤鬱發病死方吳
人之毆官旗也一鷺飛章告變且捕械首亂者

顏佩韋等十餘人以聞有旨黜諸生數人而斬
戎亂民有差佩韋等瀕刑皆大呼為周吏部死
可勿憾佩韋尤陽不色變語知府寇慎曰公
好官當知我死義非死亂也忠賢敗吳人合瘞
其棺虎邱東號五人墓五人為佩韋及楊念如
周文元馬傑沈揚墓即一鷺所疏建忠賢普惠
祠故址也好事者每歲時往酌酒焉
論曰聞諸太剛必折其吏部罵奄之謂何矣顏
相傳被逮之日至於傾城耄倪炷香流涕以送
匪賢以能致然乎若顏佩韋之屬則又皆何儻

鼓刃心耳猶且捐軀截脰不惜殉公於死任俠
尚義如是孰云吳俗澆靡哉

冬杪偶同人入過龍樹庵

長洲朱陵聖子

精舍曾遊記往年重來風景但蕭然法象留像遺
楹筆法由心竹者賢有同忠介公不雲棲三字
酒中歸林藏屋淡澹烟曉涼感宿同興歎况是濃陰
欲雪天

周端孝先生墓志銘

徐枋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謚端孝姓周氏為宗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為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吳郡之虞山復三傳而別居郡城郡城再傳為贈太常鄉渭川公諱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鄉沖宇公諱可賢沖宇生贈太常鄉忠介公忠介諱頌旨即熹宗朝天下所稱為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緹騎遂吳氓為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為長忠介遠時為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時變起不意吳氓傾城號哭擁忠介不得行稍間間行赴遠先生不得從于是日從行至京口始及忠介麾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

此變禍益小測汝往俱死則誰為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
先生哭絕于地曰行至親及家人環之良久復蘇而忠介舟已
遠去矣時吳城謠言日至一日數驚忠介夫人吳氏日伺訪安
謀死所聞急步疾呼輒恨死之晚先生強為鎮靜上以安
其母下以慰忠介長幼六人彌縫杆柱無所不履極自丙寅三
月至丁卯八月十有八月間覆巢之下尚得全遺卵者先生一
人之力也烈皇立逆璫敗崇正改元先生奔京師伏闕訟冤
請誅逆黨視文煥以報父讐又請三代贈官以申父志刺十指
血書疏淋漓十言姚文毅公一見改容為避席盥手而閱之
既而愀然謂有非所宜言者先生曰請易之文毅曰今爾十

指枯矣奈何先生俛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冤糜骨無所恨于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既而俱如請當是時使國法無道誅之譏忠魂被殊褒之典同難諸公盡微特恩為三百年所未有者先生一人之力也先生既卒事甫二年而葬贈太常滑川公贈太常冲寧公又一年而昏一弟嫁一妹又二年復遣一妹嫁又二年而昏一弟昏又一年營賜塋葬忠介又二年為忠介起特祠又一年而嫁其幼妹又二年而天下亂矣嗚呼先生于破巢僅免之餘拮据十二年完忠介所未竟俯仰無一毫髮遺憾若相之以畢舉於承平時亦異矣吳夫人春秋高奉養盡孝年五十而居喪毀瘠自丙寅後憂勞成痼

疾遇異僧授導引術疾盡瘳晚益精強乙酉世變避兵太
常三代誥命失云其二夕之有武人者捧而歸之人皆以為
孝感云初忠介典銓時先生年十六家居四方有以書幣
至者輒却之其志節如此以故其守身六十年無纖介至今
丙寅考終先生年八十二前後配皆毛氏無子早死又娶陳
氏生一子靖二女女皆夭孫二鳳來鸞翔女孫一即于丙寅
十一月甲申葬于吳縣之貞山先生所卜也銘曰
先文靖公昔為諸生異紆忠介之難奮不顧身忠介有子
繼志述事底于有成年幾大耋克守其身考終令名今
將即窆卓者悲今以為之銘則文靖遺孤秦餘山人是

豈偶然為諛墓之文

壽周子佩年

宋陵望子

維年猶憶傍吾日弟得見石質教柱存
先兄見質於忠奇

只向身推閩在鳳坡先生因向以將述公方常過舍予每見之自是

清風之潤之正之令高義震吳門
聲望騎車夫心報國

期鋤惡刺血快情特叩闈子佩有血書疏上先帝逆亡運正法

忠考也階原即補真靈位業已居尊
道者大志大孝民

自因純德與空通得見其人避逝中留僧慈航大亦法門

俯止觀 平比 石 為 口 養生 之 神 隄 陽 易 理 悟 泰 同 翁 自

注 參 同 注 容 顏 久 駐 寧 耗 電 步 履 輕 靈 若 御 風 翕

於 步 世 務 仙 吏 名 山 他 日 事 即 今 誰 羨 應 非 然

靈 清 遠 公 日 長 年 丹 桂 芳 芳 更 勝 前 贈 遠 素 看 多

裕 後 算 甚 永 遂 子 慶 善 承 先 父 章 清 雅 超 流 萃 象 猶 精

工 墨 古 賢 今 嗣 教 宣 工 第 言 仙 樹 惜 桃 方 熟 子 孫 枝 仍 喜

不 枉 然

上 巳 剛 臨 集 象 芳 良 辰 好 景 媚 華 堂 天 倫 樂 事 桃 兼

李 忠 信 群 賢 誼 愛 鶴 南 極 瑞 光 朝 北 斗 西 池 玉 匣 宴 康

皇 者 英 介 意 如 長 此 聚 共 學 先 生 不 老 方

周君諒齋傳

楊无咎

周君諒靖字叔宣號諒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
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群書其經籍史蔚為儒宗時汪太
史琬以次名重當世與君居密迩常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
摘其書中訛誤聲言事實厥有數端無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
折焉語人曰此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
恪以循公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先生於杖國之年
詎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今者矣政將及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
跪受命先生於是益候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寬

之時嘔心瀝血不覺如隔世焉嗚呼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
而能若是乎哉自古脩正史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瑄之難
若魏孝烈先生學泮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宗
齊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即世君哀毀盡
禮既除喪了曰國有史家有狀實相表裏吾家忠孝豈可
令傳聞異詞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于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
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矢
其初志為道民宿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
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贄當湖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
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為入室弟子涵養德性淡于榮

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堂旁時花種竹嘯詠
其口有終焉之志然其過大事持大議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
碑有墓三非真湯祠配食之不典皆侃之鑿不少遜避人以
是畏其節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鏡
以貧死久不克葬君百計圖維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
寡配其輕重以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手心之至誠初
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曰鳳來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
以勸懲匪若世俗之教子徒孜孜以名利為心也君宅苦齋先
生夏恪遵古制堅不茹葷遂有河魚之疾繼覲母陳太君喪則
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而著書有經史隨筆

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而篆隸考異一書識者以為尤可傳
云

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認齋其一也徐子侯齋之次
託派於予其美也南枝稼堂共棄厥事而竭力經營為將伯之
呼以輔予之不逮若則認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
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跋周氏血書貼黃

汪琬

右血跡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冤忠介公冤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之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予佩自序云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蒞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而已公正輒發憤為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寶兩疏竟于誣調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比皆東坡所謂蛆蠅蟻穢也讒人固極父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為之一慨

朱文學傳

金日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為樵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贈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正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博學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走謁文學面會文太史震益為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北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為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辭下邦而文學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顙願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為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

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潏然就道良善然事未
 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
 徐銀臺號念陽肝胆如雪必能相濟顧御史名宗孟新入臺
 以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庶名繼善吳橋之
 范名質公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
 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減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
 力辯而解至牽餽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
 賂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成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巧貸都
 門不足則走吳興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
 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裙襠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

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魄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
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
門時遭邏卒微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
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為念嗟
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摠為一念孝思所
激夫以文學之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人變紀異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甲子秋冬之間逆瑞
擅改茶毒播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
十猴猴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
顧憲副大章與為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
儀又逮無錫言也永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
其時傳遠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
所司徵逮者遠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
一銅鑄摘人指可立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為號侈索賄
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

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至於廷杖然而士氣摧
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
既安見絃駢以為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為熟遊故道逮繆宮
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
算出瑞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
皇：莫必其必局吏部之遠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
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監將點諸錄蓋逆兇所造
羅列諸正人斥為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
薄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改起元以
學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為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

後毛一瞻繼起元撫吳路鷺固二十後見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
即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与李實構摘魏給諫速過吳
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遠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
於李實未達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鄭者會有言病劇鄭
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亥春鄭與
文殿撰震子可傳速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故
事誅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敲媚俗所謂
送言怕云爾遂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
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
之豹當繆宮論之速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

自稱在百^五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
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卷額此當了却因
命紙筆大書三字小雲棲三字擲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
後鄭庶常吊詩曰銀鐙猶勒小雲棲蓋寶錄也吏部同令
君宿縣^四省^三經^一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
色如兇天人人無不灑泣欲為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為忠義
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下雲
既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提械怒日上視巡撫无
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
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

郟居鄉三朝者盍為請于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
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
一人從人肩上一躍出投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提械者諸尉
競拌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
一人者即顏以年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
人持問尉此何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
人呼共擊殺偽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喧聲震
地堂下萬履齊擲諸尉伏撫按脅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
匿詣尉復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後巡俱卻入署內
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焉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李程

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
不成禮撫按且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
往浙道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
聚毀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為國除害合
以千作一武武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盡顧秉謙
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
小人死不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尚多使置吾輩而反借此傾
諸賢是吾悲乎之累也之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
無怨於諸賢其兇孫寔使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寢召呵
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為憂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

曰有兇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
勝後比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於死官大人
小我為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
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為激變實怖欲死乃命
浙撫潘汝楨註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
政府魏廣註相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
文以為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
蘇人即以其址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
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為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
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桓

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
不啻霄壤是夕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
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
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
憲署殺魏以反身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
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
却江面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其齧其片肉
擲堦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
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忠介公道事一則

公初釋福選杭州司李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賀演
岳武穆事至奸相東窓設計公不勝憤怒將優
人捶打而去舉座驚愕疑有所聞罪明日托友
人問故公曰昨偶不平打秦檜耳時葉台山為相
聞而異之謂吾邑刁頑難治改任福州公還過吳
門撫公徐民武福州人其子以殺人繫獄徐至公
家卑詞下禮求公釋罪公答曰假則自當立釋若
真官可棄捨不可開徐惶遽而別公即日束裝行

至湖州徐命中軍賈書與金餽公怒將中軍
身片而并責徐亦無可如何公到任首問此事
徐子問成大辭徐怒甚日夜欲向公短息中傷之
然公在任廉明清正竟無由也

忠介公家書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敗容
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輩如狼
如帛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何以能得衆緣如
此乃知忠信之篤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兒輩須
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
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潔守務使戶庭
之內肅若朝典如此世界更當萬分謹慎也寄付
大兒

與宮詹姚公

現聞帖

帖

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弟作一歡喜順受想空
空坦：正魁快活臨時尚當豎起脊梁骨做箇生
鐵鑄就底人以不負知己兄以為何如

與文肅文公震孟書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
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官官作伙畢竟以此輩結
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三夫正欲
使寬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
喜順受至于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尚可
做耳

周道昌吳縣人登進士第仕福州府推官時旣監高宗勢臨郡邑晉謁
者輒按牒公訟任獨不任宗恨甚其帳下某者以他事逐控軍臺周公往捕
囚官皆難之太守勢永嘉約與同見解其事公諾之某既退自思一稱版
三檢捕何顏稱司理遂得太守獨往執其人以解按察大怒赴入韓門與按大
蘭監司呂德如和辭之案執德如詳署周固推官至乃釋按以謂之不
可宗亦不知何以是得稱項聲俸滿行取留授孔都案素如貧儒不特
不得屏謝即至德之峻拒不納至地方利病之謂日張膽上說下教若見之施
行或德三五中士民無不受戴之江南司官缺選郎中陸崇卿亦與至
以公唐公既入吏部飲法如葉校前如厲至成署選積累者褚應其人
以次接授吏無得上下其手蓋百年所希見也按軍中趙時用揭中有微
按相及既決意乞假之都言日真一自孤寒齊下泪矣陽里溪接守更收車

說利乘更勤士民受戮亦更切嘉善者魏大中祇連過吳門只與周旋
後以季女字其孫口口遂賢不稍避忌程駉還歸盡以實告又以他事痛
嘗新在江一郭山友呂化如兩人以而媒孽其短潘儲道來國威迫左右
之在是李實之疏列公名矣開積之日一郡罷市不期而集者數萬父
弟竟之溝上微言實求極按特疏乞奏極按以套語支吾與權持不
得進後駉候公討以刑具列堂下大呼曰安在且巨挺擊瑄人震憤
極即奪巨挺反擊得駉瞬息間萬聲鼎沸雖重白叟皆擗膺
奮勇極按不能與那色俱板靡以出程駉斃者二人餘皆四下逃匿而
程駉之至湖連其辱者扶勢需索如故眾散走肩江城下焚其身
後其妻於河堤騎倉倉星散而實駕怙遂夫不知所在時眾怒於城公
哀詞猶令辭眾眾弗應官事乃已臣以刑者揚言候旨始發而微以一月
兵水陸整旅獲以案一月後向泊塘野間乃敢言程駉草莽驍將

時忠賢而遣領事人在吳去跟隨星馳告曰江南友美盡殺諸提騎美次
至者曰已割順曰而監旗幟城曰查困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飽糧道
而刺操般美忠賢聞之大怒以答至秀說而教之曰若教我盡遣三人今
其歐矣美奈何至秀惶怖叩首請死忠賢叱之去李實聞之度必閉口痛
哭而目盡腫以中丞疏至崑山適病瘳不能出貴池借成從忠賢至城
瑋亦惡色語曰一怒甚必欲盡誅為亂者貴池曰以保矣夫京師仰東
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進地方有事正當示以寬大而後以嚴
旨諭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涿州意獨不然當據案時
遂貴池手操去握筆數書而意皆名之然不能措一詞忠賢位之迫
貴池復持首以進有奉曰解嚴姑不深究之向道中遂再疏三疏至會
貴池以病卒莫由出視事遂有滿朝集魁等傳知補忠賢書毛桂
西以文書姓其崇人等陸序以待蓋指文肅之毅兩公也毛桂為名動

止擒顏佩章等五人且獄斬之五人當訊鞠無一後自辨第曰周吏部受
禍若以我等小人當為之死又何言哉皆諒矣受刑周公既下詔獄忠賢
與其黨宦官諸宮中各更有兩羅織時天地震雷生禽鳴吻各板自
墜而羊二不墮皆擊死而直賢得免俄頃有聲如霹靂雷降西北地震
撼天地里雷集之聲震地壞民在室教重血存巨石巨空飛注如雨男婦
死者以數萬計二體馬雞犬殆盡象層折三破擊撲臭者枕藉街衢者
又王恭厥藏有火藥發聲愈象之狂走民人直踐踏死者更無算其
志賢非其國是固有戒心程駟之相我不敵由下即直尊奉素習在火
第行接接起解不沒差官旌矣 文筆先檢老奴

血書鳴冤疏真迹

原任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
員臣周茂蘭謹奏為孤忠已被恩廢沉冤尚未剖晰謹刺
血拜跪懇報父讐以冀國法事臣父周順昌中萬曆四十年
進士始任福州府推官寸水自甘微戾無辜值稅監高宗擅
行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家致受
竊因恬不知恥者臣父鄙之每事相左為其所中幸公道
旋昭得入銓署借職十有五月禦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箠一
楮即尋常竿牘業經投退食之餘惟與同鄉一二相知
切劇道義而已壬戌之夏因署銓政與一科臣不愜拂衣竟
歸之裝惟布被一牀疏書數卷抵家杜門未刺不入公府所正

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尤嘔心區畫以其身隱
饜維桑之重道遂增福自父攘臂極腕恨不從楊連
諸巨後請尚方之劍會科巨魏大中遠過吳門巨父痛其
介特孤榮橫羅網念及身後遂與締婚舟次盤桓談
及中朝事輒拍案怒罵從騎還京具告遂增痛恨巨
父不減楊連大中巨虎倪文煥贈瑞徵指首先操父而
巨父削奪矣前此撫巨毛一鷺寫多矣涼市態巨父後致
反脣而向之婿閻璫旋媚逆璫者挑開其關一鷺寫遂從
杭州敦請李適員三蘇佯醉獻計更有同破甌無恥之
人借巨父以媚文煥殺族既廢罪咎斯張而巨父遠矣
遠命既至萬人悲憤爭欲得殺巨父者而甘心焉乃得

騎犬肆咆哮愈下衆怒譙然一聲據臂四起臣父大叱
疾呼謂爾曹不敬吾先觸死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
更委曲理論始稍解去臣父得潛身赴詔獄訊鞠之日
奮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為糜指脰俱裂活剝生
搏立刻追命種之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
奏皆以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之腸如積
刺如莫孛寫一字不能美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寢疾
如風雨若撫按直據情形連章入告遂璫或彼悔禍乃赫
撤公論至云周順昌植堂附邪仰下聖怒何與諸人事
又云標榜習氣高自矜詡仰承漏網之旨隄種株連之

禍何忍心棘手至此類佩章等五人駢首就戮其臨刑
痛罵者為誰迄今在人齒頰也臣父身故追贓貧窮莫
抵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恭遇 聖明御極
逆璫次第殲夷當年批學擢謀之人借桐封以頌忠
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 臣本欲暢言而上
有朝論下有鄉評且因臣父生平疾惡而宅以厚臣姑
隱忍以承先人之遺教獨文煥以責治門軍閥罪逆璫
一攻臣父其寵聲不下崖至秀條而順天巡按條而河南
掌道遂以元功受上賞不得不為刈草除根之計而
蒼輩又獲授之此臣父所繇隕身畢命而臣三年立

度寢苦當誓不與諸姦戴天地者也聞文煥在
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九廟神靈所必
殛而一鷺與頌暗建祠罪狀具在堂容以溘先首丘
免其追削伏乞勅下部院將新到倪文煥照崔三
秀原案之西市使遺孤得令收斂血呼告先靈并
將瓦一鷺盡法褫戮以為賊賊賢士夫者之戒則
復仇之義稍伸即下從巨父永無憾矣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奉

聖旨周茂蘭所奏各事情知道了倪文煥既已解到
着卽究擬正罪之一鷺與婚姦建祠本當追究姑念

已故不必再來血書亦非奏體以後悉行禁止該衙
門知道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題周子佩先生血疏後 其南梓文錫詔符號竹所
見身父所遺父竟兒當雪其血疏父竟反覆那論
指與者是父是子於卓絕至今疏索垂遺烈噫嘻自
來忠孝常掩跡君不見長宏血入地三年還化碧

送應天巡撫石金都御史周起元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而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解自周公今日之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聞際於鐵錘之獄中丞以危法公曰豈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指心樹石竟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以知其多內核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誼訶督過公前一職歸矣夫以察吏忤指之叔被譴以去天子即專公以官未嘗不示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

惟是公二載德政民同履戴且感值去後若志凋劑力請留
漕粟之半加惠然上復諭兩三江穀道賑吳中亦利公強未可
一日去吳者奈何竟望誰去也雖然公去而鄰邑有所恃不肯
以身徇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恣虐也若吳者終不能越夏
時熱翻或之案且使彼自由徑而入相室詎而素因以得美官
者忘沮神怖負其大詭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能察吏
安民之責旋持赴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解去而留於吾吳
者正多而於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元黃互
戰門戶橫分古而至今以一代刑備終而左右臂小形抑并
獲究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之學落楚楚已長星摧殘猶霜

木末奇節果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亦所謂人臣之法
當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謹去乎
而幸者浮榮且夕是非千古漢唐宋之禍已近觀二王之季命士弄
權索正屏迹如王佑王文張志浮劉守華之一歲九遠究竟與劉志
慈詳之清劉志宣諸君子之下理譎成者果何如哉則公雖不謹
去又何悔有餘乎公之里曾以廷恩懇直抗唐璫方張之敵哉
又委財糧者兩中撫今違昔不覺於公之法三教息也遂書以贈公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吉為仰遵 明旨緝獲奸民分別正法以昭
國憲以輯衆志事頃者開讀之褒先該職會同撫臣緝獲奸民
顏佩章等監獲隨經會詞具疏題奉 聖旨這得獲亂民顏佩章
等分別正法其滿綱渠魁還俟確查具奏不許株連波及駁據地
方該部院知道欽此 職等與滿屬員聞命之餘無不仰服皇上日月
之明而三吳士民亦無不忻戴皇上雨露之潤蓋此中情事原屬查察
愚民倉卒生反既經諭散如臨初解方人之自危乃今再拜王言一則
日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再有抗違為首的定行拿究以正國法再
則曰犯官既已前奉 旨不深究還着密拿首惡以正國法不行稟及
無辜三則曰緝獲亂民顏佩章等分別正法其滿綱渠魁着作違

確查具奏不許株連波不驕接地方創惠之天語未竟而後長之望
意隨戰放放如天好生之德高之難名泣罪祝網之仁報之莫角凡茲
士庶臣民以誰不感且泣下以舞呼為祝靈長於億萬斯年也隨徑檄
行蘇州兵備道即將犯人顏佩章等分別究擬招詳正法仍嚴查漏
網匪魁不許株連等引波及無辜作速詳報去後據該道按察使
張孝呈問得犯人一名顏佩章年三十四歲直隸蘇州府長洲縣民狀
格佩章與在官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吳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
或李卯孫等各不合素逞兇強恃力尋釁於天啟六年二月十六日佩章
與馬杰等聞知同里已獲解京犯官周順昌被逮與百姓無干佩
章與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各又不合不顧法紀妄逞意氣佩章又
不合為首發難等語又日里惡馬傑又不合里三勇為首發難等語

又招搖糾眾以此一時黨惡不期群集伺候開讀之時佩章等俱遂
擁入公所沈揚揚念如周文元又不合自恃膂力攘臂狂呼比時吳時
信劉應文丁奎亦各不合故違差人捕獲罪人聚眾至十人以上打奪
為從係異姓同惡相濟者俱發邊衛充軍事例相隨助敵眾
一齊擁入擁傷李國柱當時各官盡力捍敵論議及調兵解散訖
其時省門外又逢遇有北來旂尉適至姑蘇驛向在官夫甲楊芳
索要秋應又向先存令監放戴錦買肉爭價互相嚷鬧楊芳不合
因怪旂尉過索祇應報使狂呼遂致聲聞遠近訐爾成季即孫各
不合進城傳報遂與丁奎又不合奔叫招搖以致佩章等後出賈勇
狂逞見有在官都應相偶爾樣舟河下泉遂乘渡而西登船擁

當蒙院道督令各官諭令力為解散隨於十月二十五日又蒙差官擁
衛旌衛并犯官周順昌赴京去訖此蒙撫按二院憲牌俱行本道轉
行本府及理刑廳并長吳二縣密切嚴拿首事渠魁隨從先後緝
獲佩章等列官審實監候由報本道轉報撫按二院合詞奏稱職等
切惟吳俗輕悍悍素綏輯為難而近年亦早類仍民不聊生因有好猾
惑煽聚各思嚴繩以法恐人自危勢必三騷然震動禍貽滋大職
等乃檄行道府廳縣密訪密擒而首發大獲之渠魁與協從附和
二餘黨始獲就縛且歷可數矣據審十八日侵晨有聲柳號
召者為馬保臨時有傳香盟眾者為顏佩章同時有糾眾充徒者
為沈揚有據臂先登進逐眾段者為楊念如周文元此皆一時倡
禍之渠魁也其流之劇惡所當速正也刑部保元兇者也至如左

助戲則有吳信劉應文若而人跳舞狂言則有丁奎李卯孫
若而人均之閩里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之與情所共憤
也如拉拉稱衆之中以城外為呼人於城外以內則許爾成也穢舟
胥江之游以河東而渡兗於河以西則鄒應植也固法所不貸也
以商價之抑勒而詭詐大作至與勇起為觀互相佐鬪則屠肆
戴鑪也真祇應之過索而張皇狂叫致聲聞遠通忽生事端
則驛卒楊芳也去法所難寬也總之吳俗輕佻易動倉卒易聚
說新說異輒聚喧喧以群吠聲吠聲逆悍走而蟻集相應分
別正法寺因合詞具疏懇奉明旨下部欽遵奉行聞戴鑪在監
志病身故委官相明責令土土領看外隨蒙撫按憲牌備行蘇

擁入公而而橫這遂擠傷後後而帝顧此何等舉動而可見於清
平世界也至城外之過往湊值箇中之狂謀後逞則更有可異
者矣據其索祇應於夫甲之揚芳爭價於賣肉之戴鋪雖云
挑激有因夫亦風馬牛莫及彼許爾或季卯孫者奈何牽相傳
報後煽其說而群兇不難買餘勇以應之乎豈有物噉之而
走且如狂乎登舟擁衆之光景猶是公而奔突之故智部應
植藏舟相持即云非事內之人然當時而轉權避去豈能飛
渡是又不可姑置勿論者也夫此數輩集魁像以素逞兇強遂至
妄生倉卒一時橫行於國倡亂致令全郡動搖矣其可收拾
掌其罪固可勝誅法固可必貸者是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

周文元誠非之魁內顏佩生牛馬傑又不畏死之尤而吳時信劉應文李
奎許爾成季卯孫俱惡之也共止于奎許爾成季卯孫可少往未滅之
科耳今細鞠各犯血異擄一頁分別罪狀有明但顏佩生牛馬傑二犯
并屬三天震驚一方按罪曰有正條而刑亂法皆從重應擬梟示
以明朝廷之有尊卑用顯懲時之無法者也至沈揚楊念如周文元
張眾為首之律具在難逃駢斬之條吳時信劉應文異姓同惡
之例照坐宜服荷爰之典于奎許爾成季卯孫助虐既真城旦久宜
卸應植楊芳戴鋪不應起學勞杖德非從律斬鋪已經物故相
應免究再照當日之事提使奉命抵吳駐節數日圍郡愆坐結
以一時之鴟張遂成群小之烏合張寧起於倉卒平時尚未入夜分眾
日共擊一真 獲協從固繁有徒而无兇實無漏網幸已次第

就傳國法九等若此訛傳非屬隱射即涉枝蔓倘再搜求益
溷真偽恐後貽害地按害之學且懼負朝廷浩蕩之恩也
其招申解本府寇知府會同本府王推官知江府王推官在於
盜所逐一覆訊前情明白本審得輕狂悞挑吳俗習然遇事
則訛語相傳乘機煽動糾群逞亂本年三月十八日犯人周順
昌奉旨被逮天威咫尺凡在巨民孰不欽冰恐後不意顏佩章
馬傑等罔聞素雄任俠負氣乘用讀之頃軍民環集耳目注
觀顏佩章首發難滿叔香盟衆馬傑當先賈買身器召聲
柙於時有脅力自命擡臂奮呼追逐叢殿閤不畏死者為沈揚
周文元楊念如之三光有血氣相雄禍狂好事乘威助虐略無顧忌

者為吳時信劉應文云一惡有以諸孽之為禍始遂至難留成群
排闥直入諸人致避而無之官司得敵而不遠于法亂紀其以為甚
矣詐內愛之未敢又外愛之盡生河下往過未續持其常耳乃
緣索祇應於驛卒之楊某改或詭言爭肉價於為肆之戴錦
後爾為凌而許爾成丁金季卯孫奔叫拈括致群兇實勇踴
躍登舟胥江水許致成亂場設無郇應相械丹以倭二何從而
競渡也即搥之此輩兇暴天植橫逆習成敢噴目而語難竟率
眾而衝行以衝彼突孰倡孰從今也得於確審原情定罪勿別
重輕顏佩章馬傑沈揚周文元楊念如既于不赦之條何辭駢斬
三律坐非顏佩章馬傑兩犯為之首難壯好膽亦真豈由思其決
裂憤張各不之也臣等擬一斬未盡二嚴章而當官亦以請亂本者

也劉應文吳時信乘勢鳴張甘心同惡何戈之典允宜許爾成
丁奎季卯孫遜影吠聲傳訛首禍鬼新之科不枉鄧應植不
引身以遠避楊方戴鋪緣微利以相爭均應杖流除戴鋪已
故免檢再照南贖一事倉卒生舉國鼎沸凡其用者憾不
重創以辱相廷司目擊者其敢輕信以長奸暴惟是當群
情洵之二際既調輯之維衆迄密志甫定之時又偵緝之不
易心血芬枯罪人斯得即附和千百為群豈云一個打盡而渠
魁三五在目因已兩期正謀再有追求慮駭衆志尤宜仰
承曠蕩洪恩曲與之私以安地方者也招申兵備張按察使
覆看符得三月十八日所讀之舉咫尺天威職等方屏息以聽

敢譴諱而顏佩韋區儲沈揚周文元楊念如輩乃以喜亂猖狂之民乘群聚眾呼之令首先計眾洶湧擁塞致使念如首先措猶後致其餘始尾至於城外此真臣奉未有之先惡而律例之所不載者也今再四會甚則散者為罪者實顏佩韋也鳴柝先登者實馬傑也奮臂推送則沈揚周文元楊念如共張咆嘯之勢瞋目鼓勇則吳時信劉應文均作羽翼吳之奸許爾成丁奎季卯孫招搖疾呼是同惡口相濟卻應賴楊方檝舟角口致起與勞於河干雖罪狀各殊然皆一時聚會之人而眾耳眾目之所共睹記者也既執訊以同詞當次第而伸法顏佩韋馬傑應伏黨案之誅沈揚周文元楊念如均宜駢首之戮吳時信劉應文授首賊魁許爾成丁奎季卯孫並付城臺揚方鄒應

楨杖參雜條或鑄已化獄煇雖罪不於死而論已足獄也
職等仰體如天之聖度雖不敢過求以傷好生而治亂用重
似有不容以常律拘者第當為散直鷹之後不敢更為枝
連蔓引之因摠之於正法之中稍寓情卹之意再議得顏
佩章等所犯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佩陳不應
輕罪不坐外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吳時信劉應
文丁奎許爾成李卯孫俱依差人捕獲罪人聚眾打奪王
十人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俱为首律斬然後
處決吳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成李卯孫俱為從減一等
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餘應植揚芳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各杖六十吳時信等俱有大誥及過蒙恩例通減
二等吳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成季卯孫各杖九十統二年
半卯應植楊芳各杖六十俱民害丁奎許爾成季卯孫卯
應植楊芳俱無力吳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成季卯孫各
照例吳時信劉應文免其徒杖之廢邊衛元軍終身俱免
妻解爲遣招遠兵部知會丁奎許爾成季卯孫俱免杖定廢衛
要解遞依限探訪滿放卯應植楊芳各依律酌減顏佩章馬
殊沈揚之念如周文元俱重刑牢固監候奏請特決顏佩章馬
殊仍舊首示惡典重刑元軍俱免抵外丁奎許爾成季卯
孫卯應植楊芳各該納民紙銀三官錢貳分伍釐運貯官庫
聽候支解濟遠邊通取庫收已管官繳附其已獲監故戴錦

招已在監病故責令屍親領埋餘無別照等因招呈撫院
批用顏佩章等惡稟猖狂勢向大變接法正罪將何所逃
惟是所引律文是否允協分別臬斬果否當否幸甚當日倡
亂渠魁果否止佩章等數人有無漏網事干回奏仰道再一嚴
緝詳數惡稟招呈奪身以蒙按院批開顏佩章等以禁鵞身自
雄乘機倡首散香盟惡稟據臂招搖何日無國憲王此政以
刑重彼緩何詞第事平奏請其向臬斬是否合律是時信等
各從遣配果否當否幸甚於增自倡亂渠魁有無漏網該道刻
期再一詳甚嚴緝惡稟招奪身事干蒙准行本府即會同王推
官嚴確轉報去後一據該府申據長洲知縣張茂梧會同

吳縣知縣陳文瑞獲盜顏佩章等弁髦三尺暴橫一方先
群以鴟張肆無端之劫逞情態等於悖逆法似未盡於常
條况刑亂者典用重而望衆者律為衡若顏佩章馬傑
二惡實是渠魁不重懲以極刑未足消脾睨而伸國憲也
至沈揚楊念如周文元詳參律例刻傷比通相符吳時信
許爾成等脇從有條末減原非敢維一辜首從昭然萬自
真贖難掩且當日妄起倉卒原非期會而成此外更無
渠魁不敢赫連波及以滋擾害等因到縣核本府會同推
官王瑞稱獲盜其得顏佩章馬傑等一案事出卒然情干
法紀職等敢不再三研鞫竊亦確當而後即安錄當自狂民
一時語雜固即動搖實爰出非常律例之所不載者也

故引打奪一律論新諸完梟斬逆配累之分別蓋細而敷
情狀當若命儼臨眾官屏息奔趨犯人甘心就逮而忽尔
此輩擁擠誑譁衆力齊格設非院道多方撫安有司百計
開諭倉卒間竟有不可論之勢矣叔徇事似與刻囚固殊
而按情實與打奪相合雖正律無徵而比罪允當其教者
之類伊聿敲柳之馬傑首禍煽亂情浮於法非梟何似盡
辜至沈揚周文元楊念如同心追賊則駢斬非枉也跋扈之
劉應文咆哮之吳時信逞威助虐好行其兇非成何以正法
而許爾成下奎許印孫阻和脇從城日非彼都應賴楊芳戴
錦皆非事內之人因以微事批擗擗杖三矣近按民情奸

頑狂逞之氣甫平愚學懼禍之心政切倘再為搜索不獨有所
波累恐孤聖明好生之心而一切窮追廣賦地方驚動之志
等因申覆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顏佩章等一獄情難激
於弗呼事實類於鼓噪降恩務難議法宜平職等亦何
敢輕為出入今密行廉訪再四推敲據之地方之輿論合之郡邑
三公評衆犯中如顏佩章身係真亂之首罪之魁法之必不容
火貧者也若沈揚周文元楊念如奮膺匡匡罪豈減於章等
而歸罪有人則擬辟非寬矣劉應文素時信賈勇勇奔逐之
豈後于揚等而肆毆有人則遣戍當辜矣芥尔成丁奎季卯
孫羅逆隊同狂不過附和鄒應植揚芳即棄袖袒學原無
奸謀搃之事出細見律多正條比擬打奪之科正亦分別之

典耳若乃脇匠遺奸則千萬人中心豈敢信其必無但自解
散以後懷素者深蒙驚怒而遠逝之矣幸有撫梁士以懷安若
再為按察則不但去素備首未免驛騁之累且恐國枝生
葉反為曠事之虞等因具錄覆後詳到臬該職等後會同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看得奸民顏偉
素等負性睚眦乘機煽惑政當詔旨儆臨天威咫尺輒敢
猖狂於難福袒罪呼惟時有杜香暗結之顏佩素而後望凡
伏焉者接踵亦有擊祈明托之馬傑而後逐變皆鱗集者膽
壯美二犯實為戎首主謀始蓋歷年他如嘉慶等先大張光
焰則沈揚周文元播念如此自干法網案市笑指同行據實實

身登揚則長時信劉應文也日無三月投竟先宜至於許亦成
丁金季即孫之隨者世如夥衆信意城日以示創也郊應相楊
芳戴錦之攝舟競渡許信奇挑杖幾其何道焉今執訊獲
醜分別既已嚴明而赦小亡輕勝從或宜因法若網漏網集魁
既牽有確查具奏之明目職等之日之增學之飲承嚴加防緝第
思用讀之日時方亭午萬千指視而三五首雜灼在目前非似
更洋暮夜可以減頭露尾者況伊時誼詳雜沓群擁叫號
又不下百千高聲誅罵聲也烏合即為助煽揚波與亦有若
輩傑揚元功犯明目張膽今者擊柝的為倡首之奸者也
此外而舟舁別家不無池魚林木之累矣刑顏佩章馬傑等行
將就膠役更有首事者彼何德忍不言以思少寬已罪乃屢

徑研審盜死吐豈拚此頭顱甘代人受死恐人情之所必
盜而集魁之盜有六從此可互証已職等恭禱皇上不許
赫澤跋及駭據地方之旨聖慮何等淵深聖恩何等高
厚今佩等罪業已心即刑以教人而國法已彰人情已帖脫或
吹求續及事涉風影即拘執一人而一番搜查恐無一審接累
故職等再三批駁追求不敢不仰體皇上確查之嚴旨再
三申論不許赫澤駭據九不敢不仰體皇上發軔之聖心也且
洵不遠近始帖安治未者去其秀秀去而來自應遂其
生矣職等觀工過討豈過為是不必然之慮哉蓋堪揣
今日情形有不容不盡等者總為地方策萬全為皇上廣

德意耳庶將首從奸民監國律令別正法外伏乞勅下該部
覆議上請行臧等遵奉為落施行抑職司風紀觀察備
其無事既不於杜建於走奔既主臨時又不能力收於卒定徒
令彼時身當持敵調兵禦敵以鼓心膽俱竭血誠盡枯始
令觀變者潛消異志警從者後還故居視諸不動聲色
而早已宴然無不深慚滿職踐踏無地勢伏異皇上金根
本之宜固轉其大祭之宜卹德與痛禍之奸民以神格能之作
用職即陸伏草請將日頌中興之業非敢聖壽於升
恒美為此除具題外理合用揭須至揭者

右用揭帖

天啓二年六月

日御史徐吉

即君年未筆法滿益精妙矣未楷書五人之墓四大字將
刻在碑上長八尺約上下留尺許餘地七尺刻此四字計一字
可長一尺六寸潤稱之可謂絕大矣非即君不從運筆也
乞賜快翁幸乞元卷附歸此卷造意鑄詞非淺學所能
到猶鑄詞之精神全歸造意造人頭地者不盡名具其精神
此固卿吳公諱默致先高祖首嚴公札也宗禎送茶既空
吳人毀魏廟遂祠即其地謀葬顏禎幸守五人先一年固鄉
以五十金購頭骨葬之出而配食自領縣珠台塚立石表墓
時曾大父負文公年未及冠以書名上下多有非即君不
從運此孝之譽於辰國者有於先君遺篋中檢得此札

其宗禎改元至令已閱一百二十年未遭殘燬因與舊藏徐
世方攝帙合祿成冊以存吾邑故實先高祖受命於同鄉
故丸中兼及論文云韓是升藏

太阿倒柄委鬼當頭問在惡紙冥行抵觸君子哀其昧
於保身未嘗不歎其勇於取義也吾同鄉吳先生所為
藏其元於送圖拜禮之年表其墓於空案幾初之日
也一瞻小夫金卒告爰敘世方一疏吳郡生靈靡有子
遺矣相傳維時吾吳徐念階先生在銀壺得徐疏
上之侯載可然後上毛疏後為魏澄所覽銀壺仰葉
死則世方一疏有造於吳非淺是揭雜劇本其奇寶重
宜何如耶是升藏

右岡鄉宗書墓碑致韓開雲先生札九行徐世方揭
帖計二十九幅凡三百二十行向藏吾友韓君是升所今
重刻裝潢以示奕萬之讀而款曰於戲明祚之不移
於天啓也六律去易剝之上九日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人利廬天啓之末小人之利廬盡矣若岡鄉世方一正
人其請碩果不食而為民所載者欽岡鄉吳名默吳縣
人萬曆壬辰進士世方徐名吉四川內江縣人萬曆丙
辰進士開雲韓先生名治吳縣人萬曆丙午舉人官浙
江黃巖知縣世中所云即君為清諸先生清諸先生名蒼
高尚不仕學者不稱者貞父先生者是升貞父先生曾

孫也嘉慶戊辰春二月潘美萬制題

鹿乾岳先生與朱文舉書

薛善德字伯順保寧之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太常卿告歸城難不屈死

別後兩送吳橋使讀仁兄兩寄而其人有未去往不候由附報章此
番乃得信張吳度兄手以佈積悃夫前為參洲年兄會事不候原以身
任之寬自京道來之春不候已即時火之國氏諸部敗警西後樂後
若五歷堂有刺難管以積前事必非不候若南藉外不候得效一毛
於後者之數我免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求暇為不候地今後敢勿再
提只以弟情若於參洲兄以前以百五十產富不候千里之東蜀則仁
兄尤之相輝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守亦以此語為報仁兄欲自為信
當容不候使勉為我候不候得自附若我而今兄之信自在疑悖萬縷
未還詳布先以原國之情幸後以此帝得達而在兄清是已念多

時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鹿仁卿先生與朱文學書

謹此辭死

憶自丙寅言別見翁元悲憤成病私恐難活長途活也念後從
飽覽翁年伯廬和抵里門且接手書周知慰也遠懷也嗟乎誰
非朋友臨難始見交情而見復累客於危途逐志鍊若賜權
若翁肝膽何遠某古人哉聖人臨御正氣大伸即錄明倫輝流黃
壤翁見追死念生更痛破涕為笑矣春初入都晤吳鹿先生再接華
函載辭懷快有如對翁是勸教得之恨前約之未結則甚不忍也
夫當日事急稱貸家君已身任其憤即亦明言盡心相助固心行
之未圖身伯後草離完而伯母世兄即舉火之需尚頃區區實安
得之解後復償此項寒家難空懷羞庶幾薄日數頃歲可積

去其息節次完之章留得此身在其餘皆易操事身而兄前件便
此日勾銷無勞再口為念也也與吳度先生言之煩致之請君于家
君尚有一續續寄信因南陽之便先附此函聞道體久病尤宜
自珍捲幸何時不勝悵然

質公范先生與朱文學書

自黑氣一道飛集貫溟而天地震怒四海鼎沸凡在同志能不倍
切沈痛自傷僻蹤在遠一介無由臂指莫效空負髣肩誦良朋
永歎之詩為悵然太息門下左右固有不避難險殺之膏藪哉豈
千古矣聖明在宥作宜有此過舉然非有以何見主人肝膽臣志
巨義士時節乃顯天未始無之意也然使朋友一倫不至苟藉於世所維
存者不妄以心腹腹能止急難之值而已也數日信封印見一法意區區

人心初為實匪盟此始終以之敵日在上無忘此言云云 柱提舉自東
貨而皆有類持林僅得如許博得德 親首鄉吐噫醜金其富媿
及夫入言與否得何等消息亦如好音日對神搖銀二百兩計五封希焚

又

南後無言王李固身亦亮陳蕃之未震孔融之習脂然想其以為
今至其人亦不為於門下見之備此世道交長得一入維持交道可也不和一段
氣直猶存天壤間之友之銜結又其次矣別後情慨思日亦恨為懷計期
此時門下已抵里門矣長官銀有著落在門下則事
經紀諸子無父有父周及諸亡不亡矣思生及之交門下當其難者哉
悲此遠力難相及苟有可效不惜鐘項去使柱看幸委曲見市好後
事也又老一種財賜用敬服不隨束同一書懇謝幸惟有以誌之念

即清恙想已霍然河勝一射奏用他不敢有所寄將也台文平日行
事可臚列教訓見教否南刑不令與有嗣者

又

方欲遣使西歸道人刻忽接手書曰委曲籌畫厚服有心人之為
計周而慮遠也前猶門下既不肯攜只得暫還原王續致便
賞甚誼王中丞交聽其自行捐助未敢採美多恩正在勉強湊
度間見善者必先走价請教恒產之置不修身任之交價即
明春不遲台文一面安慰其家一面為之訪問必期得當以為計
諸王曾禮善人恐其失學門下且任師各隨之讀書領入萬一不夾
并其家事之使料理若文字則爾臣文妣二台國一看但極好着
熟也但須十分省約十帝致若以感天心而待天恩善日久之後安

有司者始之終之惟言文一人造之矣一書教養之道使備
佳若神章則尚有待耳

又

數上奉書是志匪欲以清恙自苦中心懸念不能已一以祭道
使聖廟起居因由先慈體感神格據年餘心血辭嘔之底可
畢寔多為體病遂不可支其日之負之哀卯百念及冷雨亦憐了
者惟有前識夢寐以之難置其清懷但太事之階不免再行解負
誠某既以未周不便南口且竊謂利以清官不能作家舉為笑
柄即遊宦者又有形迹之嫌更日自居於清何曾待我而更
誰更若夫力搜括得九千金又與國人之至意以獄中逐事兩張遠
云司馬幸性孝實各三千兩皆海內正人不同志誠欲然

樂時者出而存奉上以印國公于門以盡其產便即付之不便仍存
斯以待力俾得早完也區念門不周於農粟亦不爲不爲多
少等書直懸所得之口用相道皆第光明賜不接以爲天生偉人俱
且補世界缺高處非得也君君登極振肘方好既已佳爲期
端陳有清明氣象私素諸賢子孫政信爲印關之舉高明
必有可見自是待不待言也尊是夢而三需等多方補攝以輔
聖朝有祝

S
K82-64
17(58)



ZW 21181888765562